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列寧號

新青年

第一號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

新青年季刊



列甯

我們的旗幟——列甯

我們的武器——列甯主義

我們的任務——全世界革命

新青年第一號

列甯號 目次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對於列寧逝世一週紀念宣言

去年——一九二四年——的今日，是我們全世界工農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永不能忘記的一日，因為這是我們全世界工農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首領、教師、同志列寧離開我們而去世的一日。

自馬克思以後，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比我們的首領列寧還更偉大，列寧不但把解放全世界工農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理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從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壟斷下挽救出來，他并且已經應用到實際上去。 他手創了一個領導俄羅斯工農階級能夠取得最後勝利的政黨——俄國共產黨，他把俄羅斯的沙爾、貴族、資產階級、地主、神父……等一般壓迫工農階級的魔王根本撲滅了，他把大俄羅斯民族壓迫其他弱小民族的鎖鍊完全打斷了，他并且為工農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創造了一個勞農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 不但如此，他并且替全世界的工農階級創設了一個共產國際，把全世界工農階級的先進分子都聯合在這一個國際之下，進行指導解放全世界工農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工作。

現在全世界都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全世界的工農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完全成了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奴隸，全世界的工農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要想脫離此種奴隸地位，只有聯合起來根本消滅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列寧主義就是資本帝國主義專權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消滅帝國主義的唯一武器。

中國的工農羣衆和一切被壓迫民衆所受國際帝國主義和其工具軍閥之剝削與壓迫，比任何地方更要厲害。 最近英美日……等帝國主義的進攻和備戰及其工具軍閥的私鬥日趨險惡，在此種趨勢之下，中國的工農階級和被壓迫民衆有立即變成第二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的犧牲品之危險。 我們要根本避免此種危險，我們只有站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實行列寧主義，與全世界的工農階級聯合起來

去消滅世界資本帝國主義。

中國的工人們，農人們和一切被壓迫民衆！ 你們要想脫離你們的重重壓迫與奴隸地位，只有起來努力了解列寧主義，實行列寧主義；因爲只有列寧主義才是我們自己解放自己唯一武器，才是消滅帝國主義和一切壓迫階級的唯一武器。 我們在列寧逝世一週紀念日子裏，應該高呼着：

打倒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和一切壓迫階級！

全世界的工農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解放萬歲！

列寧主義最後的勝利萬歲！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列甯逝世的第一週年

（一）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首領列甯逝世之第一週年。 痛哭這個鉅大損失的時候，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應該以其整個的注意力安放在列寧一生所努力的目的上頭，應該記取列寧至高的教訓——列寧死後第一年的經驗所證實了的教訓

（二）

列寧的名字是幾百萬無產者和農民的旗幟，他們爲脫離帝國主義壓迫，爲奪取政權，爲共產主義而起來奮鬥。

各國的改良主義者，第二國際的社會黨叛徒和機會主義者，各國的孟雪維克黨人虛僞地戴着馬克思和恩格斯學理的假面具。 他們爲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利益而損壞了這個革命的學理。 有許多年數之久，他們殺死了被資本剝削的勞動羣衆之革命的毅力和熱情；他們把資產階級制度不朽的觀念灌輸在羣衆腦中并綑繫各國無產階級於『資產階級的祖國』。

列寧號召勞動者暴動起來反對資本。 由他反對戰爭的奮鬥，由他改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由勝

利的十月革命的榜樣，列寧已經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間劃分了一道鴻溝，他從新以革命的意義灌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舊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他把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勝利的担保全還給工人群衆和一切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

（三）

列寧的工程，其要素在於勞動者反抗帝國主義的暴動之準備，這個工程於過去一年中是繼續發展的。 各國資產階級及其第二國際的走狗不斷地斷定共產主義死了，而其實『共產主義怪物』正徘徊於全世界，恐嚇資產階級，激起資產階級聯合戰線的新企圖，以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西方和東方的勞動者。

德國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人盡其所能以殺滅德國革命，然而德國共產黨還未曾死，且繼續抵抗壓迫，堅定地站在自己的陣地。

法國資產階級於六年中用武器攻打共產主義在東方的危險；牠攻打過蘇維埃俄羅斯，但現在牠感覺共產主義危險在自己的國中了；牠看見幾萬的革命工人於列寧旗幟底下，在巴黎街上遊行。

英國資產階級曾經組織了一個『工人政府』來欺騙工人；但牠不久就被迫得放棄這個計畫了，因為牠感覺英國無產階級群衆永遠是革命的，在階級鬥爭的旗幟底下團結起來，對於牠施行可怕的迫逼。

在巴爾幹，在波蘭，在農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工農反對資產階級的同盟鞏固起來迫得資產階級政府去採用一些絕望的手段來鎮壓革命運動。 在么麼的愛沙尼亞，無產階級和農民，是被農村資產階級、大商人和社會民主黨人鎮壓過了的，愛沙尼亞的革命工人、勒法爾的暴動者、被資產階級槍斃的革命者約翰托姆卜（Yon Tomp）等死時高呼列寧名字，這是告訴資產階級說：無產階級暴動的觀念是永久活着的。

在近東和遠東，在北非洲、印度、中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衆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到處取得新的勢力而擴大範圍；這種運動危及帝國主義生存的本身而告訴

帝國主義說：你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了。

號召世界工人階級做革命行動以推翻資本當中，列甯

（四）

已經毫無顧惜地打破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及『德謨克拉西』和『和平主義』之虛僞的誑話。

第二國際一班走狗於列甯逝世那一日抬出英國資產階級走狗麥克唐納爾及其所謂工人政府來抵制列甯的工人階級首領地位。 他們高呼過『民治和平主義』的新紀元到了。 在這一年中，麥克唐納爾名字就變成了資產階級傭僕的異名同義的字。

反一方面，政治事變的潮流愈加顯著地證明了共產主義的革命政策及其認定無產階級利益和資產利益爲不可調解的對抗之學理是眞確的。 忠實於列甯的學理，一九二四年六月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就估定『德謨克拉西』和『和平主義』的政策，不過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一種詭計，用來欺騙羣衆和鞏固資本制度。

一方面勞資中間日漸急劇的衝突，他方面不同的帝國主義中間互相的衝突，使這個欺騙政策之實施不能持久，且迫得資產階級從新去採用公開的法西士特手段。

在英國，是資產階級最反動的一派取得政權。 英國政府及其走狗贊助反動的和軍閥的黨派。 法國政府依據法國的孟雪維克黨人，逐漸公開地採用牠的前任普恩賚的方法。 意大利的法西士特得着英國幇助，延長生命。愛沙尼亞、波蘭、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公開地實行軍事專政，壓迫勞動者。

全世界無產者應該聯合起來，在列甯的共產主義旗幟之下，到處拿起武器去推翻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權。

（五）

列甯不顧惜地打破過和嘲笑過第二國際孟雪維克黨所傳播的在帝國主義統治底下得實現民族間和平友愛的幻想。 經過社會黨人參加和贊同而締結的凡爾賽條約，列甯指定這是勝利的帝國主義者保障其統治地位的暴力的和打刼的條約。 社會黨人高擎其旗幟的國際聯盟被列甯看做是利用民族友愛的德謨克拉西空言來保障勝利的帝國主義

之專利的一種强盜團體。

過去的一年證實了一些和平話句是說謊的了。 第二國際一切政黨所擁護的道威斯計畫是英美資本從經濟上用來完全奴服德國的一種工具，其效果將十倍增加了對德國無產階級之掠奪而歸利於德國的和世界的資產階級。 日內瓦草約不過是資產階級國家爲攻擊唯一的蘇維埃共和國和東方民衆而締結一種新的和大的軍事同盟之預備。

同時，帝國主義不同派別中間之衝突愈加急劇起來。 譬如英法衝突，日美衝突，英美衝突。 正在預備下次戰爭，這一些政府反演裁兵的把戲，實則牠們正在增加陸上、海上、空中軍備，正在製造殺人放火的新工具哩！

整頓軍備這一筆經費在小國如波蘭、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尤其担負不起，這些國家都被帝國主義利用爲其在歐洲的憲兵。 同爲不可告人的目的，協約國不管凡爾塞簽字時的允諾而拒絕科洛業撤兵。

工人羣衆的和平主義幻想是應該打破的。 無產者應該聯合起來從事革命行動抵抗世界新戰爭之可怕的危險。

（六）

列甯在勞動者和被壓迫者中間不僅發出爲無產階級專政奮鬥的口號。 從他所指導的俄羅斯革命經驗，他已經給了全世界無產者以無產階級國家的革命建設之一個活潑潑的榜樣。 他繼續巴黎公社的工程。

在列甯指導之下，俄國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并不顧惜地破壞了佔有階級的抵抗，在國內戰爭之火中無產階級建設了新的蘇維埃國家，選擇從羣衆自身出來的幾千工人和農民爲這個國家的管理者。

這個第一個工人國家現在是保護無產階級革命利益，調動西方和東方勞動者從事武裝鬥爭反對資本之一個强有力的要塞。 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社會黨人已不止一次預言蘇維埃必要崩潰了。

然而這些資產階級於過去一年中，迫不得已承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經濟上的進步，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是蘇維埃聯合人民的合法政府。

孟雪維克黨人用毀謗手段破壞各國勞動者與蘇聯的友

愛的聯絡，這個企圖未能成功。　工聯代表赴俄旅行，這些非共產黨人的代表在俄國和柏林的宣言及其回英國後的報告，愈加將無產階級專政第一次試驗的成績證明給工人階級看，不管直接號召一切勞動者在自己的國中進行那已在俄國成功的革命工程。

列寧的工程永久活着。　世界資產階級現正聯合戰線攻擊蘇維埃俄羅斯。　全世界無產者應該高呼：『莫損傷蘇維埃俄羅斯的毫毛！』。

（七）

列寧以其工農的革命同盟之思想使階級鬥爭學理豐富起來。

各國的孟雪維克黨人永遠是號召工人階級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做神聖的聯合，擁護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之打劫的計畫。　同時，他們又挑撥都會的無產者和貧農中間的惡感。

列寧永遠堅持說，不僅是農村的傭工、大地主的農工，而且小地主的農民受了土地缺乏、租稅繁重、兵役難堪諸苦痛，也是願意消滅資本主義，應該擁護革命的無產階級爲專政而奮鬥的。

列寧主義這一個學理，經過十月革命發展之後愈加證實。　忠實於列寧遺訓，俄國共產黨繼續鞏固工農的同盟，指導社會主義工業使之能滿足農民經濟的需要，努力改善農民的享樂，逐漸引導農民去管理一鄉、一縣、一省、一國的事務。

在資本統治的國家裏，革命的工人於過去一年中也一樣地執行列寧的遺訓，使無產階級和農民中革命部分接近之進行上大有進步。

在德國、法國、意大利、捷克斯拉夫、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美國這些國家中，一部分的貧農已被牽入革命運動，與無產階級聯合奮鬥。

到處舉行革命農民代表會議，到處刊行農民的報紙。

農民國際的勢力一天一天的增大起來。　在農民人口特別佔多數的國家中農民革命強大起來，甚至於迫得資產階級不得不加重壓迫，其實壓迫的結果反愈加鞏固了工農的

同盟。

（八）

在第二國際時代，參加革命運動的只有西方和美國的勞動者，換言之，即只有文明國中的勞動者。 黑種或黃種的勞動羣衆，只好去塡砲灰或做壓迫和剝削的對象。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果然能取得工人貴族的同情，共同輕蔑有色人種。

第二國際的政黨，擁護了資產階級對殖民地的壓迫政策，自然不能以引導東方勞動者從事職工運動和政治運動這一件事爲自己的職任。

列甯是替東方勞動者呼號，招集東方勞動者到革命軍隊中來的第一個人。 十月革命號召了舊時受俄皇剝削的東方民族——韃靼、巴斯季爾、啓爾基茲、烏支柏格、土耳其曼及其他，來參加蘇維埃的建設工程。

這些民族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中，建設自己的自由的蘇維埃共和國。 十月革命毀滅了俄皇與東方民族（斯波 阿富汗、中國）締結的一切條約；這些條約是用來奴服這些民族及剝削其天產的。

還有一層，革命喚醒了這些民族起來做革命的鬥爭。殖民地（印度、埃及、摩洛哥等）和半被奴服的民族（中國、波斯、阿富汗等）的革命運動於過去一年中有新的發展。

世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到處碰見抵抗，使牠驚惶失措。 在其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被壓迫民族有蘇維埃聯合爲其朋友和忠實的同盟者。 他方面，英國、法國、西班牙忠實於列甯教訓的革命工人都贊助殖民地民族。東方勞動者和歐洲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同盟已經密切了。

（九）

國際的孟雪維克主義，忠實於其與資產階級的同盟，永遠贊助對於被本國資產階級以暴力霸佔來的民族之民族的壓迫政策。 英國孟雪維克黨人永遠攻擊愛爾蘭的獨立。 奧大利的社會民主黨人努力輔佐以暴力勉強造成的哈普斯堡王朝。 他們永遠攻擊王朝底下民族創造自己的獨立國家之企圖。 現在捷克的社會黨人和波蘭的社會黨人

與本國的資產階級聯盟，激烈地攻擊本國被壓迫民族的獨立企圖。

列甯早就和擁護國家主義的這些傳統政策決裂。第一國際所發出的，馬克思所熱烈地主張的『民族自決』口號，列甯以為是最重要的和最迫切的；他號召各國站在統治地位民族的工人來贊助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鬥爭。

在蘇埃埃俄羅斯，共產黨已經堅決與俄皇的舊政策決裂；共產黨承認一切民族有獨立權，幫助落後民族建設自己的民族共和國和發展自己的文化，由這個政策，共產黨創造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之友愛的同盟。

在過去的一年中，歐洲其他各國的革命工人：波蘭、捷克斯拉夫、巴爾幹，都走上這一條道路贊助被壓迫民族。這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發展中一個大進步。

（十）

世界的孟雪維克主義背叛了第一國際，背叛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第二國際每個政黨就逐漸與本國的資產階級聯絡，忘記了無產階級的利益。帝國主義戰爭初年這個背叛就顯露了。第二國際解體了。戰後恢復的第二國際變成了奴服戰敗民族，攻擊蘇維埃俄羅斯之一個補助的機關。

當社會黨首領們叛形已露時候，列甯就發出勞動者國際聯合口號，反對戰爭，反對社會黨叛徒。

列甯仇視國家主義，甚於一切。他教勞動者不拘民族的差異，儘管團結起來。他創造了蘇維埃聯合和共產國際，就把『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這一口號變成了一種事實。

共產國際是全世界真正的革命組織，聯合全世界工人在鬥爭裏頭，指出世界勞動軍某幾支隊的錯誤并以各國革命的經驗來改正之。不管毀謗，不管自己是仇憤的對象，共產國際永遠活着而是發展去。共產國際預備無產階級之勝利的暴動。

（十一）

工人羣衆在幾十年的鬥爭中間，曾經幾次創造了政治的組織，以鬥爭的指揮權付託之。可是這些政黨却操在

帝國主義所收買的工人貴族手中，却變成了資產階級政策的工具。

這就是第二國際一切政黨的眞相。

共產黨團結工人階級革命的前鋒，與階級協作的一切幻想絕緣。共產黨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和列甯主義——機會主義之敵——的革命理論上頭，聯合工人階級的積極分子。共產黨由革命的紀律聯合起來，俄國波爾札維克共產黨就是實行這種紀律的榜樣；有其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有其革命的紀律和剛强，俄國共產黨才能戰勝一切敵人。

忠實於列甯的教訓，共產黨將永遠和無產階級羣衆一起奮鬥，指導這個鬥爭，視部分改善的鬥爭與全部解放的鬥爭並重，在羣衆中宣傳列甯的革命教訓，努力團結工人階級的大多數。

（十二）

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首領和官僚作不妥協的鬥爭，列甯號召工人鞏固職工會，牠在爲日常需要而奮鬥的範圍內團結羣衆。按照列甯的教訓，職工會應該變成革命行動的學校，無產階級一致的學校，共產主義的學校。

職工會的機會主義官僚反要使工人這些組織變成資產階級制度的支柱。亞姆斯德丹國際實際上已變成世界資產階級的支柱。

列甯號召革命的工人起來在經濟問題範圍中於職工會內部做堅決的行動，起來在職工會內部做共產主義思想的廣大的宣傳，喚起這些職工會的大多數反對機會主義叛徒。

列甯永遠以統一口號抵制職工會官僚的分裂政策。

過去的一年，我們在這範圍內的工作著有成效。忠實於列甯的教訓，迎合英國工聯的革命潮流，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發出統一職工會的一個世界會議之口號，這個會議要創造職工運動的一個唯一的中心。

英俄職工會統一委員會之成立，惹起了機會主義嚴重的打擊，可是無產階級將會徹底做去。按照列甯主義的學說，全世界革命工人應該加入職工會，爲的在內部奮鬥反對分裂派的官僚，并使從前成了反動機關的職工會得變

爲革命的鬥機關。

（十三）

由他的教訓，列甯與從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指示給工人以康莊的大道，在目前世界帝國主義經濟搖動的時代和無產階級直接爲政權鬥爭的時代，工人們應該由這大道走去。列甯是無產階級鬥爭中的真正首領英雄。他的一生和所有的機會主義，所有的階級妥協絕緣。他永遠不肯和資產階級妥協，却密切接近羣衆的革命行動。

列甯主義將永遠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

列甯

臘狄客

列甯——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之創立者

馬克思學說，寫在他的著作裏，他的通信是很夠做其著作之註解的。列甯遺書有幾十卷，將來搜集他的通信，恐從新更有幾十卷。但是列甯學說最重要的註解還是列甯的事業，還是他創立俄羅斯共產黨以及這黨取得政權之鬥爭的工作。這乃是一種方法，無產階級得着可以在一個困難的環境上握住着政權；列甯遺留給俄國無產階級的這種方法，不僅可以握住政權，並且可以決定俄國工人階級所以要取得政權之使命。

馬克思參與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但在這個革命中，因爲無產階級分子軟弱，所以他不能起很大的作用。德國一八四八年這個革命成爲歷史的例外：要作資產階級勝利的革命，發生得太遲；要作無產階級的，却又發生得太早。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之後，接着有幾十年的反動，馬克思在這反動時期中，祇能做研究資產階級世界的機械性之一位旁觀者。由反動轉到民族戰爭時期，無產階級也不能於其中成一個指揮的勢力，因此馬克思又不能顯其指揮的作用。隨後就是巴黎公社明星照耀大地的時候了。祇有馬克思的天才才明白這個短期現象的意義，可是這一次仍說不上馬克思的指導作用。

從巴黎公社以後直到馬克思逝世，歐洲滿佈着反動勢力。 資產階級的革命使命，在西方已經告終了。 無產者則開始投緩地遲緩地從新創立自己的隊伍。 他們由各國小團體組織起來，他們脆弱的運動，自然不是從一個地方所能指揮得動。 馬克思運用其天才以研究那推動資產階級世界發展和無產階級與此種發展的關係之一些根本法則。 他不能投身在國內戰爭的火焰中來表現自己是一個革命的天才指揮者。

列寧是完全站在馬克思學說上面的，他明瞭馬克思學說比較馬克思學生任何一人都更為深切獨到。 但是列寧從他的生活第一天起，就準備着在共產主義革命中做一個有實際指揮作用的人。 他一生完全努力於一九一七年十月所實現的世界資產階級陣綫大破裂之準備。 從這年上溯三十年的春間，這位少年列寧在他所作甚麼是人民之友一書中，寫着：

「社會民主黨人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和活動力用在工人階級身上。 到工人階級的前進代表握有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握有關於俄國工人的歷史使命思想時，到這些思想散佈很廣，並於工人中間創立堅固的組織，改去現在工人零碎的經濟戰爭為覺悟的階級鬥爭時，——站在一切德謨克拉西分子前面之俄國工人，必定傾覆專制並指揮俄羅斯無產階級（和世界無產階級並進）以直接的、公開的政治鬥爭達到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研究列寧論共產主義革命的科學，首先須研究列寧成為俄羅斯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指導者所經過的道路。

列寧是一個政治家，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指揮者，他用非常的信心打敗了一切。 有些人以為這種信心係權威的性質，這種性質使他成為天然的首領；有些人以他對於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為他信心的來源。 可是權威的意志，固能結合人類，但當歷史已證明權威所向的全是錯路則權威又能離開人類了。 列寧做首領的力量，是由他的黨中同志非常信服他的意志能引導他們循向歷史上不錯的道路。

這條道路在社會主義信仰中，是不會找到的。英國改良派首領卡爾哈底極其信仰社會主義，却引導英國無產階級上錯誤的道路；法國改良派首領若勒斯亦是深切地信仰社會主義；第二國際阿特來爾是信仰社會主義最明確的人，他引導奧國無產階級行向惡濁的社會愛國主義。不管他們的信仰是怎樣，可是以上諸人沒有一個當得起歷史的考驗。社會主義不是宗教，社會主義是論無產階級勝利條件的科學。列寧鐵樣的信心有其固有的來源，即他比較馬克思的任何學生都能聯想馬克思的科學到社會上來，他把這科學注入於他的血肉，他應用這個科學，也非科學社會主義鼻祖的任何徒弟所能望其項背的。列寧忙於組織俄羅斯共產黨之實際工作及指揮這個黨，所以他關於馬克思學說一般的根本之著作並不多見。然而祇要看列寧自稱少年期的著作中，怎樣提出關於唯物史觀的問題，祇要拿他的設問和那時期蒲列哈諾夫、考茨基著作中的設問兩相比較，就可知道列寧怎樣獨立地來解決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問題。列寧在討論職工會問題時期出版的小冊子中偶然有二、三頁說及辯證法和天演論之區別，我們從這二、三頁看來就可知道他自稱為蒲列哈諾夫的學生，仍是太過謙遜了的。列寧是偉大的、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有此根基，所以能成為鋼鐵一般有力的人，做指導世界無產階級的政治家。

思想家的列寧，俄羅斯革命政治家的列寧，是由革命問題能像實際奮鬥問題一樣提出之一種環境中產生出來，這就是他所以能超過馬克思的其餘學生之原故。

拉發爾格在小資產階級國家中長大起來，這國家雖然經過三次革命，但其資本主義尚未能造成新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條件。偉大才能的拉發爾格，終不能盡展其天才。

考茨基是在恩格斯、馬克思之後想獨立地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可是他祇能利用馬克思主義為社會歷史的研究。對於活的事情，對於德國社會運動問題，馬克思主義却祇做了他的工具：說明無產階級尚不應去包圍階級的敵人，不能飛過他們，要慢慢地積聚勢力，做最後的決戰。考茨基看最後的決戰，如此杳遠，所以他在其論社

會革命的著作中對於奪取政權的問題，很爲疎忽。 他於這個問題，並沒有多少明瞭，甚至他不了解無產階級革命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無產階級於得勝後第二天，將從何處得到麵包呢？

蒲列哈諾夫是著名馬克思科學的解釋者，是著名擁護馬克思主義『反對各派批評』的人，但他生活於離開風潮發源地很遠的地方，離開俄國很遠的地方。 他對於俄國革命鬥爭，並沒有充分的興趣，所以他不能傾注全部腦力於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之實際問題的研究上面。 在我們意見歧異一書後，蒲列哈諾夫卽沒有著作去詳細研究俄羅斯革命主要問題的一個——農民問題。 這件事實就很可證實上邊的斷語了。

理論家的列寧，政治家的列寧，第一步就是研究俄國無產階級主要的活動範圍和必須參與俄國革命的主要力量。 拿考茨基、客希維茨基、奧來利對於農民問題的設問及列寧對於農民問題的設問，兩相比較來看：我們不僅僅可看出西歐和俄國經濟上條件的差異，不僅僅可看出俄國和西歐農民問題各有其特性，而且也可看出革命首領的列寧究竟與歐洲科學社會主義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所不同。

列寧研究農民問題，不僅以說明資本主義命運發展，馬克思經濟科學於農業範圍內適用與否爲觀點，而且首先是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爲觀點，無產階級於其鬥爭中選擇同盟者爲觀點的。

考茨基看到這個同盟者，祇有鄉村的工人。 但是他這樣排斥獲得鄉村貧農之觀點以爲這是機會主義，這究竟是他在馬克思主義應用上好或壞的結果麽？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消極性及其實際放棄奪取政權的鬥爭和德國無產階級太偏於行會利益的見解之結果？——我們以德國社會民主黨並不能從事奮鬥，以取得考茨基所說無產階級同盟者——鄉村工人之一件事實來看，就很可以解答這個疑問了。 列寧在俄國經濟中、農民中發現了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同盟者；並且在幾十年的時間中在俄國一切歷史線索上，教會了創設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鬥爭的同盟。

蒲列哈諾夫開除民粹派以農民爲能盡獨立的革命職務

的妄想，但他不能集中俄國工人階級的注意力到聯合農民的問題；他不能使俄國工人階級明白沒有農民，無產階級是不能取得政權，違反農民意向，無產階級亦不能實行社會主義這一層道理。 惟有列寧能夠使俄國工人階級知道這個，所以無產階級偉大思想家的列寧能變爲無產階級的政治指導者。 指導階級鬥爭，這不是別的，就是研究階級鬥爭勝利的條件，無論在勝利或在失敗時候都不應忘記了上述的這些條件。 列寧對於農民問題的關係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開一新紀元。

農民問題 並非處處都有同樣具體的作用，像在俄羅斯革命中一樣。 在各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中，雇農的作用將比在俄國的更加重要。 但不論何處，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獲得生產麵包者的問題將佔重要的位置。 而列寧首先要以自己的理論和實際告訴世界無產階級的，也就是關於獲得生產麵包者的一個問題。

列寧對於農民問題的關係上，尚有別一方面，也可以算做世界無產階級將來鬥爭中之根本的後援。 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在西歐做反抗機會主義奮鬥中，却把玉石一齊丟去了。 他們駁斥拉塞爾對於整個資產階級的觀念爲錯誤，以爲整個資產階級就是『整個反動的羣衆』，但實際上他們都是提攜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分子聯合的。 列寧當時最堅决地奮鬥反對少數派和城市自由派資產階級之聯合政策，因爲這個階級絕不會和無產階級徹底去推翻專制制度；他同時却以不斷的精神，提出與農民聯合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和那要求推翻專制爲有利益的小資產階級聯合的問題。 他這樣就教會了別國無產階級對於非無產階級分子關係問題的觀察，這種觀察不是用抽象的否認一般聯合的觀點，而是用具體的觀點，估定某一階級之利益的觀點。 這觀點的問題：是看別階級或別階級之一部分在歷史途程上和無產階級有怎樣的距離：可否和無產階級共同反對那必要去除的敵人。 列寧在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提出獲得羣衆的同盟者爲無產階級於奪取政權鬥爭中和維持政權鬥爭中的一個根本條件，無論這個同盟者是如何搖動。

關於無產階級政黨意義的科學是準備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政治家列寧之主要的科學。明白一九〇三年列寧和孟雪維克黨人關於黨的職務和進黨分子的爭論，卽等於明白列寧政策中最重要的槓桿。列寧教無產階級以階級鬥爭運用的藝術。他提出此任務於無產階級面前遠在他工作史上最初的時期，可是同時他又教無產階級說：在無產階級未成爲運用的主體之先，是不會有無產階級的運用鬥爭的。倘若他論對於農民關係和對於自由派資產階級關係的科學，可說是無產階級政黨運用的科學；那末，他的組織觀點，一定是怎樣保證無產階級不受敵人運用所中傷之客體的科學了。

在社會民主黨章程第一條爭論中，列寧提出的問題，比起他和孟雪維克黨人所爭論的其餘一切政治問題，不但不算是次要，反而可以說，這是列寧所有政治主張能夠應用到生活上去之一個先決的問題。俄國工人階級處在沙爾制度壓制之下，沒有創立强有力的羣衆組織之可能。工人階級不自覺他做政治經濟的能工去和專制奮鬥。孟雪維克黨人夢想創立廣大羣衆的無產階級政黨，但在沙爾制度條件之下，是沒有這樣一個黨之位置的；一切所說關於廣大的德謨克拉西的組織，在這種條件之下，等於空洞的計劃；事實上就是開放工人政黨的門戶，容納那些口說同情工人運動或祇以物質維持工人運動的人進來，這個等於將尙沒有形成、尙沒有堅固的革命工人運動，安放在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沙爾制度條件激起大部分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之反感，加以歐洲自由主義之影響，自然每個律師都能夠有一點社會主義的知識。誰容納這些僅承認工人政黨黨綱和以物質維持工人政黨的人入黨，誰就是把火炬一般的工人運動交給小資產階級手裏。列寧主張祇有在無產階級祕密組織中工作的人，才許做黨員，這樣方可以減少工人運動受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支配之危險。甚至凡與資產階級社會決裂冒險依附無產階級祕密組織，成了職業革命者的人，亦還不能保證他始終忠實於無產階級事業，不過這樣總算已有一定的保證了。

列寧站在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基礎上，指出無產階級的

進程，創立職業革命者的祕密組織；他因此創造了無產階級鬥爭之集中的革命的指揮機關之條件。　歐洲最良好的社會主義者，甚至如十分注意俄國無產階級鬥爭的盧森堡，都以為列甯的組織觀點是陰謀策略的反映，都恐怕波爾扎維克組織會和無產階級羣衆鬥爭相分離。　這危險是不的確的。　孟雪維克黨人在革命高潮中創立廣大的組織，可是指揮這組織的都是一班搖動的機會主義的智識階級。

列甯創立的組織是能夠於最困難時候指揮無產階級鬥爭的，是能夠於革命平靜之年保存革命原則的，而且是歷史動力引導無產階級進向階級鬥爭時代之廣大的羣衆組織。

列甯從來不堅持理論上的組織形式；一九〇五年在祕密組織中的祇有幾千人；經過第一、第二兩次革命中間幾萬人的羣衆組織，他擴大共產黨到幾十萬人，至十月革命之後，共產黨的勢力更影響到幾百萬人。　形式雖有變更，但不論何種形式的組織，列甯總以一個觀念引導着：無產階級能夠勝利，須有革命的組織。　這組織必須堅固和集中，因為敵人的力量比我們的組織要强過十倍。

當列甯創立了一個能夠和敵人鬥爭的羣衆的黨之時，他首先提出的責任就是為奪取政權預備武裝暴動。　他於我們軟弱的時候，或失敗退轉的時候，能夠教導我們的黨步步為營地奮鬥，從事日常最黑暗的工作以積聚無產階級的力量，可是他沒有一天會忘記：一切工作祇有一個目標準備無產階級取得政權。

拿列甯在反革命得勢時期的工作和他在工人運動潮流高漲時期的工作兩相比較來看，當代共產黨於此可以得着一個再好沒有的教訓。　當第一次革命失敗以後，他極堅決地和那班老不承認反革命勝利，空等革命勢力再起，而不願意去做積勢聚力的困難工作，利用種種方法以達到這目的的人們奮鬥；但他又以同樣的毅力攻擊那班丟去革命的希望，改變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為瑣碎經濟鬥爭的人們。列甯在這反動時代，很精細地研究一九〇五年所得教訓，為將來運動復活時之應用。

一九〇八年他在波蘭社會民主黨的雜誌中，根據莫斯科暴動的教訓，提出未來武裝暴動之技術的準備問題而發

表的一篇論文之意義是何等可貴啊！

在帝國主義戰爭時代，當全世界工人運動不僅被資產階級的軍事機關破壞，而且被社會民主黨叛徒推翻的時候，列寧在每一個實際的步驟上幫助他的同伴，利用公開的可能，以具體的方案創立各種秘密組織，同時他又在瑞士的孤獨生活中研究關於國家、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之馬克思的科學，為一九一七年十月暴動的準備。 像梅林格和盧森堡這一班人在勝利的德國帝國主義和勝利的第二國際社會愛國主義之前面從來是不解除自己武裝的，但那時他們也跟着以為列寧於世界大戰開始後二個月公布的波爾札維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宣言中提出的國內戰爭口號這一件事實為浪漫的行動。 他們那時不敢提出德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的口號。

列寧在這黑暗之夜，已經準備了無產階級的十月暴動。 可是他於二月革命後不久回到俄國，在黨內同志們謙訝的面前，發揮蘇維埃政權的觀念，同時又教黨對待尚在社會愛國主義迷夢中羣衆，須以非常的忍耐心去解釋目前的狀況，而且要一步一步地增長羣衆中的革命恐慌。 列寧帶着蘇維埃共和國的理想一同回到俄國來而提出憲法會議的口號，以為這是行向蘇維埃共和國之一階段。 蘇維埃共和國口號那時對於他正如一顆明星，但他明白要羣衆隨着這顆明星進行，必須打破羣衆的德謨克拉西觀念，憲法會議觀念。 他並不要求羣衆超過德謨克拉西階段，而要自己和羣衆共同度過這個階段的。 他取消這口號祇在拿到政權以後，即憲法會議已經在羣衆面前自己表現出是阻礙羣衆走向羣衆最需要的和平之道路的時候。

整個馬克思主義就是教無產階級如何取得政權。 可是馬克思主義當着世界無產階級前面，那時已經喪失了這個意義，其原因不僅是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以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是自從一八七一年以後歐洲工人運動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範圍中發展起來。 列寧從新發現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不僅因為他是革命的馬克思派學生，而且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已經上了奪取政權鬥爭的道路了。

十月暴動指導者的列甯和蘇維埃政府指導者的列甯，就是他平時所預備的科學之最高的表現。　列甯說：革命的政治家必須替百千萬人奮鬥。　他在百千萬人的面前果然以蘇維埃俄羅斯指導者的資格，將幾十年來在俄國波爾札維克小環境內所教導過的東西，非常明瞭地來教導世界無產階級。　他以鐮刀和鎚子作徽幟，來告訴全歐無產階級：去找鄉村裏的同盟者罷！　因這同盟者是為革命而給你麵包的。　他以紅軍的紅星做徽幟，告訴無產階級說：無產階級應該領導那些與地主、資本家反動勢力因利益衝突而起鬥爭之社會階級，幷以自己的力量毀滅敵人的力量。　他做國家最高機關的首領，不斷地指示幷證明給各國無產階級看：維持政權，祇有倚靠無產階級堅固的前鋒，祇有倚靠共產黨。　列甯這樣以事業證實他的理論的科學，因為有這個證實，他就成了國際無產階級的導師，共產國際的創立者。

列甯——共產國際之創立者

列甯於放逐前第一次僑居西歐之時，已經有很大興趣開始實際上研究那從前僅在書籍或雜誌上所認識的西歐工人運動。　他時常說起他在瑞士和法國工人的集會中所得着的印象；他說在俄國時所推測的西歐工人運動，恰與所親見的相反。　可是這位大實際家總不會走到懷疑主義去的，而總要於西歐工人運動潮流中，尋找革命的實質。列甯更密切地接近工人運動，接近德國、瑞士、法國和英國工人運動的首領，僅僅在一九〇一年剛從流放回來以後，和馬爾多夫、亞克西里洛、蒲列哈諾夫刊行火星的時候。　火星不僅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奮鬥的機關報，亦且是國際社會主義的奮鬥的機關報。　火星刊行的時期，正是國際社會主義中二個傾向：——修正派和革命派間的激烈鬥爭時期。　那時首先在火星上分析西歐工人運動實際問題的是蒲列哈諾夫；列甯所最注意的是在其理論方面，但同時亦很仔細地研究工人運動現象。　他參加過米海納的工人集會，他注意傾聽的，不僅是倫敦哈德公園演說會上社會黨演說家的演說，並且注意到能在英國工人群衆中取得應聲的各種教派宣傳者之演說。

修正主義是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的利益之反映，——列寧自從伯恩斯坦第一次露骨進攻時就已經十分明白了。現在列寧從工人運動的派別上看去，更加一目了然。在亞姆斯德丹和司徒嘉德舉行的國際會議上，他觀察第二國際的指導人物，或許他那時感覺得自己是很單調的。在司徒嘉德會議上關於殖民地策略，關於戰爭危險的反抗之辯論已經告訴列寧：改良主義首領所導引的途徑將通到甚麼地方。 他於第一次革命後所作關於國際局會議論文中對於哥勒、特魯斯特納、白勒蘭丁格諸人已有很仇恨的表示了。

第二國際還是整個而未分裂之時，列寧就已知道這裏面藏着工人階級底仇敵，而且看出第二國際那批有名人物——從公認的修正派直到考茨基——的底細。 列寧於一九〇一年在米海納認識考茨基時，至少已經察出考茨基不是真同志了。 波蘭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瓦斯基同志，於其所著關於多數派紀念日的教訓一文中說：當第二國際中的好分子組成左派，反對改良派時候，第二國際中祇有列寧一人有成立第三國際之決心。 祇要讀過列寧在教育上對於德國職工會首領列忌恩遊美的著作之批評，就可知道當時除列寧外，再無有一個人敢寫這樣的文字評論第二國際這一批名人。

修正主義與那時考茨基所倡導的急進馬克思主義中間意見所不同的，祇在馬克思主義學理的解釋上頭。 實際上，這兩種傾向對於日常的實際是互相接近的；第二國際的統一就是建築在這個上面。 幾年的會議席上，很少引起激烈的鬥爭。 普通，會議終了，總是通過一個共同的議決案。 實際上所謂急進馬克思主義者，也并未主張用光明的革命的暴動，去做羣衆的革命準備。 到一九一〇年，德國所謂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已發現分裂，這種分裂是在實際問題上，是在行動上的。 所謂左派急進部分和以考茨基為首的中央派就形成了。 分裂點係在反對帝國主義奮鬥問題及羣衆罷工問題上面。 起初列寧以為我們急進的左派對於帝國主義關係之表示不甚確切，不過對於總同盟罷工問題的見解是十分對的。 到馬爾多夫在

考茨基機關報上做反對盧森堡的文章時，列寧才在俄國中央機關報上發表巴業古克擁護急進左派的論文，而他自己精神上亦擁護左派。

大戰開始了。八月四日黑暗日子到了。列寧隱居在卡巴特山中接到關於德國和世界社會民主黨附逆的消息。他初時很不相信，以爲這或許是世界資產階級的詭計，軍事上的陰謀。但不久他們悲慘的行動已證實了這個消息。列寧出了奧大利牢獄到瑞士以後，即刻從事鬥爭的職務。我能夠和他會晤，已在一九一四年末，那時列寧的態度已在黨的中央委員會有歷史價值的宣言中和數期社會民主派中表明出來。我和列寧談話時所受很深的震動，現在還牢記着。我從德國前去，是要和別國革命團體，成立關係。我們在德國，於開戰第一天起，即絕對不承認大多數社會民主派的態度，反對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衛祖國。我們和考茨基、格席衝突，他們仍不拋棄他們的審愼地反對社會愛國派的態度，所不同的，祇是他們不時有和平的嘆息。我們於印刷品檢查之下用謄寫版印刷品宣傳反對戰爭的革命戰爭。但到我與列寧談話之後，不禁使我——由我又使許多德國同志——突然左傾。

列寧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分裂之前途。這個問題，使我和站在黨的極端的同志，都有刺心之痛。我們總有千數次說改良主義是工人貴族的政策，但無論如何，總希望德國全黨於第一次愛國主義毒氣消滅之後會轉到左方來。李卜克內西八月四日公開投票反對戰爭，可以說他是希望全黨在政府通緝的打擊之下，能夠與政府、與保衛帝國主義祖國的行爲實行決裂。列寧却簡直這樣提出問題：第二國際政策，是錯誤麼？還是背叛工人階級的利益？我就對他說明：我們是站在兩個時代的界線——社會主義在德謨克拉西範圍內和平發展的時代和其狂飆突起的時代；現在的問題不在首領背叛而在羣衆沒有充分力量，是以反對戰爭，才不得已順從資產階級政策，此種政策之難堪將迫得羣衆和資產階級決裂，而走向革命鬥爭的道路上來。列寧即以幾句話打斷了我的論點，說：這是歷史主義，不論什麼都可以時代轉變來解釋

的，但是這班改良派首領，戰前已經有系統地引導無產階級進資產階級營壘去，戰時又公然跑進這個營壘，似這一類人能夠變成革命政策底引導者嗎？」我回答他說：我不相信。「那麼——列寧繼續說——過去的時期應當在改良主義首領的身上完結了。倘若我們要使工人階級容易轉到和戰爭決鬥、和改良主義決鬥的政策，那我們應當和改良派首領決裂，和那班不忠實地攻擊改良派首領的人決裂。至於，什麼時候決裂及怎樣有組織地預備這決裂等問題，這乃是策略的問題，到這決裂去的傾向則為每個無產階級革命者原則上的責任了。」列寧堅持以最嚴厲的形式和社會愛國派作思想上的鬥爭，堅持必須公開地說明他們的背叛是真正的背叛。他把這句話連說了好幾遍，後來在共同工作中，在起草議決案中，他常常提醒這一個政治的定義。以為這個定義乃是測量革命的忠實和恆性之尺度，是測量與社會民主黨決裂意志的尺度。

關於以國內戰爭口號抵制國內和平口號問題，列寧亦以同樣的嚴肅態度提出。我們德國急進的左派，自從因羣衆罷工問題，和考茨基開筆戰時起即時常提出比較不確定的口號：「羣衆行動」。這口號的不確定性，是由於德國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間革命運動之原始的狀態，當時柏林工人，趁普魯士國會中普選問題之爭鬥，在底爾卡丁示威，我們即以為這是德國工人革命鬥爭之開始了。列寧告訴我們說：「這個口號在戰前，是可以號召羣衆行動去抵制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們之議會詭計的，但到了這個鐵血時代，戰爭時代，就不夠用了。」「倘若——列寧說——羣衆的怨望因戰爭而加甚，那末，中央派僅能組織羣衆運動，壓迫政府，使之和平休戰。倘若我們的推測，以革命代替帝國主義的推測，不是空洞的願望，而是要做的工作，那我們必須明確地提出國內戰爭的口號。」列寧非常喜悅李卜克內西致齊密瓦會議書中用了這句話：「反對國內和平，贊成國內戰爭。」他證明李卜克內西根本上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

第二國際分裂，是形成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條件，國內戰爭，是打倒帝國主義戰爭之條件，——這兩個根本思

想，就是列寧所要貫注於各國和他有關聯的先覺革命分子頭腦中的。　雖然他那時早就堅定地、明確地站在未來共產國際之地位，但他仍然走去參加反對戰爭的社會民主黨團體在齊密瓦和京達爾所開的會議。　他很明白，開始應當和中央派提攜，以搖動工人的頭腦，破壞社會民主黨的一致，在自己周圍團結大部分工人羣衆，不以宣傳爲滿意，並須開始鬥爭。

他不僅收集在這派別鬥爭中散佈的文件，而且不怕費力地去研究這些文件。　舉一個例：荷蘭馬克思主義者郭泰以荷蘭文著的關於戰爭的一本小冊子，他拿來從頭到尾用字典讀了一遍，因他是不懂荷蘭文的。　他很注意羣衆革命獨立性之一切微少的表現，爲的找到他們政治發展已經真正達到的地位。　在伯爾尼（瑞士）時候，有一位勒卜士格的老同志來訪我，他自一八九〇年以來，卽站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最左翼，但於原則上的問題是絕不明瞭的；列寧從他口中詳細地得到運動的整個概況。　我記得這位社會民主黨員那時很驚異列寧不給他休息，反問他於示威

運動中男工女工的叫號。「叫號麼？　在當時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　但列寧堅持着：「總請你告訴我：他們叫號甚麼東西？」　於是從他口中得到了必要的報告。他很注意歐美工人印刷品中的瑣碎事件，要藉此認識羣衆於政治論文中因受軍事較嚴厲檢查不能寫出的真相。　偉大的革命首領在國外在別的國家中極力與工人羣衆密切聯絡，由此種聯絡就可找到運動的台柱。　他在惡劣的小酒館整夜和瑞士工人談話不以爲苦，這些工人自然不盡抱革命思想，但他却要從這談話立定眞實的運動基礎。　當瑞士工人運動左翼有許多指揮者動搖的時候，他很堅決地主張雖是工人小團體，我們每個人都要去聯絡，因爲這些團體是唯一有希望的。

一九一六年，我們已經聚集各國同志的小團體於齊密瓦聯合之內，創立了所謂齊密瓦左派；那時列寧就主張要起草將來革命國際的綱領了。

後來他的著作，國家與革命一書，就是從他這次的預備工作著成的。　一九一三年，他就已提出國家公社的觀

念，我們起初不明白這個觀念，更甚於後來俄國同志二月革命之後對於列寧所提出著名的四月提案之不了解。我們每個人都讀了幾遍馬克思關於巴黎公社的著作，但是不曾注意到這著作中新的『國家公社』觀念是什麼，列寧費了許多力氣，才爲我們說明他的觀點。他在策略上有一種特色，就是在一九〇五年經驗的根本上，他那時已經告訴了我們：蘇維埃能夠盡國家公社機關的作用。當二月革命之際，列寧對於俄國實際狀況祗有模糊的報告，但他對於那時回俄同志必答郭夫和郭侖泰請授機宜之答覆，就這樣說：『對臨時政府，不給任何信用。立法會議是廢物。要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市議會拿在手裏。』列寧爲國家公社的奮鬥，去尋找和羣衆日常生活接近的一種機關，至於這種機關名稱則不是十分重要的。

此時列寧在黨綱工作的結果之一，就是他提出民族自決問題。戰前，列寧提出這問題祗在俄國範圍內，當時祗用來解放俄國無產階級使之不受大俄羅斯愛國主義的影響，并用來取得俄國內非俄羅斯人民羣衆的信仰，還個他認爲是爲沙衛制度奮鬥的同盟者。到後時他把這問題擴大到世界的範圍。盧森堡著一本小冊子論德國社會民主黨破產，否認在一般帝國主義時代，有民族解放戰爭之可能，這本小冊子給列寧以重新提出民族自決問題的機會。這位堅決地否認那所謂爲帝國主義國家保衛祖國之列寧，却以策略上的非常手腕，告訴我們這種偏狹的西歐人說：民族戰爭，雖然在西歐已是過去的時期，但是在東南歐洲、在俄國的弱小民族、在殖民地、在亞細亞都不能免。

列寧戰前沒有具體地去研究殖民地運動；這問題在我們中有許多人所知道的，比他多過十幾倍；他會打算仔細地就書上和說話中收集這問題的具體材料。可是他却轉以這材料來反對我們，他在民族自決問題中反對考茨基，——考茨基拿這個口號做和平主義的工具，要以投票方法去解決亞爾薩斯，勞蘭問題。他以很嚴酷的批評，反對我們民族自決問題提案；他指示我們以這問題——反對帝國主義的炸藥——之意義。狡猾的中央派哲學家，像希爾費丁一班人，告西歐無產階級說，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

會議所提出的殖民地和民族問題，是爲俄國國家利益的，殊不知列甯爲這個問題曾經和郭泰、巴業古克、布哈林、必答郭夫和我有很利害的鬥爭，而那時他是瑞士國裏一個無家而被逐的外國人。　這問題對於他有替世界無產階級在國際上尋找農民同盟者的意義。　不和東方及殖民地被壓迫的幼稚民族之革命聯絡，世界無產階級是不會勝利的。　這就是列甯遠在一九一六年教導我們的。

列甯於二月革命初起的時候，就要和中央派決裂，要取消齊密瓦的聯合；他以爲俄國革命，已於各交戰國中提出了革命問題，將給我們共產黨人以羣衆底力量，將推動動搖的中央派到叛徒的營壘去。　他不許我們簽字於齊密瓦委員會關於俄國革命的宣言，因爲和馬爾多夫共同簽字，恐怕紊亂了俄國工人的頭腦，將妨礙了和我們乞黑依特席及孟雪維克黨人的鬥爭。　這個決裂在一九一七年中尙未發作，因爲我們想利用齊密瓦委員會，拉住那時尙未分出斯巴達季鬧之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去反對德國帝國主義。　一九一七年十月獲得政權以後，齊密瓦聯合，事實上是已消滅了。　俄國工人階級的奮鬥，是喚醒各國無產階級的主要工具。　一九一八這一年，就是共產國際成立會召集之準備。

這成立會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開幕，那時正和台尼金、哥爾薩克開始戰爭。　此次會議原則上并沒有創立新的東西出來，不過以多數派大戰初年對齊密瓦左派提出的觀點做基礎罷了。　大會的議決案、宣言，特別是列甯關於狄克推多和德謨克拉西的提案就成了以後共產國際工作的基礎。　十月革命之際，許多人讀了土地與和平命令，以爲這不過是一篇宣言決無實行的時候。　當俄國革命危險萬狀，哥爾薩克進攻窩瓦河流域連幼稚的紅軍在南方失敗消息一齊到來之時，接到共產國際第一次會議議決案的人，不僅是西歐多數共產黨員，連我們俄國共產黨在西歐秘密工作的許多黨員，也都要自問：這些文件不就是受致命傷的俄羅斯革命之遺囑麼？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那時受封鎖與西歐工人運動隔絕，實際上很少能影響於這個運動之進行，很少能幫助西歐工人，西歐工人們當時祇好獨立舉

的道路，祇好自己解決自己的任務。 直到一九二〇年紅軍打敗了台尼金和哥爾薩克之後，共產國際才開始日常的羣衆工作。 於是列寧站在世界工人運動的主腦地位，已經是世界工人運動的實際首領、大天才家，幫助幼稚的共產主義運動去了解現在的地位，注意將來的進程了。

列寧替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寫定了三種根本的文件。 從世界上各地來的代表都得到列寧所著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一書的譯本。 他們都知道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部猛烈的書，如火把一般，照耀着他的目的——無產階級專政。 左派幼稚病這本書，是指示幼稚共產黨的路徑，這些幼稚的黨以爲一躍就可扼住敵人咽喉，以爲革命潮流一起卽可推動她們一直達到目的。 列寧以俄羅斯革命經驗去抵制那些在革命怒潮中反對任何妥協的幼稚的共產黨。

列寧告訴他們說：要設立無產階級專政首先須獲得工人階級大多數；要獲得工人階級大多數，應當利用一切方法，甚至先進的工人所要顛覆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亦可利用；倘若是先經過國會再到戰陣上去，那末，應從這裏堆中宣傳共產主義的思想於工人羣衆，在無產階級羣衆組織中，在職工會中，應當不斷地使這些組織從黃色領袖手中脫離出來；少數革命派，不應否認妥協，倘若這妥協是可以促成他們得到多數的。 偉大領袖的這部不朽著作的含義很難用幾句話形容出來。 可以說共產國際諸首領現在還未得着這著作含義之十分之一。 這本簡短的小冊子，包含着波爾札維克主義所有的哲學、所有戰術與策略之精華。 再過許多年失敗和勝利之後，那時我們才可以說：列寧這些思想，已貫注到共產國際諸首領的血肉中去了。 這本小冊子你不妨多念幾遍，每遍你都能在其中找出思想上新的財富和新的變化。 聯合戰線策略應用過兩年之後，我到去年，才覺得這個策略已經在這本小冊子裏面發揮過了，我完全忘記了一九二一年正月我寫給社會民主黨及其職工會之一封有名的『公開的信』中，已經不知不覺地應用了這個策略。 在這論無產階級戰爭的學說中，有無限的教訓，明白地發揮着或隱約地包含着；這個學說對於我們的戰術上之重要，幷不減於客勞胡席維此所著論

戰書對於軍事戰術上之重要。 列寧的教訓難於應用之處，卽在無產階級的戰術絕不是以宣傳的方法，以默想俄國無產階級戰爭的方法所能學得到的。 各國共產黨日常經驗無時不改變形式，使我們推想到根本的問題，每個共產黨要達到無產階級這位最偉大的首領之革命戰略的水平線，必須有獨立的思想工作。

列寧提向第二次大會的第二種文件，是加入共產國際件的草案。 當時有幾個人不歸[illegible]這些條件？ 有幾個人不抗議這些條件？ 可是你把這些條件重讀一遍，你自己再問問：加入共產國際的許多黨中，那個黨能夠至少執行這些條件的十分之一？ 那末你愈加可以看出這些條件的政治意義了。 倘若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可說是將共產主義運動的目的指示給我們，或者精確的說，是將共產主義運動的大階段指示給我們；倘若左派幼稚病一書可說是指出爲專政鬥爭有許多不能通行的荊棘路，——那末列寧起草的這些條件，一定是提出共產黨必須怎樣之一的問題了。 沒曾稱證這些條件已被執行，幾分之幾之先，可以無須乎再通過新的議決案。 這些條件是個試金石，是個尺度，測量共產國際底下的黨由社會民主左黨走向眞正共產主義的黨的發展。

列寧的第三種文件，是他起草的殖民地問題提案。 這提案尙沒有溶入西方無產階級共產黨的血肉中（西方資產階級抓住了幾萬萬殖民地人民在他的利爪底下），也沒有貫輸到東方幼稚的共產黨意識之內。 英國、法國和荷蘭的同志在殖民地工作碰到很大困難，不祇是由於帝國主義列強警察方面的壓迫，並且是由於我們同志在文化極低的殖民地羣衆中工作沒有充分預備。 我們殖民地的同志，很容易趨向於左派共產主義。 他們在主張爲專政而鬥爭的著作中受到教育，很難懂得將中國、高麗、波斯、印度、埃及幼稚的無產階級和手工業工人合反對外國的和自己的資產階級之鬥爭與本國幼稚的資產階級反宗主國壓迫的資產階級之民族的解放運動聯合起來。 殖民地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要和歐美無產階級革命實際聯絡起來，還須幾十年，才能成功。 但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列寧已指示

將世界無產階級以應走的道路。 這句話單就字面來說，就是階級鬥爭史上列寧及其科學第一次創造了一個全世界勞動者結合的中心。 我們歐洲無產階級第一次開始由這路走出來到眞正的世界運動的道路上去。 印度同志路意所著論印度一書，是列寧科學理論方面第一個實例的證實

路意所辦報紙的奮鬥，是列寧科學定期的應用之第一個證實，我們可以說這個證實告訴我們說，我們首領識見是如何之深且遠啊！ 第二國際在漢堡開會時，漢堡社會民主黨的報紙登載一篇祝賀會議的詩。 這位詩人致意於中國稻田上工作的苦力、南方收集棉花的黑奴、採金的黑人，並請他們來到國際解放旗幟之下——但這都是空洞的呼聲。 這第二國際自身現已得到大勝利了！ 他的首領麥克唐納爾組織了第一個工人政府。 他委任誰來做三萬萬被壓迫的印度人民的總長呢？ 是認里瓦爵士，舊殖民部官僚，牙買克的總督。 這位殖民部官僚是牙買克植糖主人利益之精密的保護者。 他現在將號召英皇陛下底下的印度奴隸來到第二國際旗幟之下呢？ 或者是第二國際首領，麥克唐納爾恩賜第一爵士之前任印度副總督乞里姆斯弗爾爵士去這樣做呢？ 祇有共產國際能夠組織殖民地的奴隸，而列寧指示我們這條道路的功績，在歷史前面，在國際工人階級前面，在人類前面是永不會被人忘記了的。

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又看見列寧站在戰鬥的地位。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革命的潮流消沈了。 德國共產黨成了無產階級羣衆的黨，不注意到狀況的變更，不注意到資本已經開始進攻，却自己煽動起來，沒有得到大多數勞動羣衆同情，就急急發動武裝鬥爭。 我們都明白黨的錯誤，我們都駁斥德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政治讓步時期所發表的進攻理論而成的那個提案。 但是我們直接在共產國際做工的人，知道黨中央係由斯巴達季團舊首領和從前獨立黨的好首領所組成，唯一地，是德國共產主義運動之能幹的中央，所以我們指出他們由失敗得來的教訓而想以緩和的形式出之。 列寧接連五次，迫我們修改我們的提案，迫我們以很堅決的、很嚴厲的態度告訴德國的共產

主義者和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你們先要爭到無產階級大多數，然後，你們才可以担負取得政權的使命。』 列寧救起了共產黨，又以同樣堅決的態度擁護那不僅為西歐共產黨所反對的聯合戰線策略。 他將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和西歐共產黨戰鬥條件中間根本不同之點，明晰地提醒出來。 他十分明白凡有無產階級羣衆組織，而半世紀來握在黃色領袖手裏的地方，要有很複雜很縝密的工作，要有許多為共產黨人所不願意的，而為獲得無產階級大多數必所需的妥協。 他担負了國家的工作，沒有時間去注意西方發展的詳情，但他有一種特別感覺，能領會各國間狀況之差別及各共產黨的特殊責任。

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列寧來做俄國現狀的報告，那時剛是他第一次患病痊愈之後。 大會對他非常歡迎，又非常憐惜這可愛的首領艱難地用別國語言表達他自己的思想。 在其報告中列寧狡猾地閉了一隻眼睛問道：『若是有人問及世界革命最近的前途，我們將如何答覆？』 他又隨即自答道：『可告他，倘若共產黨人更聰明一點，那末前途就更可樂觀一點。』 列寧寫定和戰爭奮鬥的方法，交給派往海牙的俄國職工會代表。 列寧這篇給國際無產階級最後的忠告，是他的非常的實在主義之新的面貌。 他宣言在帝國主義大戰教訓以後，再主張於新戰爭發生時實行總盟同罷工的人，不是蠢才便是騙子；倘若我們不能預防帝國主義的戰爭，那末羣衆前去作戰，我們亦要到戰爭中去，於帝國主義軍隊中做革命的工作。 問題全在於現在盡我們所有的力量，務必使戰爭不能發生。 這又是列寧反對戰爭危險，一步步擴充日常革命工作的計劃。

列寧沒有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已經一年。 在這一年中我們遭了兩次大失敗：在保加利亞和德國。 目下革命潮流，尚沒有高湧起來像我們去年夏間所期望的那一樣。

倘若革命怒潮於最近年間不起來，那末，我們必得解決許多的複雜問題，像在反動時期、在資本進攻時期一樣去團結羣衆在我們的周圍，把他們日常的奮鬥與準備向將來取得政權的奮鬥結合起來。 我們有四十二個黨，每黨都

都站在特別的場合上。統計這些場合之一切特性，不管他們的區別怎樣，而用同一的共產主義工作以處之，這是非常的困難的。但是我們能夠担負這種責任，因為我們有用不盡的列甯思想的寶藏，有經過無數進攻和自衛的戰爭煅鍊過的列甯方法。我們研究列甯的文集，和研究馬克思的一樣，其最大的價值不是結論，也不是具體的決定，而是解決的方法，而是達到無產階級最偉大的革命者之事功的途徑。

列甯的旗幟——他的科學，武裝了共產國際在一個整個的時期，即從現在一直到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時期。

華林譯

列甯主義概論

瞿秋白

列甯主義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假使詳細的論述起來，必須要整部的巨著；對於世界革命的大理論家及大實行家，自然應當有很詳盡的研究，我們這篇文章，不過是研究列甯的第一步——先做一概括的簡要的說明。

列甯是馬克思主義者，然而他應用馬克思主義實行十月革命，成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的革命理論，本來與馬克思主義絕無二致，不過他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世界範圍內的實際的階級鬥爭，而能有如此的成功，是列甯的特點。因此，有人說，列甯主義是應用於俄國客觀情形之馬克思主義。這一說固然有幾分理由——列甯確是能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到俄國的特殊的實際狀況上去，而且是應用得非常之好。——然而假使列甯主義僅僅是應用於俄國的馬克思主義，那就成了俄國一國的現象；列甯主義決不止祇有這一點意義。又有人說，列甯主義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以別於其他改良派機會派，如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這一說亦祇有一半是對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本來祇有革命的，就是祇有列甯主義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機會派、改良派、修正派的理論，已經違背了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原則，早已成爲非馬克思主義了。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而且是唯一的馬克思主義。決不能說列寧主義是革命派的，其他馬克思主義是改良派的，彷彿馬克思主義可以分成革命與非革命兩種似的。然而列寧主義始終不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中有許多成分是馬克思主義中原來所沒有的，或者雖有亦很不詳盡，還未發展的。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爲馬克思和昂格士所處的時代，是歐陸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商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所以當時依實際階級鬥爭的經驗，自然祇能造成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大綱，而不能及其細目；一切策略上的指導，還祇是預備無產階級革命，而幷未研究到執行無產階級革命及獨裁制的種種更具體的問題。馬克思和昂格士將資本主義社會澈底的研究過，創造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理論的大綱。隨後資本主義逐漸發展到帝國主義，到財政資本主義的時代，無產階級的鬥爭便日進於實際執行革命及獨裁制的工作。列寧的理論，正是根據於馬克思主義，再從這種實際工作中的經驗裏鍛鍊出來的，——所以對於帝國主義時代，世界革命已經可以實際開始時的具體策略問題，如無產階級獨裁制與農民階級，無產階級社會革命與殖民地民族革命之關係等問題，使有格外詳盡的研究，發見許多新的原則。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然而是無產階級革命前的，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革命思想之大綱；列寧主義呢，便是無產階級革命時的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執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的原理。

（一）列寧主義之歷史的根源

列寧主義生長成熟於帝國主義的時代。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已經使他內部的一切矛盾衝突到了極點，不得不爆發而開始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這些矛盾衝突之中，最重要的有三種：

第一、資本與勞動之衝突。帝國主義的意思，本是指資本主義國家已發現了極獨占式的託辣斯、新狄凱、銀

行以及極大的財政資產階級的時代而說的。 工人階級要反對這種萬能的大資本家——大銀行家，因為他們力能左右全世界的金融，壟斷全世界某種某種工業，簡直是困難到萬分。 以前通常的鬥爭方法，如工會、如協作社、如選舉競爭等，簡直已經絕無用處。 總之，資本集中到極點，勞動者已經絕無迴旋的餘地，一切和平方法不但不能爭得甚麼新的權利，并且連已得的權利也不能保障。 於是除革命以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第二、帝國主義列強及各國內財政資產階級內部的衝突。 帝國主義的國家都要向外發展，於是互爭殖民地——以求推銷國內的商品，採取尚未開發的原料，剝削殖民地的廉價勞動。 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這種惡鬥必然要引起帝國主義的戰爭。 歷次戰爭的結果，削弱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使無產階級革命時機愈趨愈近，時時可以爆發。

第三、列強帝國主義者與殖民地弱小民族之間的衝突。 帝國主義固然侵略殖民地，然而他既要輸入商品、採取原料、剝削勞動，他便不得不使殖民地相當的資本主義化。 於是殖民地上也發現無產階級（工廠工人 、現代式的智識階級，發現通商大埠、工業區域。 殖民地弱小民族裏的這種變化，自然要引起民族的自覺，爆發出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地弱小民族的經濟發展，便日漸與帝國主義國家處於絕對衝突的地位。

這種時代，世界革命——列強國內無產階級的革命與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爆發，已成不可終日必然發現的現象。 而在俄國，恰好又是這些衝突匯聚得最緊湊最劇烈的地方：俄帝國與德奧的衝突；俄帝國與土耳其、波斯及中國的衝突；大俄羅斯人與俄帝國境內許多被併吞的弱小民族的衝突；俄國資產階級雖沒有普遍的發展，却已直接進於託辣斯、新狄嘉的獨占形式，對於工人的壓迫異常殘酷；俄皇地主貴族階級又還存在，自身漸漸的資本家化，極猛烈的剝削農 。 俄帝國政府，處於這許多衝突之上，自然要比各國純資本的國家，比封建制度已經消滅的國家的政制，格外專制壓迫，方才能鎮壓得住。 而且俄國大資產階級要與德奧英法資本家竭蹶相競，便不得不努力增加

軍備，同時借着外債經營工業；——於是俄國政府又成了英法比等債務國，間接剝削俄國人民的代理機關；亦就因此，不得不與西歐各國共同壓迫中國、波斯、土耳其，以便竭力榨取利潤以自救。　俄國在革命前，國內既然是資本與勞動的衝突和地主與農民的衝突相聯結錯綜，國外又一方面要竭蹶爭先以與西歐諸國相鬥，別方面要壓榨弱小民族。——正因為俄國是西歐最後起的資本國家，便將西歐帝國主義的重任完全担負起來，成了世界帝國主義的關鍵。　凡是反對俄皇政府的，便不能不間接反對全世界的帝國主義。　這種各方面劇烈鬥爭的漩渦裏，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當然處於最積極的領導地位，——受着幾十重直接間接的壓迫的俄國農民與工人，自然猛勇直前的行向革命，而且必然是世界的革命——一切改良派機會派的愛國社會主義、和平社會主義，決騙不信羣衆。　這種革命運動的實際工作中，鍛鍊出來的列寧主義。　列寧——俄國無產階級的使命，是開始世界的社會革命，有極大的革命的農民階級以及許多弱小民族，做革命鬥爭中的同盟者，以反對俄皇及俄國資產階級並且進而反抗國外的列強帝國主義及世界的資產階級，更要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及各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因為非如此，連俄國革命也不能有最終的勝利，必受列強資產階級的摧殘。　於是列寧和俄國無產階級的使命，便成了世界的，——而列寧主義也就根據於此，成為帝國主義時代世界社會革命的原理，把世界革命裏一切實際問題都匯合起來，找着政治上經濟上策略上的總原則。

（二）　列寧主義之方法

第二國際處於一八四八年革命與一九一四年歐戰之間，那時代，西歐的無產階級祗能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之下，勉力進行和平方法的鬥爭。　等到歐戰前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早已進於帝國主義的階段，而第二國際的社會黨，還守着舊的方法。　當然，為適應這種種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衝突之爆發起見，首先便要矯正第二國際的錯誤的鬥爭方法，才能建立——恢復眞正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以便引導無產階級羣衆執行革命，給他們以理論上的根據及

政策上的指導。

第二國際派理論上的第一種謬誤：便是以為無產階級爭取政權，必須等無產階級本身成了一國內的多數。列寧主義卻不同。——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各種衝突爆發的時候，即使無產階級在這一國內還是少數，何以不應當利用這些時機，譬如大戰爭或農民階級的暴動等，亟起取得政權呢？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時，曾經說：假使德國『農民戰爭』重又爆發，那末，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正未可限量。一九一七年俄國的無產階級，已經比當時德國的工廠工人多得好幾倍，並且適值俄國農民問題亦爆發起來，當然可以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機會派的社會主義理論，確是謬誤不切事實，而且是以阻礙無產階級直起實行革命的勇氣。

第二國際派理論上的第二種謬誤：便是無產階級自身沒有行政家管理家，足以治理國家，雖得政權，亦不能持久。照這學說，差不多應當先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養成一班無產階級行政家，提高無產階級文化之後，再能去爭取政權。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何以不可先取得政權，然後再施行政治的經濟的技術的種種教育，以提高羣衆的文化程度呢？機會主義者在理論上，也是無可回覆的。何況，現在革命後的俄國，這種文化運動昂進的速度，異常的可驚，更有事實來矯正第二國際派的這種理論了。

第二國際派理論上的第三種錯誤：便是以為政治的總同盟罷工是不適用的，恐怕要破壞國家經濟生活太甚，恐怕工會的罷工基金枉費了；因此，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方法，唯一的主要的——還是國會裏的選舉競爭和立法運動。政治的總同盟罷工在革命潮流緊急的時代，恰好是最有力的方法，是以工人階級的實力與資本家政府相鬥，誠然不錯，這方法是在國會的民主主義以外的，然而正唯這種方法，才能推翻資本國家。機會主義者不知道：國會裏的社會黨運動，本祇應當作國會外的工人運動的輔助方法；他們卻把他看做最主要的鬥爭。無產階級甚麼時再能革命呢？依據國會中的立法運動，想進化到社會主義

——實際生活已經屢次幫着列寧主義證明這種學說的荒謬了。

至於第二國際的政策和黨的組織，也受到列寧主義的矯正不少。第二國際的各國社會黨，組織上本來就是很散漫的，除出黨衆共同運動選舉時，黨員對於各黨的政策，差不多都是不實行的——各人祇顧各人自己的生活，沒有嚴格的紀律和負責的黨的工作。因此，各社會黨首領，如考茨基等，雖然有口頭上很革命的議案和口號提出來，而實際上并不執行。再則，譬如一九一二年白柴爾國際會議時，各國社會黨還發宣言，一致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而到了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時，社會黨議員大家都投票贊成戰爭了。祇有列寧主義的多數黨，是言行相符的；亦就祇有多數黨，正能將帝國主義的國際戰爭變成階級的國內戰爭。

列寧主義理論上實踐上的方法，都是馬克思主義裏所原有的：他是批評的革命的方法，决不是死板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公式。而且列寧主義的方法，更是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的實行的更詳盡切實的原則。

（三）列寧主義與理論

往往有人以為列寧主義，僅僅是實際中的馬克思主義，所以列甯主義對於理論，很不看重的。這實在是很大的錯誤。理論是各國工人運動經驗的綜合。當然革命的理論必須和革命的實踐相密切聯結起來，否則理論便成空談。然而實行革命運動而沒有理論，也就要變成盲目的妄動，不相適應，絕無全盤規畫的行動而已。所以列甯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决不能有革命運動。』（怎麼辦）譬如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哲學，或者可以說是純粹的理論問題。昂格士說：『每次新的發明，必定要使唯物哲學改變新的形式。』這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職任。

果然不錯，二十世紀初年，發見了許多柏格森、馬赫等的心理派、新康德派、新經驗派的哲學；可是同時也就發現了化學、物理、生物學上的新公律。列甯便在唯物論及經驗批評論一書上綜合這些理論，根據科學加以批駁，而變成唯物哲學的新壁壘。可見列甯主義非常之重視理

論，而且能實行將頓理論的重大職任。列寧說：「祇有先進的理論所指導的政黨，能盡革命運動中先進的鬥爭者之責任」——如今俄國共產黨眞正實踐了這一遺言了。

馬克思主義重視分析客觀的經濟環境，能夠以社會科學的公律解釋社會現象的原因。機會派却利用這一方面造成一種「自然說」。俄國當初有所謂「經濟派」的馬克思主義，他們以俄國客觀環境，資本主義還沒發達，工人運動自然祇會是經濟鬥爭，決不能勉強進行政治鬥爭——反抗俄皇，要求民主共和等。列寧自始便反對這種學說。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說：哲學不但要解釋客觀世界，而且要變更客觀世界。改良派的社會主義家却祇行了一半。本來無產階級的革命黨，研究分析客觀狀況之後，應當設法利用這客觀環境進行自己的革命工作——換句話說，便是，既然看見有自然而然發生的工人運動以及一切政治經濟的現象，便應當引導這些運動到自覺的有規畫有組織的道路上去，使應當支配這些政治經濟現象，使無產階級的鬥爭力和覺悟力日益增進，以至於奪取政權，而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所謂「自然說」的機會主義却不如此，他們一切都諉過於客觀狀況。西歐各國社會黨裏，也有這種「自然說」，——就是所謂「生產力論」，譬如歐戰時，各國社會黨引導工人階級去贊助帝國主義戰爭，這顯然是社會黨之變節。然而這些社會黨的理論却說：因爲某國某國的生產力沒有發達到社會革命的時期，工人階級自然而然不會變更這次戰爭成國內戰爭。社會黨這種諉過的理論，絕對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過是機會主義罷了。實際上這種生產力論，完全不合事實。

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便和他絕不相同。其注重的，當然是在於分析客觀的自然的生產力狀態之後，還要定出規畫去進行革命運動。然而確是客觀的分析，列寧主義也比機會主義切合實際得多。理論的眞確與否，對於革命的實際運動非常之重要；理論若與實際相結合，他自身也就成爲革命運動裏的一種很大的實際力量。

所以西歐共產主義的革命運動，必須首先攻破這種機會派的「生產力論」，——使無產階級羣衆深信自己的力量

，明瞭客觀的時勢，知道各種政局社會變動中的關係，不但知道各階級現時的相互關係，而且知道最近的將來，這些關係應當如何變更，——那時才能行向勝利的道路。

（四）列甯之無產階級革命論

列甯之無產階級革命論根據於三個界說：

第一界說——列強資本主義國家內財政資本統治一切社會生活，紙幣及一切有價證券的發行，已至於總握全社會的金融，輸出資本到國外弱小國家內，經營實業或放發國債，以攫取當地的原料，遂成為帝國主義的根源之一；極少數財政資本家的萬能專制，——凡此一切，都使工人階級不得不奮起反抗不能忍受的資本主義壓迫；而獨占式的託辣斯和新狄嘉等制度裏大資本家的寄生性質，日益明顯，無產階級革命便成現代社會之唯一的出路。 因此，列強各國內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日趨劇烈。

第二界說——因有列強輸出資本於殖民地及弱小國家的現象，所謂『勢力範圍』日益擴大，以至於全球；於是資本主義便成了世界的整個的經濟制度——所謂『先進國』裏的少數銀行資本家對於全球大多數民衆，行施財政的剝削和統治；——凡此一切，一方面使各國社會和各國領域都變成世界經濟的某一部分，變成這組織體裏的某一機件；別一方面，將全世界分成兩個敵對的營壘：少數先進國家的壓迫者剝削者，大多數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被壓迫者被剝削者。 因此，各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日益興起。

第三界說——各帝國主義國家之發展極不平均，已經攫得殖民地及勢力範圍的，還在盡力擴充，沒有攫得的，又在千方百計的圖謀；於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明爭暗鬥非常劇烈，除了訴之於武力之外，絕無其他恢復均勢之可能；——凡此一切，都使資本主義方面，自己削弱其勢力，而無產階級及弱小民族之聯合革命，易於進行。 因此，帝國主義之下，戰爭必不能免；而歐美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之弱小民族革命要相聯結，而成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

列甯綜合這些理論稱『帝國主義為社會主義革命之前

夜』。（以上均見列甯所著的帝國主義）。

根據這一種的客觀的分析，列甯的無產階級革命論，當然與向來關於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理論，不能相同，機會派的社會黨之『生產力論』，諉過於客觀狀況裏的生產力尚未成熟，所以說現在還不能社會革命，何以他們對於上述的那些客觀事實，却又都沒有看見呢？ 足見機會派理論的錯誤，就因爲他們不願意革命，以致於連這種很明顯的客觀狀況，都不肯去看。 列甯主義不但有充分的革命意志，而且有很充分的客觀分析。

根據這三個對於世界經濟狀況的界說，列甯的無產階級革命論，便和第二國際派素來的論點不同。

向來總是看某一國的經濟狀況，某一國的客觀條件，來決定這一國是否能有無產階級革命；向來總是看某一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發展，是否已經達到階級鬥爭的爆裂點——無產階級革命的程度。 現在這一觀點是不夠了。應當知道：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的帝國主義制度內，各種矛盾衝突的發展之結果；無產階級革命首先爆發於某一國，不過是世界帝國主義的戰線，首先在這一國破裂罷了，不過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線，首先在這一國建築起來罷了。

所謂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當然不是說各國無產階級同一天同一時，突然不約而同的暴動；——無論如何不會有這樣巧的事。 然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從那一國開始呢？

向來的答覆是：——工業比較的最發達，無產階級占全國民衆裏的最大多數，文化程度最高，民主主義最盛的國家裏，可以開始無產階級革命。

列甯的理論以爲這種答案絕對不對——不必一定要工業最發達的國家裏，才能開始無產階級的革命。 資本主義已成全世界的經濟機體。 世界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的大戰爭時期，全世界經濟狀態、生產力以及其他客觀條件，都已經成熟；可以發現無產階級革命。 這整個兒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當然要在帝國主義勢力最薄的地方，開始破裂。 無產階級當然要在資本主義鎖鍊最

脆弱的地方，突圍而出。　一九一七年時，俄國資本主義最弱，俄皇政府最殘暴，絕無精神上的威信，同時，俄國無產階級卻有最強固的革命政黨，有數千萬受地主壓迫的農民做他的革命同盟軍，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竟開始於俄國，並且得着勝利。

以後呢？　亦許在印度開始繼續十月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　為什麼？　因為印度已經有新生的很強固的無產階級，有民族解放運動做他的革命同盟軍，而且英國帝國主義的統治，異常的嚴酷，為印度一般民衆所切齒痛恨，不但是工人階級而已，——同時，印度的資本主義比較起來還很幼稚，資產階級的力量很弱。　亦許在德國亦會開始。　因為德國現在亦在各國帝國主義剝削之下，自國的資產階級，因為戰敗之故，已經很弱。　然而德國的文化程度和印度不同，這兩處假使要有無產階級革命，兩者之間當然有許多差異之點。　總之，無產階級革命，決不一定要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內。　第二國際派往往計算某國內工人占百分之幾十，農民占百分之幾十，如此來決定這一國能否有無產階級革命，這實在是枉然的。　固然，無產階級的多寡，對於革命之後的一切建設事業及革命的過程，不無影響，然而決不能以一國內的無產階級分數，來決定無產階級革命能否實現。

再者，第二國際派還有一種理論，以為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一定要有一長期的階段：資產階級先革命，資本主義因之發展；無產階級在這時期再積聚自己的力量，預備將來再起革命，而推翻資本主義。　其實，在法國大革命時，世界的資本主義剛剛是興盛起來的時期，所以資產階級革命之後，要經過好幾十年或一二百年，再到無產階級革命。　現在呢，在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已經到了垂死的時期，即使有實業不十分發達的國家，還要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些資產階級革命也就一定與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同時並進，而且可以急轉直下的變成無產階級革命。　列寧於歐戰時，已經說當前的革命對於俄國，正是這種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並進，而且是民主革命急轉直下以至於社會革命的過程：「無產階級將要

力爭政權，力爭共和制度，力爭沒收大地主，並且在這反對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俄皇政府）以求解放資產階級的俄國的鬥爭裏，努力引導「非無產階級的平民羣衆」來參加。這種反對俄皇及地主而解放資產階級的俄國之運動，無產階級立刻利用他來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以與歐洲無產階級相聯合，——當然不是利用他來幫助鄉村中富有的農民，以壓迫農村工人」。（列寧——反對流說一九一五年）。

可是，同時列寧又反對杜洛茨基派的革命無間說，——杜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便以爲革命簡直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不必經過民主革命，不必注意農民的資產階級式的政治經濟要求。列寧主義，在於集中一切革命力量（農民的小資產階級式的革命要求，當然亦在其內，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充分發展他們的革命性，以輔助無產階級的革命。而杜洛茨基派的「革命無間」說，却以爲祇要進行革命，得到政權之後，即刻可以實行純粹的社會主義政策，不必管小農私有者的要求——均分地主田地等；如此，革命便會無間斷的發展到社會革命了。其實，這種政策，使農民羣衆與無產階級革命相隔離，無產階級革命反而不容易成功，因爲資產階級亦會利用農民來反對無產階級。

革命無間說，其實並不是杜洛茨基派的什麼新發見，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告共產黨聯合會書裏，便已經說到這種民主革命可以急轉直下變成社會革命的意思。所以列寧反對杜洛茨基派，並不在於革命的無間斷與否，却在於革命時注意小農資產階級的要求與否。況且馬克思當時所說的，也和杜洛茨基的革命無間說不相同：（一）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時，並不曾主張德國可以直接實行無產階級革命；（二）馬克思主張，竭力推進資產階級的各派，使他們一個一個的倒下去，一直到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爲止。

再則，向來以爲無產階級革命，一定要同時有好幾國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才能得到勝利，勝利之後，才能站得住，其實帝國主義時代，資本家方面自相衝突的地方很多

，列強和殖民地的利益相矛盾——他們的力量從不穩固，很不能統一，所以無產階級儘可在各國內革命成功，而且成功之後，還能站得住，再進而輔助其他未革命國家內的被壓迫階級。　帝國主義勢力的自身削弱下去，也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一個前提。　列寧說：『歷史上一切革命，二十世紀俄國的三次革命也在其內，已經證實了一個革命的根本公律：單是被剝削與被壓迫者覺悟到不堪忍受舊式的統治而想變革他，還是不足以成功革命；若要革命成功，必須剝削者與壓迫者自身，也實在不能再照舊生存，照舊統治下去。　祇有「下層的人」不肯，「上層的人」不能再照舊生活下去，那時革命才能勝利。　換句話說：革命若無全國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共同的總危機，必不可能。　所以革命若要發生：第一，必須使大多數工人（或者至少大多數覺悟的、有思想的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明白改革的必要，能以生命為革命而犧牲；第二，必須治者階級受着政治的危機——這種危機能使最落後的民衆也要參加政治鬬爭，於是政府的威力減削，而革命黨便能很快的推翻他。……』（列寧——左派的幼稚病）

然而推翻資產階級，一國的工人的力量是做得到的，至於完成社會主義，那就至少非聯合幾國先進的無產階級不可。——因為社會革命的最終勝利，在於組織社會主義的大生產，必須有好幾國先進的無產階級，共同規畫世界經濟，要利用資本主義時代一切科學技術的發明，要享有一切重要的生產事業，煤、鐵、電、交通等。　所以列甯說，革命已成功的無產階級國家之職任，在於『實行這一國內最大限度的經濟改造，同時卽以發展並輔助世界各國內的革命運動』。（列寧——無產階級革命）。

（五）　無產階級獨裁制論

無產階級獨裁制論，可以分三方面來說明：一、無產階級獨裁制是無產階級革命之工具；二、無產階級獨裁制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統治；三、蘇維埃制度，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國家的形式。

一、無產階級獨裁制是無產階級革命之工具。　無產

獨裁的問題，首先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是否要用強力，是否祇限於和平方法，是否必定要依着民主主義的形式，要全國大多數舉手投票贊成了，再去革命？當然是要用強力的。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第一、必須以強力鎮壓已推翻之剝削階級，保障自己已經取得的權利與自由；第二、必須進行革命事業到底，進行到社會主義完全勝利才止。因此，必須要有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就是必須要在革命之後成立特別的組織，以執行上述的兩種職任。列甯說：『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是一個歷史上整個的時代。這一時代未曾終了以前，剝削者總有恢復資本主義統治的希望，既有希望便要嘗試。剝削者第一次大失敗之後，居然被人推翻了，眞正出於他們意料之外，他們還不信自己的失敗，他們想都不肯想到會有這種失敗，於是用盡十倍百倍的氣力，切齒痛恨忿怒咆哮地要來恢復他們「天堂」的舊觀，恢復他們的家庭，——他們過得這樣舒服的生活，如今一班「普通平民的混蛋」居然破毀了他，使他們破產、窮困（或者反而要來做「普通」勞動……）。這些剝削者之後，還會拖着許多羣衆的小資產階級——幾十年來的歷史，證明這些小資產階級，又是很動搖不定的，今天可以幫助無產階級，明天便可以看見改革的困難而嚇退，工人階級初次失敗一下，或是小小的挫折，他們便恐慌起來了，驚惶起來了，倒來倒去，一忽兒幫無產階級，一忽兒又幫資產階級。』（列甯——無產階級革命）。

資產階級是要嘗試復資本主義的辟的。他們的確也有復辟的根據，因爲雖然他們已經推翻，始終還比無產階級力大些。他們的力量：第一在於國際的資本及各國資產階級間的聲息靈通——各國無產階級同時革命，祇能算是難得的例外，事實上終還是一國先革命，這一國勝利的無產階級，始終比較的是孤立的。第二在於剝削者推翻後，始終還有許多剩下的金錢及種種動產，組織上管理上軍事上的經驗，高等教育的智識階級生活偏近於資產階級，當然在革命初期，也還幫助他們，以及其他……初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是沒有這些優點的。第三在於羣衆的小資

產階級習慣和小生產制度；小生產制度在革命後還保存着不少（小農及手工業），而小生產的私有制發展起來，便又是資本主義。 所謂消滅階級是一二百年的經濟改造事業；地主資本家可以沒收或趕掉，然而這還不是消滅階級。 小生產者若不完全消滅，階級還是會發展出來；然而消滅小生產者却不是一蹴可以了事的，必須漸漸的改造經濟、發達大生產，同時進行協作式小商品生產；如此，便一定要有長期的組織上政治上很小心很有規畫的工作。

因此種種，革命勝利之後，必須有無產階級獨裁制來保障革命之勝利：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運動，防止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和擾亂。 列甯說：「無產階級獨裁制是絕無妥協絕無憫惜的階級戰爭，是新階級反對很強有力的仇敵，反對那資產階級的戰爭——資產階級推翻之後，正用着十倍的氣力來襲擊呢……無產階級獨裁制是決死的鬥爭，流血的、不流血的、强力的、和平的、軍事的、經濟的、教育的、行政的種種方法，以反對舊社會的力量及流毒之鬥爭。……無產階級獨裁制時代，無產階級要訓導幾千萬萬小農民和小生產者，要駕馭許多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官吏，資產階級的智識者，使他們服從無產階級國家及無產階級的指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及遺傳性……同樣必須要在長期的鬥爭中，歷鍊並且教育無產階級自己，——無產階級自身是從資產階級裏出來的，當然不會驟然間脫離那些小資產階級式的成見；這決不是天神的魔力，決不是口號、命令、議決案所能除之於一旦的，必須經過長期的反對小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過程」。（列甯——左派的幼稚病）。

二、無產階級獨裁制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統治。

少數派及一切機會主義派總以為社會主義的實現，祇要推翻一個政府，改組一個內閣，便可以開始。 其實英國勞動黨政府，或德國社會民主黨政府，決還不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 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還存在的時候，他們還是可以利用這些所謂「勞動」黨「社會」黨，實行他們的統治。 歐戰後，英德兩國的實例，非常之明顯；雖然有了勞動黨內閣，雖然有了社會民主黨政府，然而絲毫社會

主義的建設事業不能開始，工人階級仍舊受資本家的剝削。何以故？因爲資產階級還有參政權，還有一切剝削他人自由，還有一切造謠誣誑的自由，還有發財自由，尤其重要的，他們還保存着照舊的享有大生產的工具及資本的私有權。所以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的政權，無產階級獨裁制，決不能根據於資產階級的秩序——普選舉、國會立法等的秩序上發生出來，必須在破壞崩裂這些秩序的過程中，必須推翻資產階級，沒收資本家及大地主　將最主要的生產工具及資料收歸公有，——必須經過無產階級之強力的革命；無產階級獨裁制便是革命的政權，以強力制服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獨裁制，實在就是不受什麼社會法律之限制，而依據於強力，並能得普通勞動者及被剝削者羣衆之同情及贊助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統治。（列甯——國家與革命）。

因此，我們可以得着兩個結論：第一結論——社會革命後的政治制度，決不能是所謂完全的民主主義，全民的民主主義，貧人富人完全平等。「無產階級獨裁制應當是新式的民主主義國家；對於無產階級及一切無產者的是民主主義，對於資產階級便是獨裁的政制……」（國家與革命）。資本主義下的民主主義，決不會是人人平等的；單就物質力量上說，參政運動裏的報紙、印刷工具、紙張、房屋，都屬於資本家，他們能操縱一切，結果名爲民主，而實際上是大資本家主治國家。所以社會革命之後，要保障最大多數無產階級及農民的自由和政權，便必須剝奪資產階級的政權和自由。無產階級獨裁的政制，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是大多數被剝削者的民權，鎮壓那少數的剝削者，限制他們的權利。第二結論——社會主義決不能從資產階級社會裏，依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用和平的方法發展出來。社會主義必須經過社會革命，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首先便要破壞那資產階級的國家、軍隊、法律、官僚機關、警察組織，然後才能剝奪資產階級的政權及自由，而建設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國家機關；然後無產階級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而不受阻礙。

尤其是現在帝國主義時代，大資本家享有一切大生產的

工具及資料，力能操縱全國的金融、交易、生產、交通，以至於全國的官署、法律、警察、軍隊、國會、輿論、選舉運動，——除出强力拆毀這一資產階級國家的機器以外，別無他法可以開始行向社會主義。 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獨裁制的第一條件，便是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 當然，等到有好幾個强國都已經革命，在國際關係上，變成了許多無產階級國家包圍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勢，那時亦許這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的資本家『自願』對無產階級大大的讓步，那時革命的强力程度，或者可以減低些。 然而這還在很遠的將來。 最近一期的各國革命，是決不能避免强力破壞的。

三、蘇維埃制度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國家的形式。

無產階級獨裁制之勝利，就是鎮壓伏資產階級、毀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民主主義，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這是無可非議的。 可是用甚麼樣的組織，來實行這些重大的工作呢？ 資本主義之下發展出來的無產階級組織，根據於資產階級國會制度發生出來的那些舊形式的組織，當然是不夠的。 於是有一種新形式的組織從革命鬥爭的過程裏發展出來——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的制度，比較起舊的組織，譬如工會等組織起來，有許多優點：第一、蘇維埃包括的範圍最廣，可以把一切工人完全組織起來；第二、蘇維埃是唯一的最羣衆的機關，包含一切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農民、兵士、水手，而無產階級政治指導極容易實行；第三、蘇維埃是最强有力的革命機關，從羣衆的政治鬥爭及暴動反抗的過程裏發生出來，足以摧折財政資本階級的經濟政治力量；第四、蘇維埃是最直接的羣衆自己的組織，所以也是最民主的組織——羣衆得以充分發展管理政事的能力，進行破壞舊國家和創造新國家的工作。 蘇維埃政府，便是各城鄉地方蘇維埃聯合起來的國家組織。 蘇維埃裏所組織的羣衆，正是革命前受地主資本家壓迫剝削的階級。 這些階級，即使在最民主最平權的國家裏，名爲民主主義，而實際上用種種奸猾的方法，使他們不過投一投票，再也不能實際上去管理政事。 蘇維埃裏，卻祇有當地一切工人及農民，——

（剝削別人勞動的沒有選舉權）——按職業、工廠、村落，自己派出代表去組織，直接議定幷執行當地的政事，這才是平民眞正的自由，眞正的參政。　所以蘇維埃制度是國家組織的新形式，原則上根本與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及國會制度不相同；這種國家，不是剝削及壓迫勞動羣衆的工具，而是解放他們的利器，——並且是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機關。

（六）　列寧主義與無產階級的政黨

社會主義及社會革命，既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的結果，那麽，資本主義下所發生出來的無產階級，負着實行革命獨裁制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重任，怎樣去盡這種職任呢？——無產階級必須要組織自己的政黨，去盡這種從鼓起革命運動，指導革命以至於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長期間的職任。　列寧主義對於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定義，極爲重要，可以分下列幾層試明：

第一，黨是無產階級之先進的戰隊。　無產階級發生於資本主義之下，覺悟的程度當然參差不齊的；所以必須有先進的一部分組織政黨，來指導全階級的革命運動。工人階級的最覺悟的一部分，能見到全階級的利益，不限於一職業、一工廠或一地方，能見到歷史的發展趨勢，能見到各階級間鬥爭的複雜形勢，至少能覺悟到鬥爭的必要，並且積極的實行鬥爭，——這種代表工人階級的分子，自然是工人階級鬥爭的先鋒隊。　所以無產階級政黨必定要知道革命的理論智識，必定要能引導工人階級往前鬥爭，應付各階級間鬥爭的複雜變化的形式；再則，必須與黨外羣衆密切相關，成爲工人階級最積極先進，同時又是最親密的一部分。

第二，黨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戰隊。　黨不但是階級之先鋒隊，并且是階級之有組織的戰隊。　革命的政黨既要指導工人階級的鬥爭，那就自身必定先要有組織，使工人羣衆感受到鬥爭中的有規畫、系統、集權、分工等的訓練。　俄國社會民主黨之多數派及少數派分裂的時候，最初的爭執，便在這組織問題。　當時少數派首領馬爾託夫

說：「隨便一個能工工人，都可以算是黨員。」 這便是根本上的錯誤。 黨的本身尙且沒有組織，黨員與非黨員都分不出來，如何能有規畫的指導羣衆呢？ 所以黨的組織必須很嚴整，並且有很嚴格的紀律。

第三，**黨是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之最高形式。** 無產階級的組織，除了政黨之外，還有許多，譬如職工會、協作社、工廠委員會、婦女團體、青年團體、文化教育團體、報紙、國會的勞動系、革命運動時的武裝隊等。 然而黨應當是一個中心組織，因爲他有鬥爭中必要的經驗和智識，能定出一切運動的總方針，而且因爲他向來的口號，使羣衆信仰他的政治指導，所以更能影響其他組織，而實行這種鬥爭中的總方針，——如此，工人階級的鬥爭，才能得到統一的指導。 機會派及少數派總愛說工會、協作社等，應該脫離黨的關係而『獨立』『中立』；其實這是使無產階級的運動解體，指導沒有中心，鬥爭沒有總的方針。

第四，**黨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工具。** 黨雖然是無產階級各種組織的最高形式，然而黨的自身，決不是目的；黨應當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工具，用以奪取政權，建立并鞏固無產階級獨裁制。 沒有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組織，無產階級必定無從取得政權，并且保衛革命勝利後的無產階級政權。

第五，**黨應當代表革命的統一意志，**內部決不能再有許多小團體或小組織。 黨的職任既在奪取并鞏固無產階級獨裁制，那就他自己必定要團結得非常之緊，有鐵的紀律。 所謂鐵的紀律，便是要有統一的意志，全黨黨員行動絕對的一致。 當然不是說，黨內不應當有意見的爭執、批評和討論。 鐵的紀律，正要預先有詳細謹愼的討論和批評，然後大家共同服從多數的決議，這才是自覺的自願的服從，而不是盲目的機械式的服從。 可是，既經議決之後，批評和討論既經充分辯明之後，意志的統一和行動的一致，便是全黨黨員的天職。 否則，決不能有統一的黨，更無所謂紀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戰鬥步驟，尙且自相參差不齊，怎能指導羣衆，怎能克服强大敵人呢？

第六，為應當肅清內部的機會主義派的分子，方能鞏固。　無產階級并不是鋼閉自封永久不變的階級，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小商人、小農民、智識階級，這些逐漸無產階級化的分子，自然會加入到無產階級的伍隊裏。同時，工人階級的「上層」，職工運動裏的職員或國會裏的工黨議員等，亦會妥協而站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在這帝國主義時代，列強能以剝削殖民地勞動者所得的利潤，增加自國高等工人的工資，這些高等工人「勞工貴族」，列甯所謂資產階級化的工人，最容易傾向於機會主義。　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分子或資產階級化的工人，往往滲入共產黨裏；無意的有意的他們能紊亂黨的革命策略，使機會主義侵入；——所以必須時時防避這種傾向，絕無憐惜的反對這種分子，以至於開除他們。　這樣，無產階級的政黨才能鞏固，而不迷失自己革命的道路。

無產階級必須有這樣的革命政黨，方才能盡自己社會革命的使命，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引導全人類入社會主義之域；無產階級必須有這樣的政黨，方才能在這帝國主義的時期，推翻那強有力的敵人——世界資產階級。

這篇文章所說，祇是列甯主義的大概，還有列甯主義與民族問題，列甯主義與農民問題等的重要理論，因為本號另有專篇，所以沒有重複贅述。

列甯主義與中國民族運動

陳獨秀

列甯主義自然就是馬克思主義，然而馬克思主義到了列甯，則更明瞭確定了，周密了，也擴大了。　其更明瞭確定周密擴大之點，最重要的便是資本制度與共產制度間之無產階級獨裁制及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民族運動這兩個理論。　後者尤於中國目前的民族革命有關，我們應該略知列甯對於民族問題的意見。　列甯對於民族問題的意見和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對於民族問題的意見，完全不同。

列甯的意見

(一)全世界一切有色無色人種的。
(二)行動上幫助民族解放運動。
(三)由被壓迫者革命而分立，而自建國家。
(四)被壓迫的民族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問題。
(五)聯合被壓迫的民族運動和被壓迫的階級運動——推翻國際帝國主義。
(六)各民族間在政治上應該是自由分立的，在經濟上應該是協作而統一的。

改良派的意見

(一)歐美白人種的。
(二)口頭上的民族平等。
(三)由壓迫者恩賜民族自治——在宗主國統治下的自治。
(四)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之各國內的局部問題。
(五)利用民族聯合或排斥異族的名義鞏固帝國主義。
(六)各民族間在政治上應該是統一的，在經濟上應該是分離而競爭的。

據上表看來，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殖民地及被壓迫的國家（卽半殖民地），他們的民族運動，只有依照列寧這樣偉大的周到的意見而行，才能夠澈底的解決，才能夠得着眞正自由，這是一件最明白無疑的事。 改良派所謂民族問題，乃是宗主國應該採用何項政策欺騙殖民地的民族，使之永久服事宗主國而不思反叛，以維持各帝國主義的宗主國永久對於殖民地政治上的統一經濟上的剝削。 他們所謂民族問題和民族解放運動，本是正相反背的一件事。 改良派不但不贊成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并且公然宣傳：落後的民族，只有在宗主國統治之下，才有和平的幸福與進步。 照他們的意見，各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於殖民地政治的壓迫和經濟的剝削，都是不可少的高厚天恩。 所以改良派的第二國際黨，對於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始終不表同情，而且公然承認了帝國主義的國家有統治其殖民地的權利，公然以帝國主義的國家所剝削殖民地之餘瀝，歛勸國內一部分工人貴族，使之維持構成本國帝國主義勢力的大來源——剝削殖民地，使之擁護祖國之勝利，反

帝本國的殖民地之民族運動及工人運動，因此更進而使之擁護本國資產階級之政權，這是改良派的第二國際黨不可寬恕的最大罪惡，這就是第三國際黨指他爲帝國主義的走狗之真實事證，這也就是革命派的第三國際黨和改良派的第二國際黨根本不同之一重要點。

第二國際黨所謂國際，乃以歐美白人種爲限，其餘有色人種，都是天賦給他們的被統治者被剝削者資格，不在國際之列。第三國際黨所謂國際，不但絕對沒有人種的限制，其主要目的，乃是聯合全世界所有被壓迫的無產階級與所有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對於全世界之統治與剝削，躋全人類於真正平等自由之地位，這就是國際的無產階級運動，同時也是國際的民族運動；第三國際黨這個理想，這個運動，就是偉大的列寧主義之結晶。

歐戰後，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他受了威爾遜所謂『民族自決』『人種平等』的欺騙，中國人也在內，在華盛頓會議，太平洋被壓迫的民族又受了哈定一次欺騙，中國人也在內；我們因爲這些欺騙的教訓，應該明白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第二國際黨的勢力統治下的世界，決沒有解決民族問題之可能；要民族解放成功，是必須依照第三國際黨所指示，亦即列寧主義所指示，聯合世界被壓迫的階級與被壓迫的民族，共同打破帝國主義束縛全世界被壓迫者的鐵鍊。

現在的中國民族運動，是不是以推翻帝國主義爲對象呢？大部分是的，然却有三個危險的傾向：

第一是大商買辦階級　他們現在雖未曾公然反對民族運動，然而他們始終和侵入中國的帝國主義勢力有共同的利益，他們將來都進化到工業資產階級，也是賣國的資產階級，不是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因爲他們一向在帝國主義勢力支配下發展他們的經濟力之關係；還有在美國人『中美提攜和平進步』或日本人『大亞細亞主義』等口號之下，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的可能；他們這種勾結帝國主義所發展的工業，將用『輸入外資』的名義實壟國民經濟的命脈及國家主權。　這是中國民族運動第一個大患。

第二是不脫封建思想的知識階級　如國民黨一部分右派分子及青年黨等，他們口中也說贊成民族運動；但是他們所謂民族運動的觀念，完全立脚在國家主義上面，他們所謂民族運動的對象，是籠統的外族，不是帝國主義者。　自資本帝國主義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經濟關係成了整個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運動也成了整個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革命，是一個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之兩方面。　在此世界經濟成了整個的時代，已經沒有一個封建時代閉關孤立的國家，便不能有一個封建時代閉關孤立的國家主義；在此世界革命運動成了整個的時代，也已經沒有一個孤立無援的民族，便不會有一個原始的籠統的民族排外運動。　中國民族是全世界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者之一，中國民族運動也是全世界反抗資本帝國主義之一；所以此時我們的民族運動，已經不是封建時代一個閉關的單純的民族運動，而是一個國際的民族運動，而是和全世界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及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來推翻資本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爲若不共資本帝國主義束縛全世界被統治被剝削者的鎖鍊全部毀壞，他在世界上存在一天，任何被統治被剝削的無產階級及弱小民族都不會得着自由。　因此，我們應該懂得立脚在國家主義上面而不以資本帝國主義爲對象的民族運動　乃是資本主義前的民族運動，換句話說，就是封建時代閉關的民族運動。　不脫封建時代思想的民族主義者，即資本主義前的民族主義者，他們不了解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形式的帝國主義和被他剝削的弱小民族之間的關係，他們不懂得現代的民族運動特性和封建時代的民族運動不同；他們認不清弱小民族之敵人是誰，更認不清弱小民族的友人是誰；因此，他們自以爲是民族主義者，實際上他們竟放過了民族運動之敵人，且會和民族運動的敵人妥協，而受敵人的教唆仇視民族運動之友人，如德意志民族黨，一面和英法美帝國主義者妥協承認道威斯計畫，一面極力仇視反帝國主義的蘇俄，便是一個範例。　中國不脫封建時代思想的知識階級也是如此。　他們當中，或極力主張民族運動（如青年黨），或自以爲是民族主義者（如國民黨右派

）；然而他們都不贊成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竟不看見剝削壓迫中國民族無所不至的帝國主義者，他們竟不覺得他們自己及自己的民族踐踏在帝國主義者的腳下，反而攻擊同情於中國民族運動的蘇俄是『赤色帝國主義』；且竟附和官僚的研究系，對於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民族運動者，加以『親俄』『賣國』的罪名，實際上做了帝國主義者宣傳的工具。　這是中國民族運動第二個大患。

第三是工賊　在中國的民族運動中，工人階級參加的力量，已經使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國內軍閥與大商買辦階級——感覺得有利用工賊來破壞工人階級團結力的必要。　這班工賊有些是工人貴族，有些是冒充工會運動者即招牌工會之職員；他們不反對帝國主義者，他們不反對軍閥官僚，他們不反對買辦階級，他們的唯一目的是破壞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黨，分裂工人階級的團結力，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買辦階級要利用他們　正在這一點。

帝國主義者用以阻礙中國民族奮起的第一個工具是軍閥官僚，第二個工具是買辦階級，這班工賊便是第三個工具。　這班工賊不但勾結軍閥官僚及買辦階級（交通系）是公開的，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者也是公開的，他們已和帝國主義者的走狗第二國際黨公開的發生關係。　第二國際黨爲什麼要和他們發生關係呢？　不用說是爲了要利用他們破壞中國民族運動中重要的力量——工人階級的團結力，破壞第三國際黨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民族運動在中國發展。

這是中國民族運動第三個大患。

中國的民族運動，此時雖然有日漸發展的趨勢；但是上述的三種力量若同時也日漸發展起來，至少也會減少中國民族運動成功的速度，和第二國際黨的思想行動減少世界革命成功的速度一樣。　因此，我們敢說：在中國民族運動的現代，我們實有了解列寧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民族運動——的必要。　孫中山先生，他是了解這種必要的一個人，他臨終時致蘇聯遺書如左：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

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眞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　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眞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　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强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

專政問題的歷史觀

——譯自共產國際第十四期——

列甯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當代工人運動的根本問題。　爲完全明瞭這個問題起見，必須知道其歷史。　在國際上，革命專政學說史，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史，是與革命社會主義史，特別是與馬克思主義史，互相混合爲一的。　再一層——這自然是最重要的一層——被壓迫、剝削階級反抗剝削者的所有革命史是我們對於專政問題的認識之最重要的材料和源泉。　誰不明瞭任何革命階級爲自己的勝利有施行專政之必要，誰就是一點也不明瞭革命歷史或一點也不願意知道革命歷史。

在俄國，從理論上說，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黨綱有特殊的意義；這黨綱是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黎明和火星

二報編輯部起草的，恰切點說，是蒲列哈諾夫起草，經過這編輯部審查、修改、寫定的。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在這黨綱裏明顯地、確定地提出，這樣提出恰與反對伯恩斯坦，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互有關係。 可是最重要的意義自然是革命經驗，換言之，就是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經驗。

這一年最後的三個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是特別有力、廣大、羣衆、革命鬥爭的時代，是這個鬥爭最有效力的二種方法——羣衆政治罷工和武裝暴動——之聯合的時代。（這裏帶說一句：一九〇五年五月波爾札維克大會，『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已經承認『組織無產階級用武裝暴動手段去和專制做直接鬥爭是黨的責任，是黨最重要的最緊急的責任之一。』 並命令黨的所有機關『瞭解羣衆政治罷工的作用，這種罷工在暴動發端和進行上都能有重要的意義』。）

在世界歷史上，革命鬥爭第一次達到這樣的發展，這樣的力量，發生武裝暴動與羣衆罷工聯絡起來，與無產階級這特有的工具聯絡起來。 明顯地，這經驗對於所有無產階級革命都有世界的意義。 波爾札維克黨人用所有注意力和熱忱從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研究這個經驗。 我指出一九〇五年政治經濟罷工、這些罷工中間聯絡形式、罷工鬥爭那時發展到空前高度等等每月統計數目之調查；這種分析，我發表在一九一〇和一九一一年的教育雜誌之上，其後又以簡單的統計發表在波爾札維克黨人那時的國外出版物之中。

羣衆罷工和武裝鬥爭本身就提出革命政權問題和專政問題，因爲這種鬥爭方法必然要引起——起初是地方性質的——排斥舊政權、無產階級和革命階級奪取政權、驅逐地主、有時佔領工廠等事實。 上述時代的羣衆革命鬥爭產生了世界歷史上以前意料不到的組織，如工人代表蘇維埃及繼起的兵士代表蘇維埃、農民委員會以及類此的組織。 於是這種事實出現：即現在世界覺悟工人注目的問題（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在一九〇五年年底已經實際提出了。 革命的無產階級和非假冒的馬克思主義之主要代表，如盧森堡，即刻就估定了這個實際經驗的意義，

在集會上、出版物上帶批評態度分析這個經驗；但官僚社會民主黨和官僚社會黨大多數官僚代表，其中包含改良派和未來的考茨基派、朗格派、美國喜爾啓特派等却表示出完全不能明瞭這個經驗的意義和執行自己的革命責任，換言之，即不能從事研究幷宣傳這個經驗的教訓。

在俄國，波爾札維克黨人和孟雪維克黨人同樣於這個時候，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武裝暴動失敗以後，即從事於結算這個經驗。這種工作加緊起來，尤其是當一九〇六年四月在斯德哥爾摩開的所謂『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聯合大會』，在這大會上波爾札維克黨人和孟雪維克黨人都派代表參與，這二派形式上也算聯合起來。這二派異常奮勇預備這次大會。大會之前，一九〇六年開始，二派都發表自己對於所有最重要問題議決案的草案。這些草案都刊入於我的小冊子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聯合大會報告（給彼得堡工人的信）。（莫斯科出版，一九〇六年，一一〇頁，其中差不多一半是二派議決案草案原文和大會通過的議決案原文。）這些草案是研究當時提出的問題之最重要的材料。

蘇維埃意義之爭論那時已經牽涉到專政問題。波爾札維克黨人在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提出專政問題。（參看我的小冊子社會民主黨在德謨克拉西革命中的二個策略，日內瓦出版，一九〇五年七月，此小冊子隨後轉載在一部論文集十二年。）孟雪維克黨人否認這個口號——『專政』。波爾札維克黨人特別提醒工人代表蘇維埃『確實是革命新政權的萌芽』，——括號內就是波爾札維克黨人的議決案草案中的話。孟雪維克黨人承認蘇維埃的價值，答應『贊助蘇維埃成立』，但他們不肯承認蘇維埃是革命政權的萌芽，——普通說來，他們不肯說起任何形式的『革命新政權』，他們簡直拒絕了專政口號。不難看出我們與孟雪維克黨人現在所有爭辯都已經萌芽於那時提出的問題。也不難看出孟雪維克黨人（俄國的和非俄國的，如考茨基派、朗格派等）在提出這個問題的態度中就表現其是改良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口頭承認無產階級革命，實際上則否認『革命』之最實質的根本的觀念。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我於上述的小冊子，二個策略之中已經駁斥過孟雪維克黨人攻訐我的論據，說我「不自覺地混雜了革命和專政這二個觀念」。 我詳細地證明過孟雪維克黨人恰好把自己的機會主義，自己政策乃追隨自由派資產階級之後傳播其勢力於無產階級中間之異相，表現在這種攻訐裏頭。 我曾說過：當革命變成不可侮蔑的力量之時，革命的敵人就開始「承認革命」，我并且（一九〇五年夏天）徵引俄國自由派仍然是君主立憲黨人之實例來證明了。 現在，在一九二〇年，可以添加一句說：德意二國自由派資產階級，或至少，其中最通達、最巧詐的分子正預備着「承認革命」。 可是「承認」革命，同時又拒絕承認某一階級或某幾階級之專政，這樣所以當時的俄國自由派和孟雪維克黨人，現在的德意自由派和杜拉底派、考茨基派就因此表現其改良主義，表現其完全失却了革命者資格。

因爲當革命已經變成不可侮蔑的勢力時候，當自由派也「承認」革命時候，當統治階級不僅看見而且感覺到被壓迫階級有不可屈撓的力量時候，所有問題——理論家的或實際政治家的——就都歸到革命中各階級之眞確的分野。 沒有「專政」觀念，就不能夠有這個眞確的階級分野。 沒有預備專政就不能算做實際上的革命者。 這個眞理，孟雪維克黨人在一九〇五年是不明白的，在一九二〇年，德法意及其他國家懼怕共產國際苛刻「條件」的一班社會黨人也是不明白的；這班懼怕的人，口頭上能夠承認專政，但實際上不能做專政的預備。 關於這個問題，我著過了一篇注釋馬克思觀點的論文，一九〇五年六月曾經發表一次爲反對俄國孟雪維克黨人，現在我再發表一次來攻擊一九二〇年西歐的孟雪維克黨人：

「梅林格在其所印行的一八四八年萊茵新聞中馬克思論文集內，他所作的注解裏頭，曾經敍述一段軼事，說資產階級文人攻擊萊茵新聞聲中有一種責言，彷彿以爲萊茵新聞主張「即刻採用專政手段乃是實現德謨克拉西的唯一方法」是錯誤的。（馬克思遺著第三卷第五十三頁）。 照庸俗的資產階級觀點來看，

專政觀念和德謨克拉西觀念是不能兩立。 資產者，不明白階級鬥爭理論，習慣於看見不同的資產階級小團體、不同的資產階級小派別在政治舞台上爭持，自然祇能明瞭專政就是德謨克拉西的自由和保障一切消滅，就是爲專政者個人利益任意胡爲，就是爲專政者個人利益濫用職權。 實際上，這種庸俗資產階級觀點也正就是俄國孟雪維克黨人的觀點，他們解釋波爾札維克黨人何以要堅持「專政」口號，說這是「列寧等專政要來自己享福」（火星第一〇三期第三頁第二行）。 爲要向孟雪維克黨人解釋階級專政觀念和個人專政觀念之區別，德謨克拉西專政任務和社會主義專政任務之區別，我們必須站立在萊茵新聞的觀點。

『一八四八年九月十四日萊茵新聞說：「革命後所有臨時的國家結構需要一個專政，而且需要一個强有力的專政。 我們一開始即斥責坎普豪爾（Camphausen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以後的內閣首領）不能施行專政手段，不能即刻擊散和消滅舊制度之一切遺物。 當坎普豪爾正在做憲法迷夢時候，失敗的政黨（即反動黨）却鞏固自己的地位在官僚和軍隊裏頭，重整旗鼓或東或西做公開的爭鬥。」

『梅林格說：「很對：在這幾句話中就總括了萊茵新聞評論坎普豪爾內閣的許多冗長論文。 馬克思這幾句話告訴我們甚麼？ 這是告訴我們說：臨時的革命政府必須施行專政手段（這一層道理，惧怕「專政」口號的孟雪維克黨人不能明白），這個專政的責任就是消滅舊制度的遺物。（這正是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波爾札維克黨人在其論反對反革命鬥爭的議決案中所明白指示的，也正是孟雪維克黨人在其上述的議決案中所缺少的。） 最後在這幾句話中，我們又可看出馬克思嘲笑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和公開內亂時代之「憲法的迷夢」。 一八四八年六月六日馬克思在萊茵新聞的一篇論文中有底下幾句警句：「國民立憲會議首先應該是活動的，革命活動的會議。 可是法郎克福會議祇可算做議會行動之練習，而

放任政府自由行動。 假定這個「研究會」討論成熟之後居然確定出很好的議事日程，居然成立了很好的憲法。 但如果德國政府這個時候拿刺刀列入議事日程上了，這個很好的議事日程，這個很好的憲法又有何種作用？」 馬克思這幾句話有甚麼意義呢？

「這就是專政口號的意義。

「民衆生活的大問題祇靠暴力能夠解決。 最反動的階級往往首先訴諸暴力，首先開始國內戰爭，首先「拿刺刀列入議事日程」；俄國專制政權從一月九日起到處的舉動及繼續的舉動，就是如此。 這種狀況一經造成，刺刀一經事實上首列於政治的議事日程，暴動一經表現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那麽憲法迷夢和議會練習祇成了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之託辭，遮掩資產階級「臨陣逃脫」行爲之假面具。 眞正革命的階級此時正應該提出專政口號。』

波爾扎維克黨人在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以前，對於專政就持這樣的一種論調。

有了這個革命的經驗之後，我更詳細地分析專政問題在這一本小冊子裏頭：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與工黨的責任。（彼得堡出版，一九〇六年，小冊子上寫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我將從這本小冊子中，摘舉所有重要的辯論出來，不過我變換了許多人名，祇簡單指明這是關於立憲民主黨人的，或是關於孟雪維克黨人的。 一般說來，這本小冊子是反對立憲民主黨人的，一部分又是反對無黨的自由派、半立憲民主黨人、半孟雪維克黨人。 可是根本上，凡關於專政問題時，都是針對孟雪維克黨人而發，他們對於這個問題步步跟着立憲民主黨人走去。

『當最後的槍彈在莫斯科發響時候，當軍事警察專政慶祝其野蠻典禮時候，當殺戮羣衆虐待羣衆舉動普遍全俄時候，立憲民主黨人報紙倒反抗議左派的强暴，攻擊革命黨的罷工委員會。 立憲民主黨的一班大學教授以科學幫助杜巴梭夫（Doubassov），甚至於將「加緊自衛」字義替代「專政」字義。 這班「科學家」不惜假造他們學校的拉丁文來鎮壓革命鬥爭

。 專政的意義是——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好生記着！——一種無限制的政權，靠在權力上頭，而不是靠在法律上頭。 在國內戰爭時候，所有勝利的政權祇能夠是專政。 可是專政有二種不同：一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少數警察對民衆的專政；一是民衆大多數對少數寇徒、刼盜、僭纂者的專政。 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在右派最無法律的、最卑鄙的進攻時代，倒反假造「專政」的科學觀念，倒反大聲疾呼抗議左派的強暴，這種行爲明明表示「妥協派」在激烈的革命爭鬥中站立何種地位。 爭鬥開始，「妥協派」就驚惶走開了。 革命的民衆勝利了（十月十七日），「妥協派」於是從巢穴中飛將出來，自鳴得意，亂吹牛屁，高聲叫喊「這是『光榮的』政治罷工」！ 反革命勝利了，「妥協派」又在失敗者當中傳播了虛僞的勸告和教訓。 勝利的罷工是「光榮的」。 失敗的罷工是犯罪的、野蠻的、無意識的、無政府的。 失敗的暴動是瘋狂的、原始胡鬧的、野橫的、蠢才勾當的。 總而言之一句話，「妥協派」的政治意識和政治頭腦專在伺察現在誰較有力，爲的是參加戰鬦，或贊助這邊或贊助那邊，和緩爭鬥，消滅那死力爲自由奮鬥的民衆之革命意識。』

再進一層，現在正是敍述關於專政問題之辯論，駁斥白狠克（Blanck）先生高見的時候了。 這位白狠克先生於一九〇六年在貌爲無黨實係孟雪維克黨人的報紙中發揮孟雪維克黨人高見，頌揚孟雪維克黨人，說他們『企圖領導俄國社會民主運動走上那以德國大社會民主黨爲首的國際社會民主運動所走的道路』。

換一句話說，白狠克和立憲民主黨人一樣，攻訐波爾札維克黨人是無理性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輕舉妄動的革命者，幷以『有理性的』孟雪維克黨人抵制波爾札維克黨人，而把德國社會民主黨當做孟雪維克的黨。 這本是國際社會自由派、和平主義者及其他傾向的慣技，他們到處頌揚改良派機會主義者、考茨基派、朗格派是『有理性的』社會黨人，以抵制『瘋狂的』波爾札維克黨人。

我在上述的小冊子中，這樣答覆白狠克先生：

『白狠克先生分俄羅斯革命爲相反的二個時代。第一個時代譬如自一九〇五年十月到十二月，這是革命驕亂的時代。 第二個時代就是現在，我們自然有權稱此時代爲立憲民主黨人議會選舉勝利時代，或簡直可稱爲立憲民主黨人議會時代。

『白狠克先生論這個時代，說：意識和理性重新到來了，也可以說回轉到覺悟的、有計畫的、有系統的行動來了。 第一個時代，白狠克先生以爲這是理論和實際完全解體的時代。 社會民主黨所有原則和觀念完全消滅，俄國社會民主黨創立人所確定的策略全被忘記，甚至社會民主黨人生觀的基礎也從根本上被割斷了。

「這就是白狠克先生根本上的見解——純粹帶實際性質的。 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在這「革命驕亂的實際時代」解體了。

『確是這樣麼？ 馬克思主義理論最初的和重要的「基礎」是甚麼？ 是說：無產階級是當代社會始終如一的革命階級，因此也就是所有革命中最進步的階級。 自己試自問：社會民主黨人生觀的這個基礎在革命驕亂中從根本上被割斷了麼？ 不然。 驕亂反能以最光耀的方式證實了這個基礎。 無產階級正是這個時代重要的而且起初差不多是唯一的戰士。在世界歷史上，這可說是破天荒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遇見了最鉅大的，甚至較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亦未之前聞的這個純粹無產階級鬥爭武器——羣衆政治罷工——的應用。 無產階級起來奮鬥，做直接的革命鬥爭正當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和白狠克先生號召人們往布栁史（Bulygine）議會去的時候，正當立憲民主黨人一班大學教授召集學生上學的時候。 無產階級靠自己的武器，可以說佔領了整個「憲法」交給俄羅斯，這個「憲法」從此時起才腐敗、惰落。 無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十月所用的策略上鬥爭方法就是半年以來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波爾札維克派的第三次大會

議決案所說的，這個議決案又教人加緊注意到羣衆政治能工和暴動同時結合起來之重要；「革命騷亂」整個時代——一九〇五年最後三個月——之特點正在於有此種結合。 這樣可見俄國小資產階級這位思想家用最不識羞，最令人肉麻的手段故意附會了事實。他并未指出一件事實，說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騷亂」的實際經驗中間之衝突；他企圖抹殺這個騷亂的根本特性，這種特性正好證實「社會民主黨的「一切原則和觀念」，「社會民主黨人生觀的一切基礎」。

「然而，究竟何種實在的原因推動白獨克先生到這樣一個萬分錯誤的見解，以爲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原則和觀念都在這「騷亂」時代消滅了呢？ 研究這一點是很有趣味的；這種研究愈能使我們發現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異相。

「從政治活動不同態度的觀點上看，從民衆歷史創造不同方法的觀點看，「革命騷亂」時代和現在這個「立憲民主黨人」時代中間重要的區別究竟何在呢？ 首先，主要在「騷亂」時代應用了民衆歷史創造才能之一些特殊的方法，爲政治生活其他時代所未經見過的。 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是：（一）民衆「獲得」政治自由，其實現全不需任何權限法律，也不受任何限制（集會、出版、結社等自由）；（二）創造革命政權內新機關——工人、兵士、路工，農民代表蘇維埃，農村和都市的新政權等。 這些機關純粹是民衆中革命分子所造成的；這些機關造成起來全不需任何法律和習慣，純粹用革命方法，自然成其爲民衆獨立創造之產品，成其爲民衆獨立性之表現，——這些民衆是從警察舊鎖鍊底下解放出來或正在解放之中。 這終歸是政權的機關，姑無論在其組成和運用上表現幼稚，原始、雜形、脆弱。 這些機關行動起來和政權一樣，譬如佔領印刷局（彼得堡），拘捕那些妨害革命民衆實現其權利的警官（此例彼得堡也有，那裏新政權機關比較薄弱，舊政權機關比較強大）。 這些機關發命令告全民衆不必還錢給政府，這也和政

停一樣。這些機關沒收了舊政府的金錢（南方鐵路罷工委員會），即以此金錢供給新的民衆政府之需要。這無疑是新的民衆的，也可說是革命的政府之萌芽。按其社會政治性看來，這又是民衆中革命分子專政之發端。白狼克先生和季濟維特（Kisewitter）先生，你們覺得這是很奇怪麼？你們在這裏看得見「加緊的自衛」，即資產階級所謂專政的意義麼？我們已經告訴你們說：你們一點也不懂得「專政」的科學的意義。我們現在解釋給你們聽，可是首先我們再指示出「革命騷亂」時代的第三個革命方法：民衆應用暴力對付民衆的強暴者。

『我們上述的政權機關是專政的萌芽，因爲這個政權不承認任何其他的政權，不承認任何法律，不承認任何習慣，不管這些是從何處來的。無限制的、法律外的、靠在權力之上的政權，——這就是專政。

可是這個政權所倚靠的和所要倚靠的暴力并不是少數軍人所施行之刺刀的暴力，并不是警察的暴力，并不是金錢的暴力，并不是任何舊時固有制度的暴力。都不是的。武器、金錢、舊制度，這些新政權的新機關都沒有。這些機關的暴力——白狼克先生和季濟維特先生，你們能夠懂得麼？——與舊的武器暴力絕無關係，與「加緊的自衛」也絕無關係，——要說有關係，除非是民衆以防禦舊政權警察及其他機關進攻之加緊的自衛。

『那麼這個暴力究竟倚靠在甚麼呢？倚靠在民衆！這就是新政權與舊政權一切固有機關之根本的區別。舊的是少數人政權機關統治民衆，統治工農羣衆。新的是民衆政權、工農政權機關統治少數人，統治少數警察暴徒，統治少數特權貴族和官僚。統治民衆的專政和民衆革命的專政二者中間之區別便是如此，白狼克先生和季濟維特先生，請你們好生記着！舊政權是少數人的專政，祇能專門靠警察詭計，靠壓迫排斥羣衆參加政權監督政權之方法維持着。舊政權有系統地不信任羣衆，懼怕光明，靠欺騙過

活。新政權是大多數人的專政，祇能靠廣大羣衆的信任維持着，必須一切羣衆最自由、最寬廣、最有力叅加政權，才能存在。一點都不遮掩，一點都無祕密，沒有甚麼成規，沒有甚麼形式。你是工人麼？你願意替俄羅斯從少數警察暴徒手中解放出來而奮鬥麼？你是我們的同志。現在即刻選出自已的代表罷！你願意選誰就選誰，——我們高興和熱誠歡迎他有同等權利做我們的工人代表蘇維埃、農民委員會、兵士代表蘇維埃及其他機關的會員。這是向一切人公開的政權，在羣衆面前動作的政權，羣衆可以接近的政權，直接從羣衆出來的政權，爲羣衆及其意志的直接機關。新政權便是這樣，或者恰切點說新政權的萌芽便是這樣，因爲舊政權的勝利早斬斷這株幼樹的萌芽了。

『白狠克先生和季濟維特先生，你們一定要發問：這裏怎麼說到「專政」去呢？怎麼說到「暴力」去呢？這樣廣大的羣衆難道需要暴力反對少數人麼？幾千萬幾百萬人的專政者難道能夠統治幾千人、幾萬人麼？

『這是常見的問題。第一次聽見他前所未聽過的專政新義的人必定會這樣發問。這種人所習見習聞的，僅僅是警察權力，僅僅是警察專政。沒有警察而有權力，不是警察而稱專政，在他們看去一定以爲很奇怪。你們說幾千萬人便無需要暴力來對付幾千人麼？你們錯了。你們的錯誤，在乎你們不從其發展方面來觀察某種現象。你們忘記了新政權不是從天外飛來的，而是在舊政權旁邊，反對舊政權，攻擊舊政權而發生，而長大起來。對付手握武器和政權機關之暴徒如果不用武力，就不能從這些暴徒底下將民衆解放出來。

『白狠克先生和季濟維特先生，試舉一個小例給你們看，你們便可領會這一爲立憲民主黨人理性所不了悟的，足令立憲民主黨人「腦筋錯亂」的心理。請你們迴憶起亞弗拉謨夫（Avramov）虐待、傷殘司

比里東奴夫（Spiridonov）一件公案罷。 在司比里東奴夫一邊假定有幾十個或幾百個徒手的人，在亞弗拉謨夫一邊祇有少數的哥薩克兵。 民衆怎麼辦，才得阻止司比里東奴夫在監獄中受非刑呢？ 民衆便用暴力對付亞弗拉謨夫及其隨從。 民衆或至於犧牲幾個戰士給亞弗拉謨夫槍斃了，但民衆的暴力終能解除亞弗拉謨夫及哥薩克兵的武裝，甚至可以做到即刻殺死了亞弗拉謨夫方面的幾個人而監禁其餘的人使之再不能作惡，使之得受民衆法庭裁判。

『白狼克先生和季濟維特先生，你們現在看見了：亞弗拉謨夫統帶哥薩克兵傷殘司比里東奴夫，這是軍事警察對民衆的專政；革命的（能夠與暴徒鬥爭，而不僅是祇懂得告誡、議論、嘆息、評判、涕哭、戀痛的，即非資產階級庸弱性的而是革命的）民衆使用暴力對付亞弗拉謨夫及其同伴，這是革命民衆的專政。 這是專政，因爲這是民衆對付亞弗拉謨夫而用的政權，這種政權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資產者定會反

對用暴力從亞弗拉謨夫將司比里東奴夫解放出來，因爲這是「非法的」！ 有一條法律允許我們殺死亞弗拉謨夫麼？ 資產階級一些思想家不是創立了無抵抗的理論麼？） 專政的科學定義祇是不受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任何絕對規則束縛的，直接倚靠武力的政權。 「專政」的定義便是如此……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好生記着！

「從上面這個小例，我們所看出來的專政，恰恰是民衆的，因爲無組織的，「偶然」聚集在一定地點的民衆，自己直接出現，自己組織裁判所和法庭，使用權力，創造新的革命權利。 這個終歸又恰是革命民衆的專政。 爲甚麼僅是革命的，而非全民衆的呢？ 因爲經常地慘苦地在亞弗拉謨夫壓迫底下受苦的全民衆中間有一些人物質上被傷殘了的，被嚇怕了的，精神上也被傷殘了的，譬如抱持無抵抗理論了或簡直不是理論而爲成見、習慣、惰性等，這些漠不關心的人便是資產階級所謂善於阻止猛烈的爭鬥，善於遍

避，或甚至善於隱蔽的人。（譬如說：不要也撈入漩渦去罷）就因這個原故，所以專政之實現非由全民衆，而祇由革命的民衆，他們不怕全民衆，指導全民衆以共行動的利益，熱烈領率全民衆不僅參加國家之管理，而且參加政權，參加國家自身的建設。

『這樣可見上面這個小例就包含「革命民衆專政」科學定義之一切原素，並且「軍事警察專政」—定義之原素也包含在裏頭。從立憲民主黨的大學教授也可領會得到的這個小例，我們還可推廣到別一個更複雜的社會生活現象。

『革命這一個字從狹義的直接的意義來說，正是民衆生活之某一個時期，此時民衆幾世紀積累下來對於亞弗拉謨夫一類人的仇恨突然爆發起來，而這種爆發是行動上的，而非口頭上的；又是幾百萬民衆的行動，而非個人的行動。民衆覺醒過來，興奮起來，爲的自己從亞弗拉謨夫一類人手裏解放出來。民衆從亞弗拉謨夫一類人手裏解放出無數的司比里東奴夫，民衆使用暴力對付亞弗拉謨夫一類人，民衆奪取政權，支配他們。這個發生起來自然沒有那樣簡單那樣『迅速』，像在我們上面爲便於季薺維特教授容易明白而引用的小例裏頭一樣，——民衆和亞弗拉謨夫一類人的這種鬥爭（從狹義的直接的意義上說），民衆從亞弗拉謨夫一類人求解放的這種運動，需要幾個月或幾年的「革命騷亂」。民衆從亞弗拉謨夫一類人求解放的這種運動便是所謂俄國大革命之真正意義。這種解放運動，從其歷史創造方法一方面看來，是現出如我們上面論革命騷亂時所說的那種形式，明白說來，即：（一）民衆取得政治自由，此自由之實現將妨害亞弗拉謨夫一類人；（二）民衆創造新的革命政權，對付亞弗拉謨夫一類人，對付舊警察制度的暴徒；（三）民衆使用暴力對付亞弗拉謨夫這一班走狗，驅逐他們，解除他們武裝，使他們不能爲害——杜爾諾服（Dournovo）、杜巴梭夫、閔諾夫（Minov）等都包含在其內。民衆使用這種非法的、不規則

的、無秩序的、無系統的鬥爭方法——如奪取自由，創造新的形式上無人肯承認的和革命的政權，使用暴力對付壓迫民衆的人——是對的麽？ 不錯，是很對的。 這是民衆爲自由奮鬥之最高表現。 這個是假國內最優良分子的自由希望之實現的時候，這種實現是民衆自己的工程，而非單獨某個偉人的工程。 這是很對的，因爲成羣的司比里東奴夫（見前例）得從亞弗拉讀夫底下解放出來，因爲亞弗拉讀夫被迫得解除武裝再不能爲害。

「這裏，我們就達到了立憲民主黨人虛僞和危險之中心點。 立憲民主黨人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因爲他們對於政治，對於全民衆解放，對於革命，都與上面亞弗拉讀夫摧殘司比里東奴夫的例中那位阻止羣衆、勸告羣衆、不要破壞法律、不要急追解放、依法律行動的劊子手手中的受害者的資產者抱同樣觀點。 自然，前例中的資產者簡直是精神上殘廢了的，但應用在整個社會生活裏頭，資產階級精神上的殘廢便是立憲民主黨的思想，重複一句話說，這完全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的，或者可以說是資產階級庸俗的法律成見深根固蒂長在他們頭腦之中。

「爲甚麽白狼克先生認爲無須乎證據，便可斷定在「騷亂」的時代，所有馬克思主義原則都被忘記了呢？ 因爲他將馬克思主義附會成了勃林希諾主義（Blanquism），以爲民衆奪取政權、建立革命政權、使用暴力都不是馬克思主義「原則」。 此種觀點充滿白狼克的全篇論文，且不止一白狼克，所有立憲民主黨人，包括現在恭維立憲民主黨人的諾列哈諾夫。無題報伯恩斯坦派的自由急進派作家、勃羅谷卜維奇（Prokopovitch）、顧斯谷瓦（Konskova）等在內，也都持此種觀點。

「此種觀點怎樣發生及何以必須發生，我們須得考查一下。

「此種觀點是直接起於伯恩斯坦主義者，或放寬點說，機會主義者對於西歐社會民主黨之觀察。 此

種觀察的錯誤已經從各方面被西方「正統派」有系統地攻擊得體無完膚了，現在却大驚小怪輸入到俄國來，另換一副面孔，另找一個機會。　伯恩斯坦主義者接受馬克思主義，但須除開馬克思主義之直接革命的方面。　他們不把議會鬥爭看成是適用於某個歷史時代的鬥爭方法之一種，而反看成是主要的和差不多專門的鬥爭形式，而反看成「暴力」、「佔領」、「專政」是無必要的東西。　白狠克先生及其他崇拜蒲列哈諾夫的一班自由派輸入俄國來的，便是馬克思主義之這種庸俗的資產階級的附會。　他們太習慣於此種附會了，以致於不用拿出證據，便斷定人家在革命騷亂時代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觀念。

『這種觀點何以必須發生呢？　因爲這種觀點很深合於小資產階級的地位和利益。　資產階級社會的「純淸」思想家容納社會民主黨的一切鬥爭方法，祇除開了革命民衆在「騷亂」時代所用的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同意幫助使用的那些方法。　資產階級需要無產階級參加反對專制的鬥爭，但在這種參加中，第一等的作用必須不會落在工農階級，舊的專制農奴警察的政權機關必須保留着。　資產階級要保存這些機關，要自己直接監督這些機關，——資產階級需要這些機關來壓迫無產階級，這些機關如果完全消滅了，無產階級鬥爭便容易得着勝利。　所以資產階級利益，就其階級性看，需要帝制需要議會而不需要革命民衆專政實現。　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說：「你們打專制去，但不要損壞了舊政權機關，——我需要這些機關。　用『議會鬥爭』方法去打專制罷！　換言之你們不要走出我與專制所議定的範圍之外。　拏組織去鬥爭罷！　可是這些並非指總同盟罷工委員會、工人蘇維埃、兵七蘇維埃等的組織，而是我與專制定出法律所允許的、所限制的、所保障其必不妨害資本的那種組織。」

『從此，我們明白資產階級爲甚麼要用輕蔑、藐視、陰惡、仇憤對待「騷亂」時代，又爲甚麼要用熱

情、高興及其對尸勁之無限的愛慕來對待杜巴梭夫底下的憲法時代。 這仍舊是立憲民主黨人經常不變的本性：既想倚靠民衆又怕民衆的革命獨立性。

「我們也明白資產階級為甚麼懼怕「騷亂」復來，如懼怕火災一樣，為甚麼不知道且遮掩新的革命危機之原素，為甚麼在民衆中堅持和傳播憲法迷夢。

「我們現在完全解釋了白狠克先生及其同伴為甚麼宣言在「騷亂」時代中大家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原則和觀念。 白狠克先生和所有資產者一樣承認馬克思主義而除開其革命方面，承認社會民主黨鬥爭方法而除開其最革命的方法。

「白狠克先生對於「騷亂」時代之關係很是以表示資產階級不能懂得無產階級運動，資產階級在緊張的決死的鬥爭前之恐怖，資產階級對於破壞舊制度，對於革命方法解決社會歷史問題之一切表現之仇憤。

白狠克先生自己背叛了自己，自己突然表現其資產階級的偏狹。 他聽見說而且在書報上讀過，社會民主黨人在「騷亂」時代做了一些「錯誤」，他於是趕快做個結論，并且以自負的態度，不用證據卽宣布所有馬克思主義「原則」（他自己也就不懂得甚麼是馬克思主義原則！）都被忘記了。 關於這些「錯誤」，我們應當提起來說：工人階級發展，社會民主黨發展，在這樣一個時代能免這一種或那一種的錯誤麼？

能免表現左傾或右傾麼？ 德國社會民主黨鬥爭的議會時代歷史——卽全世界所有偏狹的資產者都以為是個界限不容超越的這一個時代的歷史——不是充滿一這種錯誤麼？ 如果白狠克先生對於社會主義問題不完全是個門外漢，那麼，他就很容易憶起慕爾堡（Muhlberg）、杜林（Duhring）及關於蒸汽津貼，關於「青年」，關於伯恩斯坦等等許多問題。 可是白狠克先生并不注重在研究社會民主黨實際發展步驟上頭，他所需要的，祗是縮少無產階級鬥爭範圍使他的立憲民主黨的資產階級作用能夠擴大。

「在事實上如果我們應用社會民主黨傾向的觀點

，從普通的「常態的」進程來看，我們便可看見「革命騷亂」時代在這關係上，表現社會民主黨比前更加團結，思想上更加一致。　這個「騷亂」時代的策略不僅不分離，而且更結合了社會民主黨的二派。　對於武裝暴動問題觀點上之統一使以前種種衝突消滅。

二派社會民主黨人共同在工人代表蘇維埃內，在這雛形的革命政權之特有機關內工作，他們引導兵士農民到這蘇維埃來，他們聯合小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共同刊行革命的宣言。　革命以前各時代的爭論，現在都被實際問題的一致所代替了。　革命潮流之澎漲消滅了內部齟齬，迫得各人承認鬥爭的策略，丟開議會問題，列入暴動於議事日程，於直接最近工作之中使社會民主黨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接近。　在北聲報中，孟雪維克黨人和波爾札維克黨人共同號召罷工和暴動，號召工人於政權未到手之前不要停止鬥爭。　革命的潮流自己發出實際口號。　所爭論的祇在評判事變之瑣碎節目上：譬如發端報以為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自治的機關，新生活報則以為是聯合無產階級和革命德謨克拉西之革命政權的雛形機關。　發端報趨向於無產階級專政，而新生活報則站在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之觀點上面。　社會民主黨內部這一種或類此的齟齬，難道任何西歐社會黨在其發展之任何時代可以免除了麼？

『不可以的。　白狼克先生附會事變，他無恥地假造昨日的歷史——這個行動是可以解釋的，節在我們面前有一種人帶着資產階級夜郎自大的醜態，以為革命騷亂時代是瘋狂（「忘記了一切原則」「思想和簡單理性差不多消滅」），而壓迫革命和資產階級「進步」（在杜巴梭夫保護之下的進步）時代才是有理性、有意識、有計畫行動的時代。　這樣比較時代（「騷亂」時代和立憲民主黨人二種時代）之評判充滿了白狼克先生的全篇論文。　當人類歷史以火車頭的速度前進時，則以為是「騷亂」、「急流」、「消滅一切原則和思想」；當歷史以肥牛的速度進行時，則

以爲是最有理性的、最有計畫的。 當羣衆以其眞實的原始狀態，單純、果決、開始創造歷史直接和迅速實現「原則和理論」時候，資產者卽發抖高叫「理性消滅了」！（資產階級的英雄呵！這不正是歷史上此時表現羣衆理性代替個人理性麼？這不正是羣衆理性此時變成活的、實際的而非研究室內的勢力麼？）當羣衆直接行動被搶奪、正法、鞭笞、失業、飢餓鎮壓下去時候，當杜巴梭夫金錢津貼的教授式科學界臭虫鑽出來開始假借民衆名義爲民衆說話同時又賣民衆給少數特權者的時候，資產階級的騎士反倒以爲寧靜、和平、進步的時代來到了，反倒以爲「意識和理性復回」了。 資產者永遠到處自以爲是：我們試拿北極星報或我們生活報來看，我們試讀司徒維或白狠克的論文，我們到處看見同樣的東西，到處都是對於革命和改良時代之這種偏狹的、教授式博學的、官僚的評判。 第一時代是瘋狂的，意識理性消滅的時代；第二時代是「覺悟的、有系統的」行動時代。

「請你們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不要以爲我說白狠克先生一班人選取了這一個或那一個時代。 問題不在乎選取，——歷史時代的變換不關於我們主觀上的選取。 問題在乎於解剖這一個或那一個時代的特性之中（完全不關於我們的選取或我們的同情），白狠克先生一班人無條件地附會了事實。 問題在乎革命時代的特性是歷史創造上最廣大的、最豐富的、最有覺悟的、最有計畫的、最勇敢的、最明顯的，而非資產階級立憲民主改良主義進步的時代所能夢想得到。 可是白狠克先生一班人敍述事實恰與此相反。他們以爲歷史創造財富是窮困的。 他們以爲被壓迫民衆之消滅是官僚資產者行動中「有系統的」勝利。

當民衆簡單直接迅速破壞了壓迫民衆的機關，奪得了政權，索回了一切侵略者從民衆取去的財產時候，民衆此種直接政治行動時代到來代替了書記官或自由派以一辯尼一行字的代價寫成的法律時候，總而言之，卽當幾百萬被壓迫者恢復其意識和理性不僅覺悟須

研究而且覺悟從事於事實於活的人類事實於歷史創造功業時候，白狠克先生一班人倒反大聲疾呼意識和理性之消滅！』

以上所述便是俄國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關於專政問題之爭辯。

德國的第特曼（Ditmann）、考茨基（Kautsky）、克里斯賓（Crispien）、希爾費丁（Hilferding）等先生們，法國的朗格（Longuet）一派先生們，意國的杜拉庭（Turati）及其朋友，英國的麥克唐納爾和司奴丁（Snowden）等，現在非難專政之論調實質上完全和白狠克先生及立憲民主黨人一九〇五年在俄國的論調一樣。他們不懂得甚麼叫做專政，不會預備、了解、實現專政。　鄭超麟譯

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位置

——譯自共產國際第一期——

列甯

協約國的帝國主義者封鎖俄羅斯，看蘇維埃俄羅斯像瘟疫發源地一樣，企圖使之與資本主義世界隔絕。那班矜誇自己的組織是『民治主義』的人，却盲昧於其對蘇維埃俄羅斯的仇恨而至於不自覺自己是很可笑的。祇要仔細想一想：那些最開化的、最文明的、最『德謨克拉西』的國家，全副武裝了又在軍事上旁若無人地統治全世界，現在反被從那個破產的、飢餓的、落後的、甚至他們以為半野蠻的國家傳染來的思想上之瘟疫所懾住了！　這一個矛盾點就夠撐開各國勞動群衆的眼睛，就夠幫助我們揭破帝國主義者克列蒙梭、路易喬治、威爾遜及其政府的假面具。

然而惹起資本家中間的齟齬因而無形中幫助我們的，不僅是他們對蘇維埃的盲目的仇憤，而就是他們中間可鄙的衝突。　他們中間曾經締結一個真正的秘密條約，首先防備關於蘇維埃正確的消息之傳播，特別是這個共和國的正式文件。　可是，法蘭西資產階級的機關報——時報，却發表了第三共產國際已於三月成立於莫斯科的消息。

我們很恭敬地感謝法蘭西資產階級最重要的機關報，法蘭西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喉舌。 我們預備好了送給時報以我們的微賤的敬禮，答謝牠給我們的這樣有成效，這樣巧妙的幫助。

由時報根據我們的無線電報而發表的這段消息的口吻看來，這個「銀庫」的機關報的動機顯然表現在我們面前。 牠要給威爾遜一個刺激，告訴他說：「請認清你要與之開談判的這一班人」！ 承受『銀庫』意旨作文的一班人想不到他們借波爾札維克來恐嚇威爾遜的手段，在勞動羣衆看來，反成了替波爾札維克登廣告。 我們很恭敬地再加一次感謝法蘭西諸百萬翁的機關報。

第三國際成立了，當時的情況使協約國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走狗如德國希德曼、奧國勒納的禁令和鄙吝、虛僞的狡詐，都不能阻止關於第三國際和關於同情第三國際的消息在全世界工人階級中傳播。 這個情況是到處不僅逐日進步而且逐時進步的無產階級革命所造成的。 這個情況是勞動羣衆的蘇維埃運動所造成的，這個運動已達到變

成真正國際的一種勢力。

第一國際（一八六四——一八七二）建設了勞動者的世界組織之基礎，爲他們的革命進攻反對資本之預備。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是無產階級運動的國際組織，這種運動逐漸擴大，但却不得不暫時地降低了革命水平線，提高了機會主義，——機會主義終歸陷第二國際於不名譽的破產。

第三國際實際上是一九一八年成立的，那時，特別是大戰中，長期反對機會主義、反對社會愛國主義的鬥爭之過程達到了許多國家中都有了共產黨的組織。 形式上，第三國際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開第一次大會時才成立的。 第三國際的特性及其使命在乎輸入馬克思主義原則於生活之中，在乎實現幾世紀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思想，——第三國際這一種特性明顯地表現出來，即在於新的第三個的「勞動者國際協會」開始自今以後在某種限度內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相混爲一。

第一國際建設了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的國際鬥爭之基

建。

第二國際成了廣大的、羣衆的運動在許多國家擴張地盤之預備時代。

第三國際收穫了第二國際勞動的果實，割除了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的分子，開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指導世界上最革命的運動，指導無產階級推翻資本統治的運動之政黨的國際聯合現在找到了一個空前的鞏固基礎：許多蘇維埃共和國，——這許多共和國在國際上代表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對資本主義勝利的生命。

第三共產國際的全世界歷史意義在乎這個國際開始實現馬克思最偉大的口號，結算幾世紀以來社會主義發展和工人運動的口號，確定無產階級專政意義的口號。

這個天才的先見，這個天才的理論變成實際。

這幾個拉丁字現在都譯成了當代歐洲的一切民衆語言，甚至世界的一切語言。

全世界歷史的新時代開始。

人類消滅奴隸制度的最後形式：資本主義的或雇傭的奴隸制度。

從奴隸制度解放出來，人類才破天荒第一次得了真正的自由。

第一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組織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為甚麼是歐洲之一個最落後的國家呢？ 我們不至於錯誤，如果我們說俄國跳過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到民治主義最高形式到蘇維埃或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這一個『突變』與俄國的落後地位成了一種矛盾，然而這矛盾恰好正是西歐所以特別難於瞭解蘇維埃意義的原因之一（除了機會主義習慣和卑鄙成見對於社會主義大多數首領之束縛以外）。

全世界工人羣衆從本能上就認識了蘇維埃的意義是無產階級鬥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國家的形式。 可是受機會主義傳染的『首領』仍舊繼續向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賠告，稱牠為一般的『德謨克拉西』。

無產階級專政實現首先表現俄國落後地位和牠跳過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這一個『突變』中間之『矛盾』，這是

奇怪的…？　如果德謨克拉西新的形式之實現不給我們以一些矛盾，那才是奇怪哩！

無論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無論那一個學過近代普通科學的人，我們向他提出這個問題：從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能夠按照同等的步驟或和諧的比例麼？　答覆這個問題將無疑地是否定的。　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從沒有同等的步驟，從沒有和諧的比例，而且也不能夠有。　每個國家發展特別偏向於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或特別顯著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某一種特性或某幾種特性。　發展的過程不是劃一的。

當法國喚醒歐洲全大陸到歷史新生活去以完成牠的資產階級大革命之時，英國卻領導反革命聯盟，實際上那時英國資本主義比較法國還要發展些。　在這個時代英國的工人運動中，我們倒可看見未來馬克思主義之許多原素。

當英國給世界以廣大的、政治完成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第一次真正羣衆運動——Chartisme——之時，歐洲大陸多數情況正經過柔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法國則發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間的第一次國內大戰爭。　資產階級分別地和不同地戰勝了各國的無產階級。

英國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之模型（根據恩格斯的意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化的貴族旁邊，創造了一個最資產階級化的上層無產階級。　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觀點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表現出落後幾十年。　法國無產階級力量似乎用盡了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反對資產階級之有世界歷史上意義的兩次戰鬥之中。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第一國際中工人運動的牛耳不得不歸於德國，而其時德國經濟上較落後於英法二國。　到了德國經濟趕上英法二國時候，換言之即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時候，是為全世界模範的德國馬克思主義工黨領導者之中倒產生了一些公認的流氓，最卑鄙的、賣身給資本家的強盜——從希德曼（Scheidemann）到諾斯克（Noske），從大衛（David）到列京（Legien）——殺工人的劊子手替帝制和資產階級反革命服務。

全世界歷史是定會要走向無產階級專政去的。　但所

走的決不是平坦的、單純的、一直的道路。

當加爾秀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之時，當他還未曾爲聯合希德曼的統一奮鬥，爲贊助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反對蘇維埃或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奮鬥而變成馬克思主義的叛徒之先，他在二十世紀初年曾經做了一篇論文，斯拉夫人與革命。在這篇論文裏，他提出一些歷史的條件，指明國際革命運動的牛耳有歸於斯拉夫人之可能。

這樣可見國際革命運動的牛耳一時——自然是很短的——可以歸於俄國人，亦猶十九世紀中之先歸於英國人，繼歸於法國人，後歸於德國人一樣。

我已經不止一次這樣說：同先進國比較起來，俄國人很容易開始無產階級大革命，但很困難繼續和引導至最後的勝利，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完全組織。

我們很容易開始，第一因爲俄皇專制在二十世紀的歐洲是異常古老的，因此就激起羣衆異常的革命努力。第二因爲俄國的落後地位特別能將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農民反對地主的革命聯合起來。我們就根據這一點在一九一七年開始了，我們如果不這樣開始，那麼我們當時就不那樣容易取得勝利。在一八五八年，馬克思即指明普魯士無產階級革命有與農民戰爭同時並進之可能。

波爾札維克黨人自從一九〇五年開始即堅持革命德謨克拉西的工農專政觀念。第三因爲一九〇五年革命在工農羣衆中大做了一番政治教育，使羣衆前鋒認識了社會主義在西方的最後口號，使羣衆認識了革命行動。沒有一九〇五年這樣的「普遍練習」，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革命，十月的無產階級革命都是不可能的。第四因爲俄國的地理條件比較其他國家更便於自衛，抵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進攻。第五因爲無產階級對農民的特殊關係，允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革命，促成都市無產者影響及於農村半無產者、最窮苦的勞動者。第六因爲多年罷工鬥爭的教訓與西歐羣衆工人運動的經驗，使深刻緊張的革命狀況中容易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組織的新形式——蘇維埃。

以上所舉數點自然是不完全的，但現時祇好限於此。

蘇維埃或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產生在俄國。　如果拿牠比較巴黎公社，就看出牠跨過世界歷史上的第二步了。工農蘇維埃共和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鞏固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這個新的國家模型是死不了的。　牠現在已經不是孤獨的了。

爲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爲完成這個工作，現還需要許多努力。　比較開化的國家，無產階級有較大的力量和影響，祇要走上無產階級專政道路，這個國家的蘇維埃共和國自會趕上俄國。

在破產中的第二國際現在已經死了，臨終之前就已解體了。　這個國際實際上是國際資產階級的工具。　這是真正的黃色國際。　理論上最大的首領如考茨基恭維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稱之爲「一般的德謨克拉西」，或更卑鄙地更愚蠢地稱之爲「純粹的德謨克拉西」。

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同第二國際一樣都過時了，牠盡過歷史的使命，有用的工作，當時正是工人羣衆需要在這個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範圍內預備的時代。

最德謨克拉西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從來祇是資本壓迫勞動者的機關，資本政權的工具，資產階級的專政。　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共和國宣言允許政權屬於多數，但土地和生產機關私有權存在一日，這種允許終無實現之可能。

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共和國中的「自由」實際上祇是富人的自由。　無產者和農村勞動者可以而且應該利用這個自由預備自己的勢力去推翻資本，去從事反對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之勝利的鬥爭，但事實上，普通說來，勞動羣衆在資本主義底下是不能夠享受德謨克拉西的。

破天荒第一回蘇維埃或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創造了爲羣衆、爲勞動者、爲工人、爲小農民的德謨克拉西。

世界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屬於民衆多數的政權，實際屬於多數的政權，像蘇維埃政權那樣。

牠取消了剝削者及其走狗的「自由」，牠取消了他們的剝削的「自由」，損人利己的「自由」，恢復資本統治鬥爭的「自由」，與外國資產階級同盟來反對本國工農的「自由」。

任考茨基去擁護這種『自由』罷；擁護這個，就必須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社會主義的叛徒。

第二國際理論上的首領，像考茨基和希爾費丁一班人的破產之最明顯的表現，在乎他們完全不能明瞭蘇維埃或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意義及其與巴黎公社的關係及其歷史上的位置及其成爲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必要。

在德國『獨立』（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機關報『自由』，第七十四期上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登載了一篇宣言告德國革命的無產階級。

這篇宣言署名者爲該黨幹部，該黨在『國民大會內』，在德國『立法議院』內的黨團。

這篇宣言攻訐希德曼排斥蘇維埃的傾向，并提議——大家不要笑——折衷蘇維埃和『立法議院』，給蘇維埃以某種國家的權利、憲法中的某種地位。

調停，聯合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 何等簡單，何等妙想天開的見解！

所可惜的，就是這種見解，當克倫斯基時代在俄國已經經過孟塞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聯合派，——這些自稱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試驗過了！

凡讀過馬克思著作，誰還不明白在資本主義社會每個緊張的頃刻中、每個激烈的階級衝突裏，祇能有唯一的資產階級專政或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層道理，誰就完全不懂馬克思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學說。

我們如果還要考究二月十一日這一篇最異樣的和最滑稽的宣言中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錯誤，那我們必須更深刻地分析考茨基、希爾費丁一班人企圖和平聯合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 獨創的、倔鄙的見解。 可是這必須另做一篇論文才行。

鄭超麟譯

社會主義國際的地位和責任

列甯

——譯自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社會民主黨人——

現在的危機中，最可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資產階級國

家主義、愛國主義對於歐洲社會主義大多數官僚代表之勝利。 各國資產階級報紙一會嘲笑他們，一會又帶寬仁態度稱讚他們，這幷不是徒然的。 這想成為社會主義者的人，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說明社會主義危機的原因和分析國際的使命。

有一班人懼怕認識這個真理：第二國際的危機——正確點說，第二國際的破產：就是機會主義的破產。

譬如人們歸罪於法國社會黨人之一致，歸罪於社會主義裏的舊派別關於戰爭問題完全變節。 但這種歸罪是不的確的。

擁護階級協作，拋棄社會革命思想和革命爭鬥方法，迎合資產階級國家主義，忘記民族或祖國之歷史上的暫時性，迷信資產階級的『合法』，因懼怕『廣大羣衆』（是小資產階級的）離開自己而放棄階級觀點和階級鬥爭——這些無疑地就是機會主義的根本觀念。 第二國際大多數首領現在的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就是從這個基礎長大起來。 他們中間的機會主義真面目老早就由不同的觀察者，從不同方面看出來。 戰爭不過特別迅速地、深刻地發現了這個面目的實體罷了。 這樣非常利害的危機引起舊派別的種種變節，這是一點沒有可奇怪的。 在全體目標上看來，這些變節祇關係於個人的行動。 社會主義內部的傾向仍和舊時一樣。

在法國的社會黨人中，並不是完全一致的。 瓦様（Vaillant）格德（Guesde）、蒲列哈諾夫（Plekhanov）、黑爾提（Hervé）施行愛國主義的政策，可是他們也承認接到許多法國社會黨人抗議的信件，在這些信件中說，這次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在這戰爭中，法國資產階級的罪惡，並不比其他資產階級的罪惡輕些。 我們不要忘記這些呼聲，不單是被勝利的機會主義所擋住，並且還被軍事檢查所打消了。 在英國，倩德門團（Hyndman）——英國社會民主黨（British Socialist Party）——完全走入愛國主義的途徑，大部分半自由派的工聯首領，也有同樣的狀況。 機會主義的勞動獨立黨（Independant Labour Party）黨員麥克唐納爾（Mac Donald）哈爾狄（Hardie）

居然拒絕愛國主義，這實在是例外。　可是一部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很久就是倩德門的反對派，現在都退出了英國社會黨。　在德國，情形也很清楚的：機會主義者戰勝了，他們很得意，他們很安適。　考茨基領頭的「中央」派也捲入了機會主義，他用特別纖僞的、卑鄙齷齪的狡辯來擁護機會主義。　從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中，可以聽見梅林克、巴眾可克，加爾李卜克內西諸人的抗議，和德國以及德國的瑞士地方無名的抗議之聲。　在意大利，派別也分的很明白：極端機會主義者畢梭拉地那班人都贊助「祖國」，贊助格德、瓦樸、蒲列哈諾夫、黑爾提。　革命的社會黨人（社會黨）在前進報（l'Avanti）領導之下，攻擊愛國主義，揭穿資產階級號召戰爭的黑幕；他們得了大多數進步工人羣衆底同情。　俄國的極端機會主義者——取消派（Liquidateurs）——已經在出版物中和集會中，高聲爲機會主義鼓吹。　馬思樂夫（P.Maslov）和思米爾諾夫（E.Smirnov）以保護祖國名義來保護俄皇專制（你們看，德國為要壓迫我們，以商業條約的「武器」來壓迫「我們」，可是俄皇專制自然不以鞭笞和斷頭台來壓迫俄國十分之九人民的民族、政治、經濟的生活！）主張社會黨人加入反動資產階級內閣，今天通過戰爭　費，明天又通過增加軍備經費！　蒲列哈諾夫以親法的感情來遮蓋他的愛國主義，他和阿列克新思基（Alexinsky）都墜入國家主義中了。　馬爾托夫（Martov），假使照巴黎哥樂思報（Golosa）判斷起來，他的態度倒很正當，他排斥德法的愛國主義，煽動反對窩爾瓦華頁茨報（Vorwaerts），反對信德門和馬思樂夫，但他不敢公然對國際機會主義及其最得力的擁護者——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派」，決斷的宣戰。　當志願兵就如實現社會主義，這樣的見地（見巴黎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志願兵底宣言，又見波蘭社會民主黨萊得爾（Leder）以及其他的宣言）只有蒲列哈諾夫一人贊成。　我黨巴黎支部的大多數對於這種主張已攻擊了。　讀者在本期報上的社論，可以看見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態度。　說到我黨意見形成的歷史，爲免除一切的誤會，我們應該舉出下列的事實：我黨一部分黨員，

克服一切的困難恢復戰爭所斷斷的聯絡機關，首先草成提案，在新歷九月六日至八日將這些提案寄與同志傳觀。後來 又經過瑞士社會民主黨間接將這個提案寄與呂加諾(Lugano)瑞、意臨時大會 兩個黨員(九月二十七日)。 祇在十月中旬，關係才得恢復，我們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觀點才得確定。 本期報的社論就是最後完成的提案。

歐洲和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的大概情形就是這樣，國際破產是很明顯的。 在德、法兩國社民黨報紙上，筆戰很能證明這個。 不僅社會民主黨左派(梅林克等)承認這個，就是瑞士穩健派的報紙也是承認的。 考茨基的企圖是要遮蓋這個破產——卑鄙的詭計。 這個破產正是機會主義的破產，變成資產階級底囚犯。

資產階級態度是很明顯的， 機會主義者盲目地撫拾資產階級的牙慧，這也是很明顯的。 我們除了社論中所說的之外，還應當對於新世紀(Neue Zeit)報的發刊辭說幾句話。 這篇發刊辭拿國際主義恰巧當做這一國的工人以保護祖國的名義反對別一國的工人的互相殘殺！

我們回答那些機會主義者：不懂得這個戰爭的具體歷史性質，祖國問題是不能提出的。 這個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就是資本主義最發達時期，資本主義結局時期的戰爭。 共產黨宣言上說：工人階級首先應該在「民族界限以內組織起來」，同時又指示我們祖國和民族可以承認的界限和條件，這界限是資產階級制度的必要形式，所以是資產階級祖國。 機會主義者改變這個真理，把適用於資本主義初生時期的真理，搬到資本主義終結時期。 在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在鬥爭中的責任，不是推翻封建制度，而是推翻資本主義，馬克思說的很明顯、很確定：「工人沒有祖國」。 機會主義者爲什麼怕認識這個真理，這個社會主義底真理，並且不敢常常公開的考察這個真理？這是可以明瞭的。 社會主義的運動不是在祖國舊界限中所能得勝。 這個運動創造人類共同生活的新的、高的形式，在那時的民族界限消滅條件之下，國際統一之中各民族勞動羣衆進步的意志和正當的要求才得到最初的滿足。

近代資產階級企圖，以保護祖國虛僞的號召來分裂工人

，覺悟的工人抵制這個，就要不斷的努力，前仆後繼起來團結各民族的工人在反抗各國資產階級的鬥爭中。

資產階級以「民族戰爭」舊思想遮掩帝國主義的强盜行爲來欺騙羣衆。　無產階級就要高呼改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底口號來揭穿這個詐術。　這個口號已經很正確的在斯徒特加爾(Stuttgart)和巴爾(Bale)的決議案標明出來，這些決議案不是預防一般的戰爭，而是對付現在這個戰爭的，在那上面不是說「保護祖國」，而是說「促成資本主義底崩壞」，利用戰爭所引起的恐慌效法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就是由民族戰爭變爲國內戰爭。

像這樣的一個改變，自然不是容易的事，自然不能由某黨的「願望」可以做到的。　可是這個改變正是資本主義客觀條件，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結局時期的條件所必然造成的，所以在這個改變中，也祇有在這個改變中，社會黨人應該進行自己的工作。　不通過戰爭經費，不寬容「本」國(和聯盟國家)的愛國主義，首先攻擊「本」國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恐慌對來資產階級自己取消他自己所創造的合法制度時候，切勿是限於合法的鬥爭形式。——這就是我們的行動大綱，引導國內戰爭，並且在這個當中將引起這一時或別一時的全歐暴動。

戰爭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像基督教徒所想像的是一樁罪惡(和平、人道主義、愛國等宣傳者幷不惡毒過於機會主義者)，戰爭是資本主義不可免的一個階段，也是資本主義生活自然的形式如和平一樣。　現在的戰爭是民族的戰爭，但是不應從這真理推論出愛國主義，而要在戰爭時候，對於戰爭，隨着戰爭永遠繼續自己表現階級的對抗和人民底痛苦。　對於軍役之拒絕，反對戰爭底總同盟罷工等都是純粹的愚蠢，沒有武器反對武裝資產階級鬥爭的迷夢，不用可怕的國內戰爭或許多戰爭來消滅資本主義的安想。　在戰爭中，宣傳階級爭鬥是社會黨人的職務。　改變民族戰爭成爲國內戰爭的傾向，是社會黨人在各國資產階級武裝衝突時期中唯一的工作。　打倒「爲和平不惜犧牲一切」的那些宗教式的感情和愚蠢的祈禱！　舉起國內戰爭底旗幟！　帝國主義已將歐洲底文化孤注一擲：在

這戰爭之後，如果不有一些得勝的革命，那就快發生第二次大戰了。——「最後戰爭」的夢想是沒有意義的、危險、夢想，是小資產階級唯心的見解（哥樂思報表現得最明顯）。無產階級的國內戰爭旗幟，現在或將來，在這次戰爭時期中或在這次戰爭以後，在這次戰爭中或在下次戰爭中，不單要成為成千成萬覺悟工人底目標，並且還要成為現在被愛國主義所蒙蔽的成千成萬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目標，那時，戰爭的恐嚇不單使他們驚慌和痛苦，並且使他們明白、受教訓、清醒、組織、奮起，預備在「本國」中和在「外國」中，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

第二國際死了，被機會主義戰敗了。打倒機會主義！祝不單是掃除那反叛者，並驅逐機會主義的第三國際萬歲！

第二國際已盡了他的責任，利用和預備無產階級羣衆底組織，在一個很長久的「和平」時期中，這個時期就是最發達的、最進步的、最慘酷的資本主義奴隸的時期（十九世紀最後之三分之一和二十世紀初）。第三國際責任在於組織無產階級勢力向資本主義政府做革命的進攻，向各國資產階級宣布國內戰爭、奪取政權、證得社會主義勝利！

陳喬年譯

列甯主義與杜洛茨基主義

瞿秋白

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俄國無產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工黨之中，早已分成多數派及少數派，這是大家所知道的。然而除這兩派以外，杜洛茨基一直自成其為一派，介乎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間，直到革命時杜洛茨基方加入多數派——共產黨。列甯的多數派是唯一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共產主義派，一切哲學上經濟上政治上的理論，策略上的原則，黨內組織的原理以及實際工作的方法，都是自成系統一線到底的。向來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間的爭執，以致於與杜洛茨基派的爭執，都不僅是某個政策或某一口號的不同；推其結果，都是由於根本原則上的

差異。各派最初分化時，表面看來，所爭的大致是「小小的」問題，而後來逐漸演化起來，才試得出多數派是無產階級政治思想的最正確的指導者，少數派漸漸的退化到機會主義，以至於反革命，而成爲資產階級左派在勢力平民中的政治奸細。杜洛茨基派與列寧派的爭執，也很可以含着這種趨勢。現在杜洛茨基已經負責辭去軍事委員，這是革命後他第一次最大的趨於機會主義的傾向之結果。然而俄國共產黨的組織力，必定可以防止杜洛茨基的惡傾向，而重新統一自己的政策。所以現在這一爭執已經沒有實際的政治上的危險。然而我們還是很應當來研究一下列寧主義與杜洛茨基主義根本理論上的異點。

★ ★ ★

俄國帝制未顛覆以前，多數派認爲當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關於這一理論，多數派和少數派並無不同之點。然而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在當時的俄國，從政治的上推測起來，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趨勢——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運用自己的策略，造成利於急轉直下以進於社會革命的形勢。——這是某一派別是否有主觀的革命意志的關鍵，其實，亦就是這一派別是否明瞭客觀的社會各階級的相互關係，而能忠實於最革命的社會階級與否的關鍵。——因此，關於當時這一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問題，多數派的理論便和少數派不能相同了，這是多數派與少數派的分水嶺。多數派以爲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多數派的政策，便是在這一革命之中無產階級與農民攜手，取得政權。（列寧之無產階級及農民之革命民主主義的獨裁制說）。——多數派策略的根據，實出於列寧對於俄國農地問題的學理的研究，——列寧所著俄國第一次革命中之社會民主黨的農地問題政綱，便是這一研究的成績之總匯。列寧對於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途，早經逆料他的大致的趨勢，以爲革命的結果，俄國經濟裏的資本主義發展，可以有一種急遽的「美國式」資本主義化，——就是說，農業方面，封建式的地主消滅，而發現農業資本家，像美國的所謂「Fermer」。少數派呢，對於這種科學的研究結果，極端忽視，祇

知道照抄法國大革命的老文章，不顧及將來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中之農民；——農民的革命運動，亦是一種資產階級革命，他們却絕不顧及，而祇是主張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當然屬於俄國當時「已有的」城市資產階級。　少數主義的根便在於看不見農民對於農地問題的烏託邦思想裏却有進化的原素在內，可以成為革命中之一動力；他們祇守着當時第二國際的死理論，祇見着農民思想裏的反動方面。

少數主義與多數主義的分歧，實出於對於俄國的社會階級關係，各有不同的見解，因此雙方的策略不同，政治運動裏的「聯盟方法」也就不同。　少數派主張無產階級政黨與自由派（資產階級）聯盟，以反對帝制派（地主階級）。　多數派主張無產階級政黨與農民階級的政黨聯盟。　事實上的結果，從一九〇五年以來：一方面是「少數派——自由派——地主階級」的聯盟；別方面是「無產階級——農民」的左派聯盟（當時在帝國議會的時代便是所謂勞動派）。

對於農民的關係，是少數派與一切種種少數派（杜洛茨基派亦在其內）之分水嶺。　杜洛茨基當時的見解，叫做什麼「革命無間說」（Permanent revolution）——便是主張無間斷的永久的革命。　革命無間派（杜洛茨基及柏爾胡斯）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曾經主張「跳出」當時環境，一直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的警句是：「皇帝不要，政府是工人的。」

杜洛茨基的理論大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關係（注意——他沒有把農民階級算在內）日益激烈，——其勢在工人階級一方面，必然要成立工人政府，實行種種社會主義的政策。　他的意思，以為工人反抗帝制，同時就不得不與資產階級衝突；帝制如果顛覆，這一衝突便變成爭取政權的鬥爭；那時工人階級如果得勝，其勢決不能不實行社會主義，實行純粹的無產階級獨裁制，否則無從鎮壓資產階級，亦就無從防止帝制的復活，成就利於大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如此，反對帝制的革命一開始，便要急轉直下，無間斷的直至社會革命方止。　然而他忘了俄國農民階級的重要，俄國無產階級在當時的革命中，正

傾農民要求瓜分地主田產，確立「自由的」「平等的」私有田地制度等之農民式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很急的環境裏，當然要聯合他，先行完結那擀除封建制度的事業。所以列寧主張：那時——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裏，勝利的趨勢祇有這兩階級的聯盟，組成兩階級共同的革命民主主義政制，對於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同樣可以並且應當厲行獨裁政策，鎮壓他們的反革命陰謀。——這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性的，因爲小農經濟的要求，仍是保存私產，經濟生活中之改革，仍是限於擀除封建式的地主制度，而並不是根本推翻資產階級式的私有制度；然而對於帝制派、地主階級、大資產階級，則工農兩階級聯合組織政府以鎮壓之。所以說是「無產階級及農民之革命民主主義的獨裁制。」

杜洛茨基對於這一說不肯贊同，認為不能實行。他說：「無產階級一執政權，依其階級地位的邏輯，便必然要以國 制度來組織國民經濟。」（杜洛茨基，我們的革 集，一九〇五——六年的文稿，第二四八頁。） 他又以爲」即使執行極低限度的工人要求——並不成其爲社會主義的——譬如八小時工作制、供給失業者的生活等等政策，資本家也要反對，他們同盟罷業、停閉工廠……以對付革命政府，其時工人階級「祇能沒收工廠，至少在最大的企業裏，實行國營或市營的生產事業。」（同上，第二五六頁。）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中間的鬥爭，其必然的結果，便是這樣無間斷的繼續發展革命——從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急轉直下而成爲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那時的「農民派，自然祇能和工人的民主政制相結合」，而不會傾向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同上，第二五三頁。） 可是，亦許農民會在這一革命裏擠軋無產階級，而取而代之罷？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話……因爲農民階級絕對不會有獨立的政治作用。」（同上，第二五九頁。）

照杜洛茨基的理論看起來——「農民階級之與無產階級相結合」，是俄國無產階級勝同時自然會實現的一種現象，而不是這種勝利的必要條件。 並且，杜洛茨基還否認農民階級的獨立的政治作用。 杜洛茨基派的革命無間斷的「精義」，便在於此。

多數派的政見，便不相同。列寧在一九一二年的時候，還說：客觀上俄國農民階級裏發生出來的農村資產階級，使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染着農村的色彩』——這是非常之可能的事。俄國當時實在有兩個資產階級：一個是『很少數已經成熟或過分成熟的資本家』，一個是『大多數絕未成熟，卻努力趨向於成熟的小私有財產者及一部分中等私有財產者，其中一大半是農民。』列寧當時的這種分析，便使多數派和杜洛茨基有不相同的結論：『俄國政治解放運動的歷史，實在就是這兩種資產階級傾向相鬥的歷史。……相鬥的結果，俄國固然同樣是變成資產階級的國家，然而兩者之中，必定有一方面得勝；那時的俄國或是完全成爲大資本家的色彩，或是完全成爲小資產階級的色彩，——至少兩者之中，也必定有一方面占優勢。對於傭雇的工人，這一鬥爭是很有關係的；假使無產階級是覺悟的，他必定努力加入這一鬥爭，力求農民傾向自己，而傾向大資本家。』（列寧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帝制偽度下，貴族地主大商人，也能偷着幾分自由，變成資本家，變成實業家。這種已經發財的大資產階級，他對帝制是不滿意，他也反對帝制，然而他的要求，祇要政府容許他參政，祇要社會上有相當的自由，有憲法，有『人權』，他的工業能夠順利的發展就夠了。這一階級的政治思想，當然祇能到所謂自由主義（Liberalism）。他不但不必一定要推翻帝制，而且已經站在上等階級的地位，還可以利用已有的經濟勢力，壓迫政府，使政府對他讓步，使帝制政府輕輕的不知不覺的變成他的工具——君主立憲制度。他很不用革命。那農民階級以及一般的小資產階級卻恰相反背，他們必須得到更寬泛的自由，尤其必須完全消滅封建式的田地制度——沒收地主田產；那就非革命，非實現共和的民主主義不可。然而農民的小資產階級常是很固然的，無組織，不覺悟，或是傾向於盲動的激烈行動，而絕無明瞭的政綱，或是陷於封建舊習，而甘心屈服。自由主義派的政黨往往也可以欺蒙得過農民，或恐嚇得住農民。所以當時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便有指導吸引農民階級到自己的政治旗幟之下的天職。

況且，農民階級的經濟要求，雖然同樣是資產階級性的，可是始終與大資本家的不同，當然更與無產階級的不同；所以農民的政治作用，並不能說絕對不獨立。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事實上固然沒有完全實現上述的形勢，——農民資產階級式的俄國並未實現，地主資產階級式的俄國卻直接變成了社會主義的。然而那種趨勢，在當時不能不特別注意，在現時也還應當用心。俄國社會革命之後，大地主是沒有了，資本家是沒有了——還剩兩種階級：一是工人階級，一是農民階級；經濟上的發展仍舊可以有兩種形式——工人階級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農民階級卻傾向於小私有經濟的擴大（長成資本主義）。所以即使現時的俄國，也並有變成『美國式』的農業資本主義的可能——便是從農民私有經濟裏發展出來。鄉村中富農的經濟勢力，很可以危及無產階級獨裁制。

因此，杜洛茨基說『農民絕對沒有獨立的政治作用』，的確是不合『互辯律』（Dialectic）——因為他祇看見已有的農民階級，而不注意在發展中的農民階級，——而事實上（互辯律上），卻從農民階級的內心，還在發生出資產階級來呢。

至於農民階級與無產階級相結合，是否像杜洛茨基所說：『當無產階級勝利之後，農民階級自然祇能傾向工人的民主主義（即無產階級獨裁制）？』還是農民階級之傾向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勝利的必要條件呢？換句話說：是無產階級勝利了，農民階級方和他結合呢；還是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結合了，無產階級方能勝利呢？

固然，大多數農民羣衆，在十月革命時，還是贊成『社會革命黨』（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社會主義），他們在立憲大會選舉的時候，投社會革命黨的票。然而，第一，十月革命前農民已經傾向無產階級的政黨——農民子弟所組織的舊俄軍隊和農村田地委員會的贊助革命，反抗克倫斯基的農民暴動，凡此一切，都是贊助多數派『田地分給農民』的口號之表現。十月革命之後，各省革命的地方政府，也都是在當地農民及軍隊信仰無產階級政黨之後

，才能貫徹的。　既如此，可見不是農民階級看見無產階級勝利之後，再來和他『結合』的，不是無產階級消極的坐待農民階級傾向過來的；而是農民階級受無產階級的吸引，積極的贊助他和大資產階級鬥爭，所以無產階級得以勝利的。　第二，農民階級之所以結合無產階級，而贊助多數派，並不是屈服於『工人的民主主義制度——無產階級獨裁制』。　農民對於無產階級的信賴，是無產階級以妥協的代價去換來的，——暫時拋棄多數派自己的農地問題政綱，而採取社會革命黨的農地政綱；且而容納農民方面所提出的政治條件。

可以說：列甯主義和杜洛茨基主義的不同，不在於主發『革命無間斷的轉變』與否，而在於這兩點：一、無產階級政黨是否認農民階級絕無獨立的政治作用；二、無產階級政黨是否當注意吸引農民階級，使他積極贊助自己。

列甯派的政策，是：無產階級不死守着自己社會主義的原則，而以小資產階級式的農地政綱，贊助農民階級的利益，幫他和封建地主鬥爭，——這樣去換取農民階級贊助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政策。　換句簡單的話說，便是：無產階級要努力幫助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地主，農民階級方纔肯幫助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　杜洛茨基派的政策便不同：他們以為無產階級祇顧可以獨行其是——執行社會主義政策，不愁農民階級不自然而然的傾向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因為反正農民階級並無獨立的政治作用。

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聯盟，力求引導農民階級，使其革命性充分發展——這是多數派策略的根本原理。　一九一七年革命中，這一聯盟的動力，第一便是：田地制度的改革——這一大激變，雖然是一種革命政策，卻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不是反對資本家的，而是反對封建地主的；——不是以田地收歸公有，實行農業中之大規模的共同生產和共同分配，而是均分封建地主的田地，取消不平等的地主與農民間的身分限制，廢止不以公平買賣為原則的傭役制度，而造成平等的小農經濟，使農業中開始『自由競爭』之可能。　這種革命政策，概

國無產階級毅然贊助農民階級去實行，——當時在革命後公布的田地令，並非多數派自己的社會主義的農地政綱，而是所謂社會革命黨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農地政綱。

可以說，這一政策，純粹是無產階級爲農民階級的需要而實行的，並非爲自己的社會主義要求而執行的。 雖然如此，那沒收地主的政策，同時便與銀行界的財政資本以一大打擊，——因爲這些地主的田地，都在各銀行裏抵有押款。 所以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的政策的另一方面便含有社會主義的性質——轉變而成社會主義的政策。 不但如此，地主田產的沒收，又是否認私有財產的『天經地義』之宗威。 再則，當時這『勞農同盟』之勵力，第二便是：多數派力爭停止帝國主義的戰爭。 歷史的突變，從使農民不但從帝國主義的戰場上退出『同盟罷戰』；而且轉身加入赤軍，以擁護自己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利益——田地，從事於三年之久的國內戰爭。 這就可見那時農民已經確見多數派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主張，是正當的，因爲除此之外，絕無取得和平的別條道路。 歷史的事實，不斷的使農民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利益與無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利益相結合。 俄國之資產階級革命『轉成』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是如此。 這一轉變之歷史的規律性及其意義，當然不能單從資產與無產兩階級之相互關係上考察出來，而應當從三個階級——資產、無產、農民——的相互關係上考察。 否則，與俄國的客觀情形決不符合。

杜洛茨基的革命無間派，在一九〇五年便說：『皇帝不要了，政府是工人的。』 列甯卻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論及工人政府時，還說：

『我們有一種願望：現時農民運動的時期還沒有過完，這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的革命還沒有完結，然而我們卻想「跳過」這一革命，而進於社會主義的革命。 這種願望，是否有墮入主觀派的危險呢？

『假使我是說的：「皇帝不要，政府是工人的」，這就確有主觀派的危險。 然而我說的是：現在祇能有「工人、僱農、農民、兵士代表蘇維埃」的政府

，而不能有別種政府（這一資產階級政府不說在內）；我說，現時的政權從古池夸夫、黎沃夫（當時的內閣）手裏，祇能轉移到蘇維埃，而在蘇維埃內恰好農民占多數，兵士占多數，小資產階級占多數——這所謂「小資產階級」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術語，不是指生活程度、職業關係或社會地位，而是指他們的階級性質而說。

「我可以自己保險，我這一提案裏，絕對沒有跳過還沒過完的農民運動及一般的小資產階級運動之空想，絕對沒有想現時就以工，政府「攫取」政權的兒戲，絕對沒有任何一種的白朗起主義的政治投機……」（論策略書，全集十四卷第一冊。）

固然我們知道，隨後列寧常常稱蘇維埃為工人政府，為無產階級獨裁制，然而他在那個時候，認為「工人政府」的口號是不適當的，因為有忽視農民，空言「跳過」農民的意義。俄國是農民衆多的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策略應當特別注意農民。農民國家中進行社會主義的第一步，應當有相當的方法。列寧說：

「俄國大多數農民能不能贊成將糖業新狄嘉收歸國有，由工人農民監督者，使糖價便宜呢？當然能夠的，因為這對大多數人民有利的。這一種辦法，經濟上有沒有可能？當然有可能，因為糖業新狄嘉不但已經經濟上滲入全國範圍的生產機體，並且在俄皇時代便已經歸「國家」監督，不過那時國家的官吏，是為資本家階級服務的罷了。民主主義資產階級的農民國家裏，這種一切糖業大公司收歸國有的辦法，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呢？不是的，這還不是社會主義，……再問一問：譬如糖業收歸國有，或統一全國銀行等類的辦法，在民主主義的農民國家裏，是否增加還是削弱無產及半無產階級的勢力、作用及意義呢？當然是增加無產階級的勢力。因為這類辦法，不是小經濟的；這種辦法的可能，實是現在的「客觀條件」所造成的……實行了這類辦法，再進而向社會主義，便是完全可能的事；如果再有西歐各國工人從旁

須助俄國工人，那就俄國過渡到社會主義，眞正變成了不可免的事，而這種過渡的成功已經有保障了。」（根本問題中之一，全集十四卷第一冊。）對於統一全國銀行、田地國有等辦法，列寧也一件件詳細證明：就算在民主主義的農民國家裏，也可以行的，要緊的是不去侵犯農民的利益，而去保護他的利益。　列寧的論斷，從不離開俄國現實的階級關係，他所提議的第一步的社會主義辦法，都求適合農民的民主主義的利益。

可見，列寧的『無間斷』的革命說，不是要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而鬥爭時跳過小資產階級的農民而直接實行社會主義和所謂『工人政府』，而是合乎歷史的一切階級發展律，無產階級在每一階段努力執行現實上可能的社會主義職任之最大限度，同時保存並且鞏固自己與農民階級的聯盟。　這是俄國無間斷的革命中，列寧派的策略的精義。　杜洛茨基派的革命無間說，却祇見着推翻資產階級後的無產階級之『階級地位的邏輯』，——彷彿無產階級在封建軍閥或帝制農奴的政制之下，既然參加民主革命，當然已能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無產階級的政治勢力日加增高，直接便要進於社會革命，提出純粹社會主義的要求，可以不顧農民，單獨向資產階級進攻，如此，便會實現急轉直下的無間斷的革命。——何以故呢？——杜洛茨基回答道：因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使他不得不直進而要求實行社會主義。　這便是死公式！　這公式的意思：因為工人沒有私有財產，因為工人祇知道自己的利益在於國有大生產事業——農工業都要如此，所以農民是否要均分田地，是否暫時只能經營私有的小經濟，不去問他；總而言之，因為工人是無產階級，所以他祇知道要社會主義，不管農民要民主主義，——參加民主革命時（更不用說實行社會革命時了），便祇要提出社會主義的要求，不必去聯絡農民，——假使實行這樣的策略，農民很可以反動而趨向於自由主義的大資產階級（未必見得像杜洛茨基所說自然而然服從工人政府），工人階級今孤，其勢非失敗不可。　這樣，那就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眞可以成功，而革命中斷了——那裏來的無間斷的革命呢？　這是杜

洛茨基主義的根本錯誤。

少數派因忽視農民而主張聯絡大資產階級，因此便要消滅無產階級的獨立，而使他屈服於反革命，杜洛茨基派亦因忽視農民而不顧農民利益，因此便要激使農民反動，使無產階級孤立，而助長反革命的勢力。 所以杜洛茨基主義，亦是一種少數主義，亦是一種機會主義。

列甯、殖民地民族與帝國主義

魏琴

在全世界農民和工人及一切被壓迫民族首領之逝世週年日，『列寧』這一個名字必定到處喧呼於人們的口裏。在中國，年來國內的軍閥戰爭——同時是世界帝國主義者間之利益的衝突——尙在有加無已地繼續，際此列寧逝世的一週紀念日，我們以爲最好是將列寧的名字重複回憶，以振作被壓迫民族反帝國主義奮鬥的勇氣，因爲列寧是人類一切解放的象徵。 列寧的名字在他的生活史中之最後的幾年，更在東方被壓迫民族中之下層階級間變爲普遍了。 在印度、波斯、土耳其、爪哇、菲律賓羣島、中國……列寧的名字形成爲最貴重的、最親切的，大家都以爲他是被壓迫者的救星。 殖民地中之一些愚笨的羣衆，本來不曉得什麼列寧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但是他們知道，列寧具有偉大的力量，並將這種力量用之於最危險的、最兇惡的仇敵——世界列强的帝國主義。 他們明白，列甯完全站在他們的一方面，列甯教導了世界的無產階級如何反對帝國主義，如何聯合被壓迫民族而奮鬥。

但是當列寧死後，他的名字更侵入於東方的城市和鄉村的裏面。 『列甯』日漸形成爲唯一的口號，大家都圍繞着這個口號，以求達到自己民族的解放。 東方民族越將列甯主義的理論理會好了，則他們越會組織自己的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共產主義的赤色就越要發光，人類平等的空氣越見澎漲，無壓迫的世界越要快實現。

在紀念偉大的首領之本文中，我們特別地注意兩點：第一，列甯如何教出西方的無產階級反抗自己資本的政府

，以達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第二，列甯以為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對於世界革命，有如何偉大的意義。　在臨死期還有九月之最後一篇論文中，列寧以為東方民族之反帝國主義運動，是全勞動人類勝利之一個最要的條件。　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列甯著一論文，名為不患少而患不精，每一個革命家，每一個為勞動羣衆爭利益的戰將，都應將彼詳細地閱熟：

『西歐資本主義的列強，一部分是有意的，一部分是無意的，為着要把我們倒轉退後，為着要利用俄羅斯的國內戰爭，以破壞其國內的一切，不惜用盡了方法。　牠們以為雖然不能將俄國的革命制推翻，也要使牠難走入社會主義。　的確，牠們也達到了目的的一半。　牠們沒有把我們的新制度推翻，但是牠們却沒給了我們以可能，使我們迅速地發展生產力，迅速地建設社會主義。

『現在國際情狀形成如此了：德國為列强所征服，一切其他舊歐洲國家，因為牠們能夠利用這個勝利，而對於自己被壓迫的階級略表示讓步，——這個讓步卻從革命運動運緩下去，而造成若干相似的『社會的和平』。

『同時，許多東方的國家——印度、中國……因為這次帝國主義戰爭，完全更變了自己經濟的狀況。　牠們的發展完全變為普遍歐洲資本主義的步驟。　牠們已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範圍，此種發展不得不促進世界資本主義的恐慌。

『我們現在立於這個問題的前面：我們在小農生產的狀況下，能不能支持到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完成自己的發展走向社會主義的時候？　牠們完成自己的發展，絕不如我們從前所等待的一樣。　牠們的完成不是照着內部平均的社會主義的成熟之道路，而照着這一個國家壓迫那一個國家，戰勝國壓迫戰敗國，竭力壓迫東方的民族。　然而，在別一方面，東方因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已捲入了革命運動的潮流，已陷入全世界革命的漩渦裏。

『我們對於此，到底用什麼策略？　很明顯地要如此：我們要用最大的力量謹慎地保護我們的勞動政權。　全世界正在轉入極激烈的運動——這種運動一定要產生全世

界社會主義的革命；因此，我們無所用其長技。 但是在我們一方面又有一點弱點，就是帝國主義者能將全世界劃爲兩個營寨，牠們極力壓迫文化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先進國——德國，使牠不能重興起來。 而在別一方面，全東方被帝國主義的列强放在很困難的狀態下，就是牠的物質的或軍事的勢力，無論如何，不能與任何一個歐洲小國的物質或軍事力量相比較。

「我們在將來與帝國主義列强發生衝突時，能不能保得安全？ 我們能不能希望，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與東方帝國主義國家的衝突第二次給我們以緩衝的機會，如第一次西歐反革命幫助俄國反革命，而卒因東西反革命勢力的衝突——日本與美國的衝突——遂告中輟？

「對於這個問題，應如此回答：這個問題之如何解決，要以許多環境狀况爲轉移。 資本主義自會將地球上之最大多數人口訓練到奮鬥的方面走，我們在此也就預見這種奮鬥的出路。

「中國、印度、俄羅斯佔全地球 最大多數，奮鬥的出路當然要以此等國爲轉移。 在最近許多年中，這一部分大多數的人民很快地捲入爲爭自己解放的運動，我們由此可以斷定社會主義的勝利可以完全保證了。 但是我們現在所重要的，不是社會主義之必然的勝利，而是我們，俄國共產黨，應用什麼策略，以維持住蘇維埃政權，而使西歐反革命的國家不能把我們壓迫下去。 若欲保持我們的生存到下一次反革命的西歐與革命的東方——文明的國家與落後的國家——之軍事的衝突，則這一部分最大多數的人民應當自己文明開化起來。」

此地所引列寧對於帝國主義者反對蘇俄的論文中之一段，的確是東方民族的教訓。 凡列寧所說的話：對於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人們，日見明瞭。 現在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做的勾當，其目的也如他們在俄國國內戰爭時所抱的一樣。 當俄國國內戰爭時，帝國主義幫助反革命派惟力是視，現在他們在中國的行爲又有什麼不同呢？ 祇要一回憶民國十四年來的經過，與不久之前在廣東所發生的事實——英國的帝國主義者極力幫助反革命的商團，而與

一切勞苦羣衆爲敵，——我們就知道帝國主義者之如何屠毒中國，如何促進中國反革命勢力的增長。每一個革命黨人，每一個勞動羣衆之友，都應當牢記着列甯的死前話：『照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而論，他們非如此做不可。』因此，一切國民革命運動的人們，應當視列甯的話爲普通的定理，而時時刻刻指示羣衆：無論帝國主義者所用侵略中國之形式如何，其目的不過是要助長中國反革命的勢力，防止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去年在東方的各國家中，我們更可以找出許多能證明列甯的話之不誤的事實。在印度、波斯、埃及……！所發生的一些大事變，到底是一種什麼的表現？帝國主義者在這些國家中，重新進攻反對勞動羣衆，贊助反革命的勢力。

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不但有海陸軍的武備，他們並且設立了許多機關——學校、教會、報紙；他們用這些機關來屠毒被壓迫民族的思想。最大的反毒劑是列甯主義，我們現在應當極力傳布列甯主義，好打消帝國主義者的毒藥。

在中國，現在一切帝國主義者的報紙極力鼓吹反對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人們，譏笑他們爲暴徒。帝國主義者以爲中國受過資本國家的及教會學校的教育之知識階級，是現在國民革命運動的首領。所以天天要這樣說的，是因爲帝國主義者要指明中國國民運動之不堅固，因爲牠趨向反對資本主義，而自身却爲資本主義所培植出來的。然而列甯却正以爲資本主義自己將大部分的弱小民族訓練到奮鬥的道上去，正是世界革命全勝利的條件。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幼稚的無產階級，自身本是資本主義的產兒，但是牠是中國無產階級趨向推翻資本主義——外國的和中國的——的壓迫之表現。

東方民族有自身急速開化起來的必要。列甯對殖民地民族與全世界無產階級說，若要戰勝帝國主義，則殖民地國家應趕快地驅除自己的封建制度、落後的經濟關係、宗法制度生活及一切宗教的誤解。總而言之，凡是帝國主義者所願意贊助的，本國軍閥所依以爲生命的，為應極

力廢除，不留殘跡。

能領會列甯主義之民族解放運動的首領，一定能找出與帝國主義奮鬥的道路，一定會引導無數萬的勞動羣衆向勝利的方面走。

列甯的理論與實際是分不開的。他的理論是如何轉入行動的工具。人類的大革命主義者，他僅承認爲被壓迫民族爭解放，爲推翻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而奮鬥的人們爲『人』。捷克的革命首領克列比黑說：『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對於列寧，是不講理的：對於這種人只望其死而不顧其生。對於我們，反革命的人沒有生存權，沒有名譽之可言。』這幾句話的確可以形容列甯之如何偉大，如何願將人類引到光明之路—

一九一四年，當歐洲大戰時，列甯極力反對一些假社會主義者，因爲他們承認歐美資產階級之殖民地政策；後來，他們果然都跳入資產階級的營寨。列寧當時教道革命的無產階級及社會民主黨，在自己的一篇論文帝國主義與民族壓迫中說：

『帝國主義者說，殖民地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必需的，而社會主義者也以爲殖民地對於社會主義的發展也是必需的，因爲社會主義一方面要幫助殖民地發展文化，而別一方面可以用自由交換的方法，從殖民地中取得社會主義國家所無的東西。因此，無產階級無反對殖民地政策之必要。』

這是一些假社會主義者的論調。這種論調當然爲着資產階級的殖民地政策辯護。列寧深明這種論調足以眩惑落後的無產階級之視聽，因之極力反對這種論調，反對一切民族間的壓迫。

『從殖民地滾開去！殖民地是資本的利潤之新的源泉，這個源泉可以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不但圖其財力，並且利用其體力，組織軍隊，好利用機會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反對牠的敵手。

『在許多東方的大國中（土耳其、中國、印度），我們看出資產階級分子的增長，牠們執行發展自己國內生產力的責任。社會民主黨應幫助殖民地之無產階級的奮鬥

，反對外國的和本國的資產階級，應當極力宣傳無產階級的思想，使殖民地的無產階級爲着自己的利益，不與本國的資產階級，而與先進國的爭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在這兩段文中，列甯不但教訓被壓迫的民衆反對帝國主義，並且教訓他們要反對本國的資產階級。他在自己的理論中，將民族鬥爭與無產階級革命聯合一起，反對資本主義制度。

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階級在列甯的指導下，推翻資產階級，而建設了勞農政權。革命後，列甯即時實行他民族解放的主義，不但一方面幫助弱小民族組織獨立共和國，並且又在經濟上幫助牠們生產力的發展。在外交的政策方面，蘇聯完全照列甯的主張做，如取消前俄帝國在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一切特權……都是表示出蘇維埃政權之外交的精神。無論帝國主義者下如何的壓迫，總不能使蘇聯拋棄列甯主義的原則。

在列甯死後的一週紀念日，我們應當好好將列甯主義解釋給無數萬被壓迫的羣衆聽！

列甯與職工運動

鄭超麟

職工運動的歷史同　產階級存在的歷史比較起來，是很短的。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歐洲才有雛形的工人職業組織如互助會這二類團體出現。一直到今日，爲時還不到一個半世紀。無產階級職工運動已經由互助會性質的原始狀態逐漸發展；從那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做減工時、加工資的改良主義運動的工具變成了含有幾百萬會員的團體，爲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利器了。

這種進化的過程可算是異常迅速的。職工運動　無產階級革命中的重要已盡人皆知。職工運動理論在列甯主義中佔重要部分。列甯論職工會作用和使命的學說，現在已成了俄國職工運動理論和政策的基礎，同時又是國際革命派職工運動理論和政策的基礎。忽略了職工運動將

是我們的錯誤，不知列寧主義的職工運動理論尤其將引導我們錯走歧路。

瞭解列寧論職工會在階級鬥爭中的作用和使命，這就等於對革命派職工運動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政策有了把握。

★ ★ ★

馬克思主義者所區別於浪漫派革命者之一要點在乎馬克思主義者知道研究革命的階級怎樣由『在自己』的狀態長成至『為自己』的狀態，怎樣認識得自己的歷史使命。

工人階級絕不是一開始每個人都認識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是本階級偉大的歷史使命。 工人階級與其餘一切階級一樣，階級覺悟程度幷非一致，內部有一部分是先進分子，代表本階級，領導其餘落後羣衆為階級利益而奮鬥。 認識工人的階級鬥爭發展途徑，根據這個認識來指導這個鬥爭，這就是列寧所看出的工人階級先進分子之使命。 這個使命是很重大的。 工人的階級覺悟程度不一致之來源，首先在乎工人出身不同，舊式生活之影響旣未能同時拋棄，在資本家剝削底下又因職業分工關係不能同時都瞭解自己的使命。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整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與資產階級對抗是很難能的。

落後的工人羣衆，祇有眼前的經濟利益，祇有改善生活條件、增加工資、縮短工時等經濟要求，才能使之逐漸感覺工人與資本家是立在利益相反的地位。 在改善工作條件的鬥爭裏，認識了自己和做工的同伴有共同的利害關係：這就是階級覺悟發展進程之第一步。 列寧提醒工人階級先進分子，教訓他們不應該忽略了這一點。 在其所著一九〇二年出版的怎麼辦一書中，列寧就教訓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說：『經濟鬥爭，是工人改善勞力售賣條件、改善工作生活條件之集體的奮鬥。 這個奮鬥必然是職業的奮鬥，因為勞動條件是隨職業不同而生差異的，故此為改善這些條件的奮鬥，不得不按照職業差別而進行。』 十八年之後，到一九二〇年列寧又在俄國職工會第三次大會上重申這個教訓，他說：『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無產者祇能按行會和職業組織起來。 這是進步的現象，不然，無產階級無從組織。 以為無產階級一下可以整個階級組

織起來，這是不通的話。』 由這個教訓，我們可以看出列甯怎樣瞭解工人的職工會鬥爭之必要。

工人階級的先進革命分子應該承認這個必要，承認祇有用職業組合的方式才能組織廣大的工人羣衆。 這個必要必須到共產主義社會才能消滅，在無產階級專政底下，資本主義制度遺留的楂滓未淨盡以前，職工會的組織還有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者切勿忘記階級覺悟是從階級鬥爭中逐漸得來的。 改善工作條件的奮鬥是工人的階級覺悟之第一步，由這個奮鬥，工人逐漸認識資本家是自己的敵人，逐漸發生聯合做工同伴共同行動反對資本之要求，以至於結果取得政權。

這種過程在俄國工人運動史上是很明顯的。 列甯一九二〇年在全俄紡織工人大會上的演說，曾經有一段說到俄國工人階級覺悟之過程：『我們都還記得或聽見我們的父親說過，幾十年前工人初進工廠做工時候，總以爲工廠養活工人，廠主是工人的恩人。 那時工人不明白資本家剝削他們。 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初時都是這樣想。從原始無知的、不覺悟的狀態過渡到認識自己地位的狀態。 此時罷工就開始了。 工人開始感覺自己有力量。

職工運動跟着罷工的增多而起來。 曉得抵抗敵人已經是向前的大進步。 職工運動初期，工人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縮短工時、增加工資……上頭。 工人再不超過這種傾向的觀念了。 可是又到了一個時候，工人這個第二期的階級覺悟已不夠用。 大工廠主，因自己的帝國主義傾向和銀行家聯合起來，幷以瓜分地球爲目的而開始戰爭。

這個戰爭殺死了一千萬人，殘廢了三千萬人，結果締結了白列斯特和約和凡爾賽和約，然後工人更進一層覺悟，明白工人受欺騙了，戰爭是資本家爲自己利益才鼓動出來的。 這一層道理，工人明白了，於是乎發生工人革命，完成十月暴動。』 從列甯這一段演說，我們可以知道職工運動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有何種意義。

★　★　★

職工運動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既如是之重要，工人階級先進分子自然應該認識這個作用，指導這個運動，

使之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利器，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怎樣指導這個運動呢？工人階級先進革命分子組成革命的政黨——共產黨。職工運動與無產階級一般的政治鬥爭有何種關係？甚麼是無產階級政黨及其與職工會的關係如何？正確回答這些問題，對於列寧主義的職工運動理論，便思過半矣。

甚麼是無產階級之革命的政黨？列寧以為無產階級之革命的政黨，祇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大多數工人組成的革命政黨是無存在之可能的。祇有最活動的、最覺悟的、最勇敢的工人才加入革命政黨。革命政黨雖然祇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却代表整個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利益和工人階級的利益初無二致。革命政黨不放棄職工會的鬥爭，不過把這種鬥爭看成是為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革命政黨所區別於其餘工人羣衆的，在乎『革命政黨着眼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歷史進程，在這個進程的每個轉灣點，努力擁護工人的利益，這種利益不是某部分的，不是某職業的，而是全階級的。』總而言之，革命政黨是工人階級的頭腦、前鋒、總司令部。祇有這個總司令部成立才能保證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中取得勝利。

譬如軍隊的組織：總司令部與各兵士有很密切的、良好的聯絡，這一軍隊才能獲勝；所以在階級鬥爭中，廣大的工人羣衆與其革命政黨的關係，職工會與革命政黨的關係，是異常重要的問題。前面已說過，革命政黨不僅指導工人的政治鬥爭，兼要指導工人的經濟鬥爭；這樣，根本上才能保證職工會政策不至於違背工人階級的共同利益。但革命政黨如何指導工人的經濟鬥爭呢？這必須經過職工會。故列寧以為革命政黨和職工會中的密切關係有很重大的意義。

關於革命政黨與職工會的關係，關於職工會應該受革命政黨指導的理由，列寧替一九二一年俄國共產黨第十次大會起草的議決案中，說得極為透澈：『馬克思主義的教訓——這個教訓不僅形式上被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一九二〇年）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作用之議決案所接受了，

而且實際上也被我們的革命的一切經驗所證實——告訴我們說，祇有工人階級政黨，即共產黨，是能夠團結、教育、組織無產階級的和勞動羣衆的前鋒，使羣衆能避免那些小資產階級性的流毒，以及各種職業的偏狹的成見，而綜合無產階級各方面的運動，換言之，即指導一切勞動羣衆。」革命政黨指導職工會的這種主張，在蘇維埃共和國現在每個做職工運動的人都承認了。但十月革命以前祇有波爾札維克黨人這樣主張，而持論非難這種主張的人，卻時時刻刻都有。現在列寧的主張貫澈了，但其歷來與各方面攻擊論調奮鬥之經過也值得我們研究。

★　★　★

祇要研究列寧主義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我們就明顯地發現列寧主義的職工運動理論歷來與其他錯誤的和危險的觀點經過了好幾場的惡鬥。這種鬥爭一部分是關於俄國的運動，一部分則擴大到國際的範圍；一部分是已告終結的，一部分則還是目前爭論的焦點。

最初是反對經濟派的鬥爭。列寧初期的名著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責任（一八九七年）一本小册子，及怎麼辦（一九〇二年）一書的第三篇，工聯主義的政策和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就是為攻擊經濟派而作的。俄國工人運動發展到那時（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已成社會上一大勢力：職工會先後組織起來，而且有工人政黨「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出現。蓬蓬勃勃的工人運動遂引起了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參加，這班人於「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成立之時，在黨中代表一派傾向，即所謂經濟主義的傾向，是後來孟雪維克主義的祖宗。經濟派當時的主要人物是現在的白黨，僑居國外不能回俄的勃羅谷卜維奇（Prokopovitch）和顧士谷瓦（Kouskova）。他們當時都是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哩！這一派以為工人除了狹義的經濟問題之外，不應該多管其餘的問題。其餘的問題與工人了無相干，即告訴工人，工人也不懂得。我們祇能夠對他們談說那些關於工人切身利害的問題，換言之即祇談得上工人的經濟要求。這種傾向甚至於否認打倒俄皇專制之必要：他們以為這個，是工人不能懂得的。根據這

種觀念，於是他們成立一種『爲五個戈比鬥爭』的反政治理論，禁止工人做政治運動，否認有組織獨立的工人政黨之必要。勃羅谷卜維奇和顧士谷瓦二人告訴列甯和蒲列哈諾夫說：『我們才眞正是工人的良友。你們主張打倒俄皇專制，做革命的政治鬥爭，可是這幷不是工人的事。你們的行爲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行爲。我們才是工人的眞正良友，我們告訴工人說：俄皇專制與工人絕不相干，工人分內的事祇是如何增加工資，如何縮短工時等等問題。』

這個傾向表示甚麼？這個傾向乃表示做工人運動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完全不明瞭工人階級的作用。但在這初興的俄國工人運動裏，這種說話投合工人原始的心理，工人很容易動搖。有一些工人團體擁護勃羅谷卜維奇和顧士谷瓦的主張，彼得堡有勢力的祕密報，工人思想，亦是擁護者之一，因此經濟主義在俄國九十年代下半期，特別是自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一年，於工人運動中引起巨大的危機。那時如果列甯和蒲列哈諾夫不起來攻擊這一種傾向，誰又知道俄國工人運動牽引進了經濟主義的道路——機會主義的道路，要若干年後才得翻身呢？

蒲列哈諾夫和列甯先後攻擊經濟主義，但列甯的攻擊比較蒲列哈諾夫的，尤爲中肯，尤有系統。蒲列哈諾夫祇限於說：誰祇指導工人做一點一滴的經濟要求，誰禁止工人做政治運動，誰就不是工人的首領。列甯卻不限於這樣的攻擊，他當時在流放中著成一本有名的小冊子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責任，十分具體地提出無產階級霸權問題，從各方面向經濟派作戰。列甯以爲馬克思主義者絕不主張忽略工人的工資和工時，我們自然要增高工人工資、縮短工人工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 但我們所要的決不是如斯而已。我們要工人來管理國家，變成國家的主人翁和指導者。因此絕沒有一個問題，和工人了無相干。特別是推翻俄皇制度這一個問題，尤與工人有切身利害關係。我們主張無產階級霸權而反對陷工人囿於瑣碎的經濟要求。列甯隨後又著成怎麼辦一書，給經濟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列甯認定純粹的經濟鬥爭是工人運動還未到

覺悟狀態的思潮，他在這本書中說：『原始狀態的工人運動就是工聯主義（Trade-unionisme），工聯主義正是資產階級束縛工人思想之表現。 所以我們的責任，社會民主黨人的責任，乃在反對這個原始狀態，乃在領導工人運動，使之脫離這個工聯主義的原始傾向，而就社會民主黨的軌範。』『西歐資產階級仇視社會主義因而利用工聯主義，告訴工人說：祇有經濟的鬥爭才是爲自己、爲子孫的鬥爭，而不是靠甚麼社會主義，替未來人類爭幸福。』因此我們知道：如果經濟的鬥爭不與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聯絡起來，職工會必將受資產階級政策所支配。 其實工人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是分不開的。 資產階級從來未曾把經濟從政治分離出來。 資產階級祇知道有了資本主義國家便可滿足自己的經濟需要。 列寧說：『最實際的、最「決死」的階級利益，祇有根本的政治改革才能滿足，這是指一般而言；特別地說，無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必須用政治革命手段，必須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了資產階級專政，然後才能滿足。』『勃羅谷卜維奇：……領導工人運動走上資產階級工聯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運動更幼稚的國家，更應該有力地攻擊這些違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更應該堅決地領導工人使之離開這班反對「覺悟分子張大其辭」的顧問。』

經濟主義這樣受了革命分子的打擊，到一九〇二年已沈寂下去了。

其次是反對職工會中立論的鬥爭。 孟塞維克黨人主張職工運動在政治鬥爭中是『中立的』、『無黨的』、『獨立的』，政治問題讓政黨去解決，職工會祇能做經濟鬥爭。 一九〇六年，『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在瑞典京城斯德哥爾摩開聯合大會，波爾札維克黨人請大會決議：（一）黨的所有組織應該幫助無黨籍的職工會之成立幷督促屬於此種職業的黨員加入這些職工會；（二）黨應該用種種方法去教育職工會會員，使之瞭解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及其社會主義的任務，應該用自己的活動實際上獲得這些職工會的指導權，幷應該使這些職工會在某種條件下能夠直接附屬於黨而同時又不淘汰無黨籍的會員。 這次大會

上是孟雪維克黨人佔多數的，他們拒絕這樣的決議，而另成立一個議決案，與波爾札維克黨人觀點所不同的，就在這個孟雪維克的議決案删除了黨實際上獲得職工會指導權這一點。 到了一九〇七年倫敦大會時，會場空氣已有變化，除孟雪維克黨人抗議外，大會沒有其他辯論即通過底下的議決案，提醒黨對職工會的指導權：『大會於承認聯合大會對於職工會工作的議決案外，再提醒黨的組織及在職工會做工的同志，注意社會民主黨人在職工會工作的根本責任之一：便是使職工會承認社會民主黨有思想指導權，并促成社會民主黨與職工會組織上的聯絡之設立。』自此以後，波爾札維克黨人反對職工會中立論的鬥爭更擴大到國際範圍。 同年第二國際在斯徒嘉德（Stuttgart）開大會也通過一個議決案，說明政黨與職工會之密切關係及鞏固這種關係之必要。 這個議決案起草時得波爾札維克代表積極的參加，列甯以為這是革命派對於機會主義派之勝利。 但第二國際這個議決案，在俄國却未曾發生過何種效果，政府反動潮流增長及孟雪維克黨人在職工會之把持，使這個議決案不能見諸實行。 一直到一九一七年，波爾札維克黨人關於職工運動的理論和實際才得到勝利。

但職工會中立論在國際職工運動中現在仍有勢力。這種理論表示甚麼呢？ 我們知道改良主義首領們雖然否認職工會的一切政治行動，但他們所否認的實際上祗是革命的政治行動，因為他們既然隔絕職工會與無產階級政黨的聯絡，實際上卽不啻令職工會執行資產階級的政策，削弱革命勢力、鞏固資本主義制度。 『中立』『無黨』『獨立』等好聽名詞其實是『贊助』『黨同』『依附』資產階級的政策。 改良主義首領們在戰前帝國主義剝削殖民地以自肥兼以收買工人貴族的時代，自然發生一種幻想，以為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底下可以過人的生活，殊不知他們卽因這個幻想而忘記了馬克思的教訓。 馬克思分明告訴我們：私有財產還在資產階級手中，又有國家為其護符的時候，工人階級是不能根本改善自己地位的；資本主義存在一日，工人羣衆的貧困、剝削和壓迫卽增加一分；因

此，經濟鬥爭是不能和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全體的一般政治革命鬥爭分開的。 職工會中立論是改良主義幻想之表現。 列寧一開始即堅決地攻擊這種改良主義的理論。 列寧根據馬克思學說的眞精神教訓我們說：在階級鬥爭中是無中立可言的，譬如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我們絕不能不參加生產品或勞力之交換。 列寧認定主張職工會中立論的人都是『資產階級派往工人運動中去的偵探』，西歐職工會的改良派首領，如康比爾斯（Gompers）、享得孫（Henderson）、朱奧（Touhaux）等人都是帝國主義豢養的走狗。 列寧教訓共產黨人須堅決地攻擊這班職工會的改良主義首領，爲獲得職工會的羣衆。

其三是反對放棄反動職工會的鬥爭。 前面所說的二種鬥爭是反對右派機會主義傾向的鬥爭，這一個鬥爭則是反對『極左派』的鬥爭，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對症發藥的醫治。 反對職工會中立論的鬥爭勝利之後，俄國已經有一部分波爾札維克黨人，被稱爲『撤回派』的，主張黨停止職工會的工作，以爲現在的職工會已爲孟塞維克黨人所把持了。 及帝國主義大戰發生，機會主義幻想打破使職工運動左傾之時，西歐共產黨人於是紛紛鼓動革命的羣衆，脫離改良派亞姆斯德丹國際的職工會，故意使現有的職工會分裂而另組織新的赤色的職工會。 此種傾向是很危險的。 列寧的名著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一書最大的功績，即在能給此種傾向以嚴重的打擊而挽回國際職工運動之危機。 『極左派』的共產黨人以爲現有的職工會不僅首領是改良派，羣衆也是富於反動性的。 列寧答覆他們說：我們不應該恐怕羣衆的『反動性』，我們的口號是『務必在有羣衆的地方工作』。

『當無產階級階級組織發展到最高形式——無產階級政黨（首領如果不能與全階級全羣衆作鞏固的聯絡，則不能僭用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之時，職工會必然要表現些反動性、一些職業的偏狹、一些反政治的傾向、一些遲鈍……。 可是，職工會這條道路，除了職工會與工人政黨聯絡之外，無產階級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發展。……職工會的此種「反動性」，即在無產階級專政底下亦不

能免。不明瞭這個，就是完全不明瞭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根本條件。懼怕這個「反動性」，企圖跨過這個「反動性」，跳過這個「反動性」，乃是其蠢無比的思想，因爲這樣即等於懼怕無產階級前鋒所担負的教育、鍛鍊、訓誨、領導工農羣衆最落後的一部分到新生活去。他方面，延長無產階級專政實現時日，先令工人一切職業上的偏狹消滅，先令工人破除行會習慣的和工聯主義的成見，這尤其是更深刻的錯誤。政策上的藝術（及共產主義者對自己任務之正確的認識）在乎精密地計算條件和時機，預備無產階級前鋒能夠有把握取得政權，爭取政權之際及取得政權以後，能夠得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廣大部分之充分的贊助，隨後又能夠於教育、訓練、領導廣大勞動羣衆之中，維持鞏固擴大自己的統治。

「在比較俄國更先進的國家中，職工會的一些反動性無疑地較甚於俄國。俄國孟雪維克黨人所以取得職工會的贊助（現在他們還有一部分勢力在很少數的職工會裏頭），乃全靠在行會的偏狹職業上的自利主義和個人主義上頭。西歐孟雪維克黨人愈加牢固地把持職工會，所以西歐產出比俄國更强有力的職業性的、偏狹的、自利的、腐敗的、貪心的、供帝國主義指使的、被帝國主義收買、受帝國主義賄賂的「工人貴族」。這是誰都承認的。在西歐做反對康比爾斯、朱奥、亨得孫、墨爾欣（Merrhein）、列更（Leghien）一班人的鬥爭，比較在俄國做反孟雪維克黨人的鬥爭更加困難，他們完全代表同性質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形式。這種鬥爭應該不顧惜地和不可缺地做去，一直到像我們在俄國完全打倒和驅逐職工會中所有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首領和社會愛國主義首領一樣。

「可是反對「工人貴族」的鬥爭，我們是用工人羣衆名義，爲拉攏工人羣衆到我們一邊才去做的；攻擊機會主義首領和社會愛國主義首領，我們爲的是拉攏工人階級到我們一邊來。除非是蠢才，才會忘記這個最初步的最明顯的眞理。「左派的」德國共產黨人却正做這蠢才的勾當；他們因職工會上層的反動性和反革命性而推論出應該退出職工會，應該放棄職工會工作，應該創立新的、發

明的工人組織形式。這種不可寬恕的蠢才勾當，乃是共產黨人替資產階級的良好的服務。……不在反動的職工會中工作，這就等於放置不發展的或落後的工人羣衆在反動首領、資產階級偵探、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的工人」的影響之下。』（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

列甯這樣對『極左派』的共產黨人指出他們放棄反動職工會之錯誤以後，又於其起草的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告法國社會黨員，告覺悟工人宣言中，積極地申言：

『我們反對革命者和共產黨人退出羣衆的職工會，即許不幸這些職工會跟着列史和朱奧走去，我們也要留着。革命者和共產黨人應該到有羣衆的地方去。俄國共產黨人有很長久的時間在職工會中佔少數。俄國共產黨人懂得在最落後的，甚至反動的工人團體中爲自己的觀念奮鬥。』

列甯以『不是分裂職工會，而是獲得羣衆』口號抵制這種『極左派』傾向，接着第三國際根據列甯這個觀念，確定職工運動的策略，到現在，統一職工運動己成國際上必然的趨勢了。列甯在這一鬥爭中，是國際真正革命派職工運動之指導者。列甯在國際職工運動中的作用是很重大的，他的功績將永遠不會磨滅。

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國革命派職工會開聯合會議於莫斯科，成立了赤色職工國際。列甯寫了一封信給大會主席團簡要地這樣說：

『我以一切的誠意感謝他們託你（按指賴可夫，此信係由賴可夫帶往宣讀）邀我到會。十分可惜，我因病，醫生言須離開莫斯科休養一個月。

『請你代表我致意各代表并熱烈地祝賀大會的成功。很難找得相當字句表示職工國際大會之重要。以共產主義思想獲得職工會會員，到處都有不容阻撓的進行。戰勝千萬障礙，進行自然是不規則的、不等速的，但總是不容阻撓地向前進行。職工會的國際會議加速這個運動。共產主義思想在職工會取得勝利。世上沒有一種勢力足以阻止資本主義之崩潰及工人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勝利。

請接受熱烈的敬禮和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信心！ 列寧。」

★ ★ ★

最後，研究列甯在無產階級專政底下俄國職工運動中的作用，也是我們研究列甯主義的職工運動理論所必不可少的。

俄羅斯革命給國際職工運動以一重大的影響，具體說來卽俄國職工運動之產生、形成和發展。 這并不是說革命前俄國沒有職工運動；上頭說過職工會與無產階級政黨關係問題而且在俄國發生過熱烈的爭論。 不過革命前俄國職工會本身沒有重要的作用，對於國際職工運動的影響尤其微小。 俄國職工會發生於一九〇五年，發展於一九〇六年，隨後卽被反動勢力撲滅了；到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工人運動怒潮湧起時又恢復起來，但不久大戰發生，舊式職工運動於是乎終結。 革命中俄國發生的職工運動開闢一新紀元，其性質和意義完全與從前不同。 羅作夫斯基區分工聯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爲舊式職工運動之三種形式，革命後俄國新興的職工運動則爲新的、第四種的形式。 革命後俄國的職工運動是革命派的職工運動，也可說是共產主義的、列甯主義的職工運動。 這種運動雖然初在俄國發展，但將隨十月革命影響而擴大到全世界。

在無產階級專政底下職工會自然另有一種任務。 歷史起了鉅大變化，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於是職工運動的任務自然和在資產階級國家內的不同。 在資產階級國家內，職工會是同一產業工人的結合，從改良日常生活條件的鬥爭中養成工人羣衆的階級覺悟而爲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利器；到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之後，職工會的任務便自然不同了。 在無產階級專政底下職工會的任務是在建設新社會。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免的，但組織下層廣大的羣衆非職工會不爲功；無產階級前鋒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職工會則聯絡這個前鋒於後方的羣衆；沒有職工會，無產階級必至動搖而不能鞏固。 他方面，列甯又說明職工會是經濟上的組織者，是政權

的『後備軍』。　經過戰爭、革命、內亂之後，國內經濟組織破壞不堪，此時職工會的任務是組織指導機關，管理國有的種種企業，而國家機關內辦事的、指導的人材又必須從自己階級裏邊養成出來，訓練這個『後備軍』職工會亦是責無旁貸的。　有這種種新的要求，加以幫助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所以職工會在無產階級專政底下的任務比較在資產階級國家的，更爲複雜，更爲繁重，因此職工會組織上和活動範圍亦須改變，務求適合於這些新的任務。　在資產階級社會裏，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文化發展之後，加入職工會的工人往往最多亦不過佔雇傭工人全體五分之一；在無產階級專政底下就不同了，職工會開始國家的、經濟的新建設，有可能而且必須擴大會員的數量，企圖組織一切勞動者到職工會裏頭。　教育、訓練這些覺悟程度或能力不齊的工人，使之爲經濟的組織者，使之爲國家的管理者、指導者，這就是職工會迫切的任務。

所以，職工會爲共產主義學校這一個意義在無產階級專政底下比較在資產階級國家中尤爲重要。　職工會的這個共產主義學校的作用在資產階級國家內，祇是教育、訓練工人如何做反對資本家的鬥爭，甚至如何推翻資本主義，在無產階級專政底下則是教育、訓練工人使之能夠管理國家、指導經濟組織。

在一九二〇年黨內有名的職工會問題的辯論中及新經濟政策實施後職工運動策略之修正，列甯都很積極地參加，他的觀點終於俱得勝利。　俄國職工運動完全在列寧指導之下產生、發展起來，現在俄國職工運動的理論和實際完全建築在列甯主義上面，而且能以其影響擴大到國際的職工運動。

★　★　★

列寧主義的職工運動自然是以馬克思學說爲根據的。但第一，列寧發展了這個學說，攻擊附會馬克思主義的改良派；第二，列甯應用這個學說在新的條件上頭，爲馬克思當時所無的而且也不能夠有的。　無產階級專政底下俄國職工運動的經驗在國際職工運動歷史上開一新紀元。

列寧逝世之日到今已過去一週年了。　共產國際第五

次大會和赤色職工國際第三次大會於列寧逝世之後，確定了自己的職工運動策略；這一年來各國共產黨和赤色職工會執行列甯的遺訓愈加熱烈地攻擊機會主義首領，同時又不放棄職工會的羣衆。 職工會統一運動之進步，亞姆斯德丹國際之左傾，英國工聯與俄國職工會的聯絡合作，就是列寧主義國際勝利之朕兆。 資本家階級應如何的發抖呵！

在職工運動正處幼稚、半覺悟、甚至完全原始狀態的中國無產階級前面，列寧主義的職工運動理論是對症的藥。 俄國和國際職工運動過去的經驗，對於我們是很可寶貴的。 有了列寧主義做我們的武器；我們雖不敢希望中國職工運動的發展完全免除了俄國和國際過去的錯誤，但我們敢斷定這些錯誤至少要減少一大部分。

謝文錦

列甯與農民

我在此處有幾句話是要先向讀者聲明的：就是在一篇很短的文章裏頭，要將這個題目詳詳細細地發揮出來，自然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所以我祇將其中重要的數點介紹於讀者。 不過我對於這個問題也研究很淺，故自己雖已覺盡力之所及，從事搜集，但遺漏和錯誤，恐亦難免，讀者如能加以補充或指正，實不勝感激之至！

俄羅斯的多數派，在一九一七年所以能夠集合這樣偉大的力量，得到最後的勝利，他的政黨又一天鞏固一天，其原因不但在於他的奮鬥目的很對，他的奮鬥方法能適應環境及多數派的先鋒隊能和工人階級有很密切的關係，而且在於他同時又能夠注意到農民的心理和利益，和農民聯合起來共同去奮鬥。 這就是多數派的首領、全世界被迫壓民族的解放者、無產階級的指導者列寧同志指示給工人農民羣衆的一條很正大的道路。 他在歷史上的大功績，一部分也就在乎此。

那時——二十世紀之初——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大部

是很藐視這個農民問題，至於那些社會主義者，是祇想利用農民，以期選舉的勝利。　他們以爲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和目的總是相矛盾的，所以農民是將來工人階級革命進行中阻礙者。　那位赫赫有名的考茨基，對於這個問題，也祇管試鄉村貧農的意見，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始祖蒲列哈諾夫，對於攻擊民粹派以爲祇從事於農民運動，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國家的妄想，曾有很大的功勞，對於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際問題，也有深切的研究，但是他對於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的問題，就沒有注意，也沒有了解。　這個問題，到了現在，因已有列寧同志的指示，又有許多歷史上的事實證明，所以自然沒有什麼疑問，不過在二十多年以前，就能夠徹底了解這個問題，並很明白地指出工人和農民的聯合道路來，除了列寧同志，實沒有第二個人了。

臘狄克說：『列寧對於農民問題是開歷史上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紀元』，眞非過言！

列寧同志於一八九三年就很激烈地攻擊民粹派的錯誤——他們說：『俄國資本主義是不會發展的』，『俄國沒有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俄國將來的革命祇有希望於農民』等，——他於監獄及流放中——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入獄，一八九七年二月被放於西比利亞，一九〇〇年始得自由——曾作了最有名的一本俄羅斯資本主義的發展——列寧文集第三卷，——他在這本書裏頭，用許多的數字和事實來證明俄羅斯資本主義怎樣發展，農民怎樣破產等，在許多地方又常表示俄國工人和農民除革命外，實無他路。　自然他在這種環境之中沒有很明顯的寫出來，但是我們精細讀之，字裏行間，實有這種意思表現。　一九〇一年四月，他在火星報上發表了一篇工人的政黨和農民。這篇文章開首是描寫俄國的農民在一八六一年二月俄皇政府頒布『解放農奴令』以後的苦痛生活狀況，他繼續就注意這些問題：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出一條路？用什麼方法才能改善一部分農民的狀況？　於是他即很明瞭地對農民說：『農民要想從資本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祇有傾向於工人運動，共同爲建設社會主義的制度沒收土地及其他生產機關——工廠、礦山、鐵路等——歸於公有而奮鬥。』

他又時常說：『俄國將來的革命，工人是居首領、指導者的地位，是最前列的軍隊，若沒有多數農民的幫助，他們還是不能達到目的，所以我們應對農民說明：共產主義怎樣的比較祗佔一塊小土地好些，共產主義是保證人類的發展，提高人類的生活。』這就是列寧同志在二十多年以前所指示出來的一條很正大的道路——工人和農民聯合起來去奮鬥。

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時——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於一九〇三年在倫敦開第二次大會，當時因組織問題和黨員資格問題的爭論，遂分為多數派和少數派，多數派於一九一八年的第七次大會又改名為俄羅斯共產黨——曾採納一九〇二年列寧同志所定的農民政策，是為該黨第一個農民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反對土地贖取法，即農民須付給地價以贖取土地，而採用土地沒收法，即直接沒收地主等的土地。

一九〇三年三月，他又作一本小冊子，叫做告鄉村的貧農。他這本小冊子是用很淺顯的文字，說明農民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一定逐漸地破產而去做富農和地主的奴隸，或到工廠裏去做工廠主的牛馬，所以鄉村的貧農要救拔自己，就祗有和城市的工人聯合起來，共同去行動。他又以為：祗將所沒收來的土地，平均地分配於農民，還不是一個澈底的辦法，因農民祗有土地而無耕種土地的資本，則土地終又必逐漸地為富農或地主所吸收。

一九〇五年三月，列寧在前進報上作了一篇無產階級和農民。他說：『農民的革命運動已經開始了，各省俱聽到農民焚燬地主的房屋和沒收地主的穀類及家畜的消息。俄皇的軍隊在滿洲被日本打敗後，就祗想對於無辜的國民來復仇，派遣軍隊以攻擊國內的敵人——城市的工人和鄉村的貧農。城市的工人運動已於革命的農民中得到新同盟者。無產階級有覺悟的先鋒隊，社會民主黨，對於農民運動是有直接的實際意義，他於自己黨的組織內和宣傳者煽動者去進行時俱須注意到這個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祗有一條路：和貧農聯合起來共同步反對農奴制度和地主，和城市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去反對富農和其他

的資產階級——這就是鄉村無產階級的軌道。』 他繼續着又說：『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是有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他是竭力要將全體的勞動者從一切剝削底下解放出來，援助一切的革命運動以反對現時的社會制度和政治組織，所以俄羅斯的社會民主工黨是積極的維持現時的農民運動，用有力量的革命方法以改良農民的生活，且不以奪取地主的土地為終止的目的。 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既然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他就須堅決的去組織鄉村無產階級的獨立團體。 并且時常對鄉村的無產階級說明他們和富農之間的利益矛盾性，他們祇有和城市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去奮鬥反對一切的資產階級，才能得到真正將鄉村的貧農羣衆從窮困和剝削中解放出來的社會主義革命。 這是在農民中煽動實際的口號，也就是最能夠增加農民在運動中的覺悟力。 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為各方面維持一切的民主革命，所以卽刻要組織革命的農民委員會。 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為維持農民的民主革命的進行及保護鄉村無產階級和貧農奮鬥的實在利益，所以在農民委員會之中還須組織鄉村無產階級的獨立團體。』 三月三十日，他又於前進報作了一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主義的專政。 這篇文章最後的一句就是說：『我們從俄羅斯的政治革命來演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幕』。 果然，經過了十二年半——一九一七年十月——這句話遂見諸事實。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風潮不可謂不高，工人在莫斯科及其他城市俱有武裝的暴動，農民在各處鄉村中也有很激烈的暴動，但是終為俄皇政府鎮壓下去，這就是因為那時的工人和農民還是散漫的，沒有共同組織的，也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照列甯所指示出來可以推翻俄皇政府及地主和資本家權力的唯一的道路好好地聯合起來共同去奮鬥！

一九〇六年四月，多數派——列甯派——因為時勢所迫，乃和少數派開聯合大會於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列甯曾提出一個農民政策，其重要的幾點就是：（一）沒收一切教堂，俄皇、貴族和地主的土地。 （二）在國民立法大會未規定新的土地制度以前，應設立農民委員會，以沒收地主的土地和消滅地主的權力。 （三）在一定的

政治條件之下，應廢除土地私有權，將土地交給全體人民。（四）應該設立鄉村無產階級的獨立團體，——這就是叫農民對於地主須取直接的革命行動，消滅地主的土地佔有權，奪取地主的土地，毀壞舊的權力而建設新的革命力量所在的農民委員會。這些口號對於無產階級和農民俱很有利益的。農業的革命和政治的改革有很密切的關係，農民若沒有實在民主的政治組織和自己來組織政府及警察，他們還是不能保守所奪得的土地。農民除了奪取土地以外，還須按照這條奮鬥的大路前進以完成政治的改革，若沒有新的政治勝利，必不能夠奪取和保持其土地。

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以後，爲要開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和預防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運動起見，就須還要消滅土地私有權。但是少數派的馬思樂夫等反對之，蒲列哈諾夫也作部分的反對，且少數派當時曾佔多數——因一九〇五年十月的武裝暴動失敗以後，多數派的執行委員會和受多數派所指揮的工人組織多被解散，黨員多被逮捕，所以那時有表決權的到會代表，少數派佔六十二人，多數派佔四十二人——所以竟否決列寧的意見。不過各處的革命進行，還是不服從少數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而聽從多數派列寧格勒的委員會的指揮。

後來俄皇政府乃採納內閣總理斯託柳賓的意見，實行新的土地改良法。但他這種祇有使地主和富農得到利益，而勞動的農民羣衆就沒有福氣享他的好處，他對於中央俄羅斯有革命性的小農的政策，就是於西比利亞和土耳其斯坦等處收集許多好的土地，定了優待的條件，以獎勵他們移住。列寧當時就說：『這種方法不但不能改善農民的狀況，而適使他的生活日趨於惡劣。』他又說：『在俄國農民的面前只有兩條路：保留許多地主的經濟，使他逐漸地變成資本主義的經濟；用革命的方法以破壞地主的土地佔有權。』斯託柳賓是極力要使俄國向第一條路走，保護地主的經濟使不至於消滅。而列寧爲農民羣衆的利益計，所以竭力主張破壞他。他說：『我們應反對地主形式的資產階級進化而贊成農民形式的資產階級進化』。他對於移民的意見，以爲移民法，還是不能夠解決農

民問題，祇有混亂那邊的租稅法和惹起其他民族的仇恨心。　他又說：『若祇於歐俄和地主的遺跡上而行改良，那就是使俄國的農民增加地主和專制政府的壓迫。』

一九一四年俄國和德國開戰後，農民問題就沈寂下去了，沒有照原定的計劃進行了，一切社會運動俱陷於很困難的地位，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者，俱染了『保護祖國』的愛國毒，完全忘記了本階級的利益，而願意犧牲一切以保護本國的資產階級。　法德大部分的社會民主黨及俄國的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統統是向着這條路跑的。　獨列寧極力反對這次的戰爭，告訴勞動羣衆，須立時起來，將各國間的戰爭變成各國內部的戰爭，勞動者和剝削者的戰爭，即所謂『以戰爭反對戰爭』。　他曾說：『這次各帝國主義者強盜式的戰爭，歐洲的人民一定蒙着很大的損失，也就是資本主義破產和社會主義的革命即要爆發的時期。』　不久，在專制的俄羅斯，因爲食糧的不足和戰場上的失敗，遂發生了二月的革命。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發的時候，列寧還在國外，四月三日晚上才回到列寧格勒，次日即在多數派大會上演說，他的題目，就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責任』。　其中有說：『我們應該從第一步——政權在資產階級手內——來走第二步——無產階級和貧農應該奪取政權。……沒收地主的土地，幷沒收一切的土地交給貧農和農民代表的蘇維埃管理，且於各大產業之中而建設公衆的大經濟。』　他的意思，以爲如此，則一方面農民有了組織，就可以免去內部的紛亂；他方面就可以消滅地主的經濟勢力，免得他們有所憑依。　五月二十二日，他在列寧格勒且夫利欠斯基王宮內所開的全俄農民代表——實在其中以地主富農及商人佔多數——大會上，用很簡單很明瞭的口號來表明多數派的政策和革命的目的，於是一般素來被惑於少數派的謠言的農民始大大覺悟起來，羣集於多數派的旗幟之下而聽他指揮，各處農民的暴動——驅逐地主、佔領土地等——日見澎漲，但是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還在那邊一方面繼續地製造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而他方面則派兵去鎮壓農民！

十月二十六日——俄舊曆——臨時政府推倒之後，即公佈兩個很重要的命令：和平令和土地公有令，這就是列寧按照當時工農兵的需要而發的。 這個土地令，就是說廢止土地私有權，沒收地主、皇族和教堂等的土地，在立法大會未召集以前，應交給區土地委員會及縣農民代表蘇維埃管理，該機關等應按照農民提出要求，斟酌執行。但列寧以為這個土地令係臨時的性質，蘇維埃政府應立即製定更詳細的土地法，於是新的土地法乃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公佈。 的

一九一七年革命初起的時候，全體農民，俱能結合起來以反對他們共同的敵人，列寧當時就說：「在現在土地尚未奪回，敵人尚未推倒的時候，所以有這種現象，到了他們得到了勝利，利益的衝突就會表示出來，那麼，這種關係就不能維持下去，所以貧農及鄉村的無產階級應立即起來組織獨立的團體，以保護本階級的利益。」 他又告訴城市的工廠工人說：「凡是有覺悟的工人，俱不應該忘記了自己在鄉村內作工的困苦的弟兄，應該幫助他們獨立

組織本階級的職工會，引導為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而奮鬥，為保護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奮鬥。」 他又說：「貧農和鄉村的無產階級是蘇維埃政權在鄉村內的底柱」。 一九一八年春，依列寧的主張又創設了鄉村的蘇維埃經濟，使一般貧農和鄉村的無產階級俱受農業專門家的指揮加入工作，以為周圍農民的模範，并且隨時常告訴他們，應和鄰近的農民發生很密切的關係。

當土地改革法開始實行的時候，投機的富農即將較好的土地佔領了去，列寧於是即建議於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用法律來規定組織貧農委員會。 恰巧這時——一九一八年夏捷克人——白黨——佔據了俄國出產糧食的中心點，而投機的富農又將糧食囤積起來，故意提高價目，於是糧食大起恐慌，是時列寧為維持蘇維埃政權計，為供給紅軍、城市的居民及貧農計，乃不得不採取軍事共產制，將農民的餘糧一律徵收。

貧農委員會當和富農爭鬥終了之時，又開始和中農疏遠，那時列寧很注意此事，一九一八年秋間全俄蘇維埃大

會時，即議決解散貧農委員會。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八次共產黨大會時，又採納列甯的意見，議決對待中農的議決案。　他的提議中有說：『在經濟落後的俄國，鄉村中的中農是有較堅固的經濟基礎，所以無產階級和他們必須有長時間的協作，……中農不屬於剝削者，因為他們不是從他人的勞動得到利益。　社會主義的國家必不可失了這個小生產階級。……蘇維埃政權不應對待他們有什麼强迫的舉動。　否則，祇有增進他們反新穎的心理，致得不好的結果。……社會主義的國家，對於農民的幫助應該竭力推廣開去，最主要的即須以城市的工業品供給中農，且宜偏重於改良農村經濟的工具、種子及提高鄉村的文化，改良農民的生活條件。……地方蘇維埃應找出可能的方法給貧農和中農以實在的助力。』

俄國因為和德國戰爭以後，即繼以對地主資產階級的內國戰爭，再因為各帝國主義者的種種反蘇維埃運動，致使國內的戰爭又特別地延長下去，所以農村經濟，完全破產，同時農民因為他們所收穫的糧食，除出自己所需要的以外，俱須交給國家，而國家那時又因工業的大破壞，已無能力將工業品供給農民，以交換其農業品，農民於是又不願意多餘耕種，故一九二〇年遂發生了大恐慌；是時白黨又乘機煽惑，農民暴動的消息於是時有所聞。　一九二一年三月第十次共產黨大會，乃採納列甯的提案，議決廢止食糧征收法——又名食糧均配法——而採用食糧納稅法。　於是農民所收穫的食糧，除了一小部分的租稅，所剩留下的，他們就可以自由處理他，所以他們因此俱竭力去耕種土地，而工人和農民間的聯合乃也因之而鞏固。　一九二三年四月第十二次共產黨大會，又由列甯提議，通過租稅劃一法——此時列甯已在病中。

當食糧政策改變的時候，列甯就很注意的分析協作社的發生和發展，所以第十次共產黨大會上曾同時議決組織協作社。　以後又時常說：『共產黨應去學習經營商業，以從事於協作社。　因為協作社是和私有資本奮鬥的一種最有力量的機關。』　他在病中又發表了兩篇關於協作社的短文　但是這兩篇短文的影響實比資產階級學者所做

的幾冊大厚書還要大得多。 他曾說：『快去組織農村經濟協作社，因爲他是對於農民渡到社會主義裏去的許多橋樑之中的一條。』 又說：『倘若協作社——消費，農業經濟及工業等——現在已經普及於全體人民，那麽，我們兩隻脚已俱踏於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了。 協作社對於鄉村的重要點還是在於提高農民的科學程度，若農民的科學程度不能提高，那就無論什麽社會主義俱是達不到的。』

他對於提高農民科學程度的問題，曾時常有注意到，所以他在病中的時候，還提出改善農村學校和農村學校教師的意見。 他曾說：『國民學校的教師是可以使農民和無產階級的聯合更見鞏固』。

第十二次共產黨大會，曾將農民問題列於第一項，他們以爲工業和農業應該使他同時發展，所以當時就有所謂『剪刀政策』。 那就是提高農產品的價格而減低工業品的價格，使城市和鄉村接近，使工廠和田野有實實在在的聯絡，也就是使無產階級和農民有很密切的聯合以期共同努力來建設這條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大橋樑。 上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又議決組織農村經濟銀行以幫助農民及改善稅法以減輕農民的負担。 這次大會，列寧雖然沒有到會，但是這些議決案，就是因爲他們沒有忘記了列寧所說的『我們若沒有農民是無論何時俱不能達到共產主義』一句話。 蘇維埃政府以後的農民政策自然還是照列寧所指導的路繼續的進行。

列寧不但對於俄羅斯的農民有很大的意義，就是對於全世界的農民也有極重大的意義。 他於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時，曾提出一個農民政策的綱要。 不過此處爲篇幅所限不能將他介紹給讀者，所以祇好請讀者自己去參看俄文本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記錄，或中文本成則人先生所譯的第三國際議決案及宣言。 以後他又提出一個『工人農民政府』的口號。 這個口號就是號召全世界被壓迫的農民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去和他們自己的剝削者奮鬥。 去年所組織的國際農民蘇維埃，也就是列寧預先已確定他的基礎。 唉！ 列寧死了，而列寧的偉大事業還是繼續地進行，不但共產黨，就是工人和農民，俱將繼續他的事

業爲自己的自由及建設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

列甯與青年

任弼時

列甯死了，而列甯主義永存！ 列甯主義是被壓迫階級求解放的武器，是全世界共產革命成功的唯一工具，是資產階級——一切統治階級——催命符。 簡言之，列甯就是替人類建設眞正平等自由社會的首創者。 列甯主義就是達到眞正平等自由社會實現的工具。

青年是老年的替代者，是社會的建設基礎。 某一階級的青年，乃爲擁護本階級的後備軍，所以資產階級對於自己的子弟恆教養以怎樣維持資本主義的階級教育，無產階級對自己的青年子弟，亦教養以爲本階級解放的政治教育，以培養自己的新基礎而達到解放的目的。 各階級利益根本不同，故各階級均有自己不同的教育對象和教育方法及形式。

列甯在自己一生革命工作中，雖然沒多的時光去參加青年工作，但是他對於青年人的作用，認識得異常明白，對於青年教育所指明的對象、形式、方法，沒有再確切的了。 他時常對一班青年說：

「現在年近五十的老黨，他們一世，未見得能看到眞正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實現，但是現在年僅十五六歲的青年，他們一定是能夠目睹共產社會的而且是參加共產社會建設的一分子，不過這輩青年，應當要明白他們自己終身的責任，就是在乎這個新社會的建設！」

我們從這一小段談話之內，就可以知道列甯對於青年的認識和希望以及他所指明出來的青年應有的責任。 列甯幷未嘗把被壓迫的青年，尤其是青年工人與工人階級分開；他以爲對於青年，總要多加原諒，特別注意加以指導和培養。 他說：

「無產階級成年人的政黨，一面須指導羣衆作階級鬥爭，同時又應教育羣衆，因之須處處應特別嚴格，然而青

年組織本來是處於學習地位，他的責任，就是要從青年中給社會革命的政黨預備能工作的人材，因此對於他們，須特別設法幫助其發展，對於他們所做出來的錯處，總須十分忍耐的去糾正他，須讓步的感化他，而絕對不應以極嚴格的手段去對付。」

列寧接着又說：

「有許多年長的人，往往不會對付一班青年幼輩，我們應知道，青年幼輩去接收社會主義，絕對不會像他們的父輩一樣的方法、形式、條件和環境。　因此，我們應當要主張青年人有組織上的獨立權，這也並不是我們要表白我們不像第二國際改良派的那樣害怕青年組織的獨立，而是在事實上確有獨立組織之必要，因爲他們沒有獨立的組織，不能夠培養很好的社會革命者，換言之就是不能夠推動社會主義向前發展。」

當歐洲青年運動非常幼稚的時候，列寧與李卜克內西、盧森堡極力做宣傳青年的工作，因爲那時西歐軍國主義異常發展的時代，列寧看見當時的社會民主黨的勢力極弱，又近於妥協，所以他乃主張從青年中間着手，教育青年以革命的教育，使他們仇視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軍國主義，那時他在青年出版物上作了如此的文字宣傳，西歐青年活動，得他的助益不少。

當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歐洲大戰決要發生的時候，全歐人民均爲戰爭所包圍，此時列寧對於青年運動特別注意當時在瑞典、挪威、荷蘭、瑞士以及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爲消免戰事，初則主張改國家常備軍爲民警，或是人民普通的武裝，後來見武裝之不必危險，大家都一體主張解除一切武裝，對於這個問題，在歐戰發生後二年——一九一六年，列寧做了一篇反對的論文。　他說：

「我們現在尚生存在有階級的社會，除開推翻統治階級、實行流血的階級鬥爭，此另無別途，所以我們的口號，應當是武裝無產階級武裝佔領生產機關，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

列寧知道帝國主義是要強迫青年去爲他犧牲的，平時資產階級是絕對禁止青年接近政治鬥爭，但是對於自己有

利益的事業，他便拚命的武裝青年，去作保護自己的犧牲品，如歐戰時的德國，便徵募十六歲的童兵，其他各國亦有如此之現像。　列寧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要講解除武裝，也是一句欺人的話，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怎樣在軍隊中去作宣傳，須將資產階級的軍隊，變成無產階級的武器，以反對資產階級本身，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

列寧又說：

『現在軍國主義之發展已成爲社會之普通現象，帝國主義就是互相爭奪土地瓜分世界殘慘惡戰的主動，世界各國無論是中立國，或是弱小國家，在最近的將來，必然都會軍國主義化，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產階級應當怎樣呢？

如果祇一味反對戰爭，主張解除武裝，那就恐怕是極大的錯誤，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產階級，應當對自己的子弟說：「你快要年長成人，給你以武器，趕快去學習軍事常識，這是我們無產階級必需要的科學，叫你武裝學習軍事常識，並不是要你去打你的兄弟們，殺外國的工友們，好像現代的戰爭和反對社會主義者教你們去打仗一樣，而是教你去反對本國的資本家，去抵抗一切壓迫貧苦和爲資本家利益的戰爭。　我們要得到眞正的自由，就純靠自己去戰勝資本家，解除資本家的武裝，絕對不是和平方法可以達到目的。」』

列寧對於青年，素來不取冷淡任意的態度，但是又不故意的誇獎，並且時常勸戒過於誇獎青年的人，以爲過於誇獎是有害於青年的。　他說：

『我們不應當過於誇獎青年，但是有許多年老的同志，時常忘記這點重要，隨意去虛僞的誇獎，這是有害於青年本身的！』

列寧知道青年的作用和責任，但是他更能指明青年人在某種環境或時代的作用和責任，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他在俄羅斯少年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上說：

『我們可以說現在俄國青年人目前極大的責任，就是怎樣去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因爲在舊式資本主義社會裏長大的成年，最多能將建築在階級壓迫上面資本主義舊制度根本推翻，或者能夠勉強建立一個新社會制度的骨格，爲

助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保持政權。 建立一個基礎，而靠這羣新生的青年在這個沒有人與人間壓迫的新條件和環境的基礎上去努力建設新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就是指明在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底下，青年目前的根本責任。 列寧的意思，以爲青年要能盡他的責任，就純靠自己去努力『學習共產主義』，但是列寧隨着提醒青年不要把學習共產主義像資產階級青年學習一樣，僅僅明白書本和雜誌上一點皮面的共產主義常識，知道幾個新名詞而已，而且要從共產主義奮鬥中方才可以求得眞正的共產主義。 他說理論是從事實中產生出來的：

『當然，我們腦筋裏所想要「學習共產主義」，就是要懂得那些共產主義教科書、小冊子和旁的著作上的紀載的學識，但是僅作如是想像，那就未免不夠。 倘若我們學習共產主義，就僅祇要懂得那些書本上所記載的，那麼就容易變成共產主義的一知半解者，這倒對於我們有莫大的損害，因爲這樣由書本上研究主義的人們，他們不會將所得的智識聯貫起來去應用於事實，這非共產主義所眞正需要的。』

『從舊式資本主義社會遺留給我們一個最不好而最可憐的病根，就是書本與實際生活隔離，因爲我們知道書本上，多半是紀載一些不可靠的東西，因此僅從書本上去了解共產主義，這是一種極大的錯誤。……沒有實際工作和奮鬥，從共產主義書籍中所有的書本智識，也是等於沒有多大的價值，因爲也是像資本主義舊社會理論與實際隔離的書本一樣沒有分別。』

列寧這段話就是警戒一班青年，不要純靠從書本上學院主義式圖書館內閉門研究理論。 凡是一種理論和科學總要能適合於社會上的需要，我們研究一種理論或科學如果不能有益於社會，這是等於不認識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而有礙人類社會之發展。 同時要明白，理論與科學并不是從腦筋造起來的，而是由於時間空間經過許久所得來經驗的結晶體，所以我們要求適用的智識和科學就須要注意日常生活，從日常奮鬥中去尋求。 這是唯物論者的觀點，亦卽列寧所具體揭破資產階級黑暗教育，扼殺青年的科

學研究方法，以期人類社會迅速發展的要道。

資產階級爲求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之永存，不獨敎化自己的子弟，使他去繼續維持將來的政權和舊制度，并且想許多敎育方法，使一班非資產階級的青年也能作他永久的奴隸，不致反抗自己，故資產階級的學校和敎育之本質，均是建築在自身利益的奴隸敎育上面，而美其名曰『愛惜平民』『普及敎育』，以遮飾一班不識之徒，其實平民受了這種敎化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永世奴隸猶不覺。列寗對於資產階級所設學校有以下之批評。

『……舊式學校（指資產階級的）時常表白自己是造就人材、培養科學智識的機關。然我們知道這是一種騙人的話，因爲舊式社會是建築在有階級——被壓迫級階和壓迫階級——的基礎上的，所以一切舊式學校當然是根據於階級利益利精神的，所給的智識，僅有利於資產階級和他的子孫，因爲每種敎材都是依着他的利益而編定的。』

『在這些學校受敎育的青年工農子弟，也不過是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資本家要敎育他們無非是培養一班很馴服的奴僕，使他們能善於工作多出利潤，同時不致於反抗自己……。』

這種批評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資本主義壟斷思想確是一種可怕的現象，他們不僅壟斷本國內的青年思想，并常常到國外去作壟斷思想的事業以爲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中國敎會學校，即爲美國侵略中國之表現。

但是我們要明白，某種新社會和制度之產生，并不是與一切舊有社會和制度毫沒有繼承關係突然創造出來的，而是從舊社會和舊制度化身的結果。所以我們對於舊制度雖然根本反對，然而對於舊社會所遺留的科學和文化，也有可採用地方，因爲那些科學與文化是一種人類歷史產物，我們要革新舊的設施必須根據舊有的產物而加以去取的選擇。列寗又告訴我們說：

『無產階級的科學和文化，并不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稱無產階級科學和文學專家腦袋裏亂想出來的，而是由資本主義壓迫社會之下，人類所集儲的智識有系統發展出來的結果。

『我們時常聽到有許多青年或是新教育家，毀謗舊式學校，說他是一種廢物，……我們就對他們說：我們應當擇其善者而取之，——共產主義者應當要收羅人類所創造的智識，方才能夠考察整個社會統體。 我們收羅在腦袋裏，而并且要取他來分析批評，去掉不需要的成分而使自己有豐富實際的智識，這才可以算一個真有學問的人。

『倘若一個人要研究一種主義，而僅利用那些陳語套話，而不加以詳細思索考慮，不溯源尋根，也不加以批評，那麼這個研究主義的人就未免太含糊了，這種祇顧外面的人，終久是要失敗的，我們平常總要有這種態度和精神：倘若我知道，則總要覺得還不足，必需更進一層求其能多得，如若有人說他是一個某某主義者，用不着再加研究，這樣的人將來是沒有用處的！』

我想這幾段話正合現在中國一班浪漫色彩青年的思想和行爲，這就是一種不顧實際的空想者，或是害了誇大狂病的想像，也確是普通青年一生所必經過的歷史表現，然而要不注意改變，對於個人恐終久難免失敗，對於社會是一種不真誠的表現。

列寧時常注意青年的道德觀念，本來道德的真意義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存在的餘地，因爲階級的利益不同，統治階級所有的道德觀念即爲保全資本制度，不侵犯私有財產，不反抗資本家……這完全是如保護資產階級的法律一樣，是對付無產階級的工具。 無產階級本身利益不同，故其道德觀念也顯然與資產階級相反。 列寧指出青年無產階級的道德觀念：

『……我們所說的道德：就是破壞一切統治階級的舊社會，結合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建立新的共產主義社會。』 又說：

『無產階級道德，就是聯絡勞動羣衆去反抗一切壓迫，反對一切私有財產，因爲私有財產是霸佔社會勞動，壓迫勞人的表現和工具。』

這種無產階級道德觀念對於資本家，當然是有莫大害處的，所以他們時常誣罵無產階級不講道德。 列寧又解答爲甚麼無產階級不講資產階級道德的原因：

「我們反對資本家所倡的道德，因爲資本家所採用的道德，是從經裏面選出來的，我們當然，是不信什麼上帝的，我們從來知道貴族神甫資本家都會利用「上帝」的「道德」去壓迫人家而取得利潤。 有時資產階級的道德是一種理想或半理想的空話，其實也和上帝的聖經一樣，這種理想的空洞的道德我們是反對，我們承認這是一種欺騙行爲，這是想要爲資本家或地主保護利益來愚弄工農的一種方法。 舊社會是根本建築在階級壓迫上的，我們的道德就是要破壞這樣的社會，要聯絡我們的勞動階級。」

總之，列甯的道德觀念，完全是立脚在被壓迫階級利益上頭，他承認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是保護資本家和其制度，他便明說無產階級道德，也不過是一種保護自己利益的工具，是求共產主義實現的無產階級道德觀念，他所主張的教育學說科學也都是站在無產階級利益上面的。 這也就是他要講「學習共產主義」的方式。

青年人因受舊社會洗滌的程度較成年人少，所以他們的思想是容易糾正，加以青年富於感情和革命性，所以在社會是應當有極大的作用，社會之進步及新社會創造良好與否的責任，都是擔在青年肩上不可輕易放的，因此青年對於社會問題須特別注意和參加，并須集中其力量有統系的參加，方能眞正幫助社會。 因此列寗復說：

「無產青年是新社會的建設者，他們的肩上負有莫大的責任，但是青年人要在社會上能得人們的信仰，必須自己有組織完善紀律嚴肅的團結。」 接着又說：

「無產階級青年組織，應當是極有力量的團體，他對社會上一切事業，都須有幫助并須要站在領導的地位。青年團體所辦的事業要使工人能夠一看就可以知道是對於他們有益，指導他們到自由之路的，那怕工人還沒有相信主義或并不贊成主義，然而總要能使他們看到青年團體所辦的事業便表示要來親近才好。」

要有團結才能爲社會服務，我想這是至理明言，誰都不敢否認，但是現在我們中國的青年界是否有團結，這也是非常明瞭易見的，這也就是中國青年界放棄責任的表現。

我們上面所寫的看來，就可以知道列寧對於青年的注意。列寧固然沒有長時期親身參加青年活動；然而他時常把無產青年看做是無產階級全體的一部分，所以他在某種時間和空間，都能將青年歸併於全階級的活動，並能指明青年活動所應注意之特別點，以期適合於階級鬥爭的全般。

總之，列寧對於青年是抱有莫大希望的；而青年則應能容受他的期望去研究他遺留給我們的寶貴品——列寧主義，要知道這是求解放的唯一武器。

中國青年界！列寧指教你們的方針，你們懂得怎麼樣？

在偉大的墓之前

蔣光赤

在茫茫的人海中沉落了一朵光明閃灼的浪花，
在克里母宮的城下長臥着一個今古無比的偉人；
歷史故意地遺留下這一堆黃土——永遠的紀念，
也不知要引起了許多悲痛、哀感、讚市和歌吟！

列寧啊！你生前有改造世界的天能，
你的死難道也如曇花泡影的永逝？
你或者安安穩穩地臥在克里母宮的城下，
悄觀世界革命的浪潮，近聽赤城的風雨？

我不以死為人生的悲劇，
我最可惜造福人類的人不能長生；
縱讓全世界無產階級號天痛哭，
也喚不醒最親愛的、無知覺的墓裏人！

列寧啊！你的功業如經天的紅日，
我要歌詠你麼，我又何從歌詠起？
你的墓是人類自由的搖籃，

願你把人類永遠搖到自由鄉里去！

——錄自新夢臨列寧墓——

一　去年今日

時間眞快，如風車也似地飛轉，不覺又是一年了。

今日是列寧——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領，去世的週年紀念。在這一年之中，我總常常想到那列寧死後的悲哀，那永遠不可忘記的悲哀。去年今日我在莫斯科，今年今日我在中國，空間的距離不可謂不遠，時間的距離也不能說太短。但是那列寧死後的景象，那列寧殯葬時的炮聲，那工人、農民、學生……的悼歌，那用筆墨言語形容不出來的嚴肅、沉痛，宛然在我的耳裏、眼裏，緊緊地固着在我的心裏。

我還記得列寧死之前一日——大約在晚上罷？——我同幾位朋友——他們都是外國人——談論到歷史上的人物誰個偉大些，談論到十月革命的成功，談論到列寧的天才與無產階級革命，談論到列寧與被壓迫的東方，並且談論到列寧的夫人克魯布斯加牙，她如何地與列寧同受甘苦……把列寧的一生都談論到了。我們說到列寧的病，——列寧的能好不能好，列寧的病是革命的不幸，我們的不幸……大家都呈現着無限的悲戚！可恨的病魔！可恨的那行刺列寧之社會革命黨的女黨員！可恨！……

當時我們沒有一個人說列寧要死，我們不願意說，我們不忍說。我們都是無神論者，我們不是上帝的信徒，但是我們却暗地裏禱告，禱告列寧的病快些好，快些好！

我說一句實在話，我從沒有關心過別人的病像關心列寧的病一樣親切，——列寧是誰呢？列寧的病爲什麼值得我這樣關心？不，我說錯了。全世界愛自由的人們，主張人類解放的人們，被壓迫的人們，都如我一樣關心列寧的病，他們也禱告，禱告列寧的病快些好，禱告列寧永遠康健！但是列寧的病爲什麼值得他們這樣關心呢？這不必問，他們自己會說出這個理由來。

我們希望列寧的病快些好，祝列寧永遠康健，因爲他是現在世界中最有用的一個人，因爲他指導我們到光明的路上去，因爲他是社會革命的象徵。但是希望是無用的

，千千萬萬人們的希望戰勝不過自然的法則，『腦髓之呼吸的中心停止動作——絕頂靡智思想的中心窒息了』：這的確是一件憾事！為什麼在科學無能為力的地方，怪事是不會完成的呢？

列寧不應當死，列寧更不應當早死！　但是列寧死了，列寧更居然早死了！

列寧死了！……

今日是革命首領去世的週年紀念。　我今日雖在上海，但不能不想起去年今日的莫斯科：——

『列寧死了！』——有一個朋友對我說。

『什麼？』

『我得到確實的消息，列寧已經死了。』

我聽了這個消息——好一個不幸的消息！——莫明其妙說什麼話好，似覺那時神經失了作用。　但是我自語自問地想：

『這個消息不的確罷？　這個消息是不應當的確！……』

各機關都懸起哀悼的黑邊的紅旗了。　街上往來人們的面孔上，都呈現着很深刻的悲戚。　他們中多數的衣袖上纏着一塊黑邊紅心的布條，我後來也得到這麼樣一塊布條纏在衣袖上，——這是說列寧已經死了！　列寧真正地死了！

二十二日列寧的靈柩從哥爾基村運到莫斯科來，哥爾基村的農民在後面成群結隊地哭送。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長加里寧，第三國際會長季諾維埃夫，真理報主筆布哈林……親自到車站去抬靈柩，無數萬的人們隨着靈柩落淚，有的竟放聲哭，——為什麼哭呢？　父親死了，焉得不哭！　靈柩抬到勞動同盟社安放，政府為着要使革命的首領與民衆更親近，為着要使工人、農人……與革命的首領為最後的辭別，為着革命的首領永遠留在群衆的腦海裏，議決開放三日，使人人得親列寧死後的面貌。

這幾天莫斯科的人比尋常至少要多一倍。　各地派來工人的代表，農民的代表，紅軍的代表，……幾弄得沒有房屋可住。　他們從那俄羅斯的內地來，他們代表全俄羅

斯的工人、農民、一切羣衆致奠於首領的靈柩之前，表示無數萬萬人們的心靈對於人生的導師之哀悼。 他們冒雪而來，來到莫斯科與他們所謂親愛的伊立伊奇（列寧的名字）做最後的晤面。 他們大約有無限的傷心罷，或者這種傷心是世界上最深刻的傷心。

我住莫斯科三年，從沒遇過這幾天氣候的寒冷！ 寒度降至零下四十，街上幾無行走的可能。 但是各地的代表，莫斯科的羣衆，爲着要晤列寧的一面，爲着要在靈柩前表示哀悼的心情，居然不怕寒冷，在街上成行成隊地排着，至少也要三個小時，纔能達到靈柩安放的所在。 天氣旣這般的寒冷，在冰天雪地裏站立三四個小時，若無很激烈的熱誠，很堅强的忍耐，很結實的信仰，誰也不能夠啊！ 凍僵的也有，凍得說不出話來的也有，凍倒了抬到醫院裏去的也有，——我親眼看見了許多。 他們爲的是什麼？ 他們爲什麼要這般受凍？ 他們要看列寧，他們情願地受冷！

一隊一隊的經過列寧的靈前，人太多了，沒有停立久看的可能。 大家眼裏含着淚，——不，有的竟放聲哭，那心腸慈弱的女子更不待說了；口裏唱着悲哀的悼歌，這悼歌眞表示出人間最偉大的、最深遠的悲哀。

在無數萬人們的淚海中，在無數萬人們的哀歌中，我們看出列寧的偉大，我們看出歷史上再沒有更比列寧偉大的一個人。

二十七日，紅色克里姆宮的城下，埋葬了一個今古無比的偉人。

列寧埋葬在無數萬人們的淚海中，埋葬在無數萬人們的哀歌中，——埋葬在無數萬人們的心靈裏。

這是去年今日的事。

時間眞快啊！ 如風車也似地飛轉，不覺又是一年了。 在今年的今日，我想起去年今日的事情，想起那無數萬人們送葬的情形，想起那時候天氣的奇冷，想起那列寧的靈前堆積如山的奠花，想起那難以言表的悲哀，更想起那白髮老婦人克魯布斯加牙——列寧夫人的演說……。

二　蘇俄的創造者

哦，我的親愛的母親！蘇維特的母親！
哦，美麗的、快樂的時代之搖籃！
你是自由的、光明的海島，
你是巨鐘，做喚醒奴隸的狂喊。

你脫離了那蒙古的、亞細亞的、
萬惡沙皇的、奴隸的鐵鎖；
你拋却那市儈的、懼怕革命的懷抱，
來過這公道的、共產的生活。

——擇譯沙度維葉夫俄羅斯二節——

哦，是的！ 新的俄羅斯是美麗的、快樂的時代之搖籃；新的俄羅斯是自由的、光明的海島。

哦，是的！ 舊的俄羅斯處在蒙古的、亞細亞的、萬惡沙皇的制度之下；舊的俄羅斯是黑暗的、野蠻的帝國。

我們把新的俄羅斯與舊的俄羅斯比較一下，我們不得不說新的俄羅斯是較可愛的，新的俄羅斯是自由的、光明的海島！ 我們想想過去，看看現在，望望將來，不禁覺得過去的俄羅斯之令人惱，現在的俄羅斯之令人愛，將來的俄羅斯之更令人希望。

我的親愛的蘇維埃俄羅斯呀！ 在茫茫的世界中，我只在你這塊土地上找得點公道、正誼，我只在你這塊土地上看見勞農的群衆們脫離了奴隸的生活，我只在你這塊土地上聽不見那資本家、地主、貴族、軍閥的威聲。 蘇維埃俄羅斯不是詩人幻想的烏託邦，不是毫無缺陷的共產社會，不是那宗教天國，……但是勞農的祖國，是世界革命的發源，是被壓迫人們的護符。

但是追溯蘇維埃俄羅斯之由來，蘇維埃俄羅斯產生的過程，我們就不得不想起那已經死了一年的列寧——革命的首領，人類的導師，蘇維埃俄羅斯的創造者！ 不錯，歷史不是個人所造成的，——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其成功當然不是列寧一個人的力量。 說列寧是蘇維埃俄羅斯的創造者，似覺有點不妥當。 但是，我們要知道，若每個人能洞察歷史的進程，順應群衆的心理，代表群衆的願望，——使自己變成為群衆的象徵，使自己變成為

羣衆的集體，則說他卽羣衆，羣衆卽他，有什麼不可以呢？ 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但是列寧是無產階級的化身；蘇維埃俄羅斯之能產生，是因爲勞農的努力，但是列寧是一個總指揮，列寧一身具有勞農的睿智，他能引導勞農到成功的路上去。

我們說列寧是蘇維埃俄羅斯的創造者，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我們一提到蘇維埃俄羅斯，就聯想到列寧，一提到列寧，就聯想到蘇維埃俄羅斯，這的確因爲列寧與蘇維埃俄羅斯有不可隔離的關係。 那無數萬的工人以列寧爲父親，那無數萬的窮農以列寧爲救主，——在羣衆的意識中，已經堅固地承認列寧是蘇維埃俄羅斯的創造者了。

我們提到列寧，提到蘇維埃俄羅斯，又不得不聯想到被全世界資產階級咒罵的過激黨——共產黨了。 共產黨是列寧一手所創造的黨，是在列寧指導之下，從事建設蘇維埃俄羅斯的黨；現在列寧雖死了，這個黨還是照着列寧主義，進行列寧所未做完的事業。 現在可以說，沒有共產黨，卽沒有蘇維埃俄羅斯，共產黨是蘇維埃俄羅斯的砥柱，是勞農的羅盤。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但是我們要知道，牠是列寧一手所造成的。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在一九〇二年——一般的情緒均有將勞動政黨變爲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政黨的趨勢；當時列寧見着這種危險，毅然反對著名首領馬爾托夫的主張，以爲無產階級的政黨應如鐵一般的結實、統一，牠的黨員應守無產階級的紀律。 結果，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就從此時形成，將來十月革命的首領列寧亦就在此時預定了。

列寧極力與少數派主義奮鬥，極力使多數派的政黨在不公開的狀態中鞏固，極力主張指導能工的運動爲勞動階級謀利益。 在第三次大會中，列寧已經很明確地預定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革命之不能避免。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在反動的政潮下，一般從的革命分子發生頹廢的情緒，許多的社會主義者或遁入祕

密的天國裏，或滾到資產階級的懷抱裏，或爲神秘哲學的探討，——總而言之，他們失望了，他們不願再革命了。

但是列寧却高聲地呼喊：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被壓迫下去了；但是革命還未消滅呀！』

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因着列寧的努力，多數派已形成很堅固的、很實在的工人政黨。 少數派時時刻刻背叛勞動階級的利益與資產階級爲無恥的妥協，而多數派却未曾一秒鐘不爲無產階級革命而奮鬥。

帝國主義國家分贓的大戰爆裂了！……

應當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之社會主義者至此抱什麼態度呢？

有的失了魂魄，無所措手足；有的直接背叛了社會主義，滾入資產階級政府的懷抱；有的置之不問，依違於兩可之間。 他們幫助勞動階級的互相殘殺，他們爲資產階級的祖國做忠僕，他們把什麼階級利益，勞動階級無國家，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拋到那九霄雲外去了！

他們……社會主義者！

僅僅一個列寧是無產階級的救星！ 他深明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內容，他宣言不但反對戰爭，不但承認資產階級戰爭對於勞動有害無益，並主張將資產階級戰爭化爲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戰爭——無產階級革命。

歐洲的大戰與給了俄國的勞農以無窮的痛苦！

麵包呀……土地呀……和平呀……工廠呀……

在這一種喊叫的聲中，列寧指示了勞農一條超生的道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把政權拿到勞農自己的手裏來！

那違背勞動階級的少數派，那自稱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革命黨，他們在二月革命登上政治舞台了。 但是他們上了台之後，所給與勞農的是一些什麼呢？ 工人要求的是工廠，而他們所給與的是幫助資本家壓迫工人；農民要求的是土地，而他們所給與的是懲罰擾害地主安寧的農民；大家要求的是和平，而他們所給與的是幫助資產階級繼續戰爭；大家要求的是麵包，而他們所給與的是槍彈。

這是他們的罪過呢，還是他們的不聰明？

他們不能代表勞農的利益，無論如何，是不可諱言的了！

只有列寧，只有列寧的黨能夠償還勞農的願望！

「一切政權統歸蘇維埃！」

列寧提出這個口號，多數派遵照這個口號進行，一切農民、工人跟着走，於是結果開了一朵十月革命的鮮花！從此俄羅斯成為蘇維埃共和國，俄羅斯的勞農躍上統治的地位，一切土地、工廠……都奪回到勞農的手裏。

哈哈！只有列寧，只有列寧所手創的黨——共產黨能夠償還勞農的願望！

俄羅斯的勞農從黑暗的地窟裏跳上光明的大道，脫離了奴隸的羈絆，而得到自由的生活，這雖然是自己努力的結果，但是也大半由於列寧，由於列寧的黨之指導得力罷。

俄羅斯的勞農當然永遠忘却列寧不了，當然永遠把列寧埋葬在自己的心靈裏！　列寧的死引起全世界勞農的哀悼，但是俄羅斯的勞農比較着更多流些熱淚，更為傷心，更為沉痛！　這並不是因為列寧於俄羅斯的勞農厚待些的原故，而是因為俄羅斯的勞農比較任何一國的勞農感受列寧的恩愛更為直接些。

新俄羅斯是美麗的、快樂的時代之搖籃，而列寧是此搖籃的奶娘。

新俄羅斯是自由的、[illegible]明的海島，而列寧是此海島的開闢人。

海島的開闢人呀！你將與海島以並存！

三　世界革命的大旗

你的心是人類的洪鐘，
你的心是紅的、活的大旗。
哦，世界鵬鳥呀！
你飛騰時羽翼掩了大地。
你雄立在那山之高巔，
向那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狂喊：
『萬國勞動者聯合起來啊！』
來！來隨我開闢那幸福的樂園！

來！來隨我向這舊的世界決戰！」

——擇譯卡金列寧一段——

倘若列寧之死僅能引起俄羅斯的勞農之哀悼，倘若列寧之死僅能博得俄羅斯之熱淚，則我們將不能說列寧是世界革命的首領，是全人類的先師了。 但是列寧之死却引起了全世界勞農之哀悼，博得了全世界勞農之熱淚。 列寧死的消息傳出後，我們無論在地球的那一個角上，都聽着人們的哀悼，都尋着人們的淚痕。

「列寧死了！

親愛的列寧死了！

…………………」

但是同時隨着這種哀悼流淚的潮流，我們又聽見歡笑、愉快、詛咒的聲波，——這是全世界舊的勢力、舊的階級、舊的分子對於列寧死了的表示！

倘若列寧僅被俄羅斯的資產階級、貴族、神父……所詛咒，而他的死僅引起俄羅斯的資產階級、貴族、神父……之歡笑、愉快，則我們又不能說列寧是世界革命的首領了。……世界革命是對於世界的舊制度總推翻，世界革命的首領是消滅舊世界的催命大將軍，——列寧自然要為全世界的資產階級、貴族、神父所詛咒，列寧之死自然要引起全世界的資產階級、貴族、神父之無限的快樂。

於是全世界勞農的悲哀與全世界統治階級的快樂同一高的程度！

在這兩種悲哀與快樂並行的聲中，我們深深地認識，認識了列寧對於人類的意義，認識了列寧是一個不可比擬的偉大……

十月革命雖然發生於俄國，但是十月革命的意義則不限於俄國，牠是全世界革命的開始。 十月革命如法國大革命一樣，法國大革命開闢了資產階級統治的世界，十月革命所開闢了無產階級統治的世界；雖然十月革命未完成世界無產階級統治，未把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推倒，但是牠開始了世界革命，牠還在繼續着前進，全世界資產階級消滅之時，就是牠完成的最後。 倘若誰個說十月革命是俄國一國的革命，與世界沒有什麼大關係，則就未免不了解

十月革命的真價值。　世界經濟的、物質的發展將全世界無產階級合成一個整體，再不能有嚴密的國界的、地域的分別。　所謂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到了現在，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本來接着歐戰，世界革命是應當爆發的，我們的列寧先生也曾如此預料。　不料十月革命爆發後，各國無產階級因物質條件的防阻，思想的未完成，不能為即時的響應。　這的確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但是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開始，十月革命雖未能一時完成世界革命，但牠絕不能終止進行，絕不能縮小自己的職任。　我們想起十月革命，不得不想起列寧，想起列寧，又不得不想起共產國際——指揮世界革命的總機關。

那為世界革命、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叛賊的第二國際，已經失却自己指揮的作用，於是有所謂共產國際的實現，這個共產國際就是在列寧指揮之下所成立。　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總機關，而列寧是牠的大旗。　共產國際的職任在於完成世界革命，而列寧——大旗的作用在於號召被壓迫的羣衆，做人類解放的象徵，規定世界革命的方向。　這一面大旗令全世界統治階級和一切仇視新世界的人們見之喪膽，令全世界被壓迫的民衆和一切厭惡舊世界的人們見之興奮。

哦！　好一面照得大紅地赤的大旗！

列寧生前因為做了蘇俄的人民委員長，不能兼做共產國際的會長，但是這並沒有什麼緊要，誰個也曉得列寧是共產國際的指導人和化身。　我們試一讀他的演說，他寫與各國工人階級的書信，我們可以看出他在世界革命運動上有如何大的作用。　他不但對於歐美先進國的工人階級盡力地幫助，並且對於落後的國家，被壓迫的民族，也是一樣地熱烈，也是一樣地代他們籌劃，俾全人類能夠達到解放的目的。

列寧眞是全人類的福音啊！……

不幸十月革命未能即時完成世界革命，列寧只能做蘇俄的人民委員長，不免關於社會主義的建設、措施，都只能限於蘇俄一塊土地。　但是列寧從未將蘇俄看為一個最終的目的，或以為將蘇俄治好了就算完事。　他永遠將蘇

俄看做東西革命運動的連環，世界革命之一個必要的大本營，全世界無產階級戰勝資本統治的根據地。 列寧以為只有把蘇俄鞏固了，終能使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有所依持；但是在別一方面若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機關無勢力，則蘇俄自身亦將不能保存，因此列寧用自己全身、全心、全力是鞏固共產國際。 只有如此纔能達到勞動階級解放的目的，只有如此纔能促成新的世界之實現。

所爾基說：『……我還繼續地想，如我前二年所想一樣，對於列寧，俄羅斯不過是開始全世界之一個經驗的材料。』

是的！ 對於列寧，俄羅斯不過是開始全世界之一個經驗的材料！

若列寧的眼光只限於蘇俄，列寧的願望只限於解放蘇俄境內的勞農，則列寧將不能成其為列寧了。 不錯，若某一個人願望將自己一國內的勞農解放，則已經是很偉大，很令人敬佩；但是我們不能拿這個範圍來論列寧。 列寧的行動、主義，是以全世界為標準的，他的願望是解放全人類。他在人類史上所做的事業，誰也不能夠同他、比擬。 他所給與全世界勞苦群眾的東西，將永遠不被忘却，將永遠如日月的經天，如江河的行地。 他的肉體雖死了，而他的精神將永遠地活着，將永遠會溶化在人類心靈裏。

列寧本身是人類解放的象徵，是世界革命的大旗大旗所放射的異彩將永遠炫耀於人們的眼底深處。 歷史既然產生了一個列寧，列寧既然為人類做了不朽的事業，列寧實無死的可能。 也或者那克里母宮城下所掩埋的棺木已經朽了，那棺木內的屍骨已經化了，但是列寧還沒有死啊！

列寧不死，列寧永遠地不死！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那冰天雪地莫斯科城中的一個小學生。 大約是列寧死後的第二天罷？ 我看見我們寄宿舍隔壁住的一個小學生——他或者十三歲，很聰明，很可愛的一個小孩子！——他沒有從前那樣高興似的。 我就問他：

——你爲什麼不高興呢？

——你現在難道高興麼？

我被他這一反問，倒覺不大好意思了。

——不，列寧死了！……

他聽了我的話後，沉吟了一回，說道：

——不錯，列寧死了，我很爲之悲哀。 我的父親昨天竟哭了。 今天他拿了一塊大紅布，在上面寫着：「列寧是世界革命的大旗，列寧主義是達到人類解放的工具。列寧永遠地不死！」 他寫過之後，又解釋給我聽，我現在還想着我父親所說的話。 你是不是……？ 我父親說，列寧不但是我們俄國人的，並且是東方人、西方人、中國人、印度人的。 你聽見他死了，你也不高興嗎？

我聽了他這一番話，我不知道拿什麼話來回答他。

現在離列寧之死，已經一年了。 際此週年紀念的日子，使我更不得不回憶那冰天雪地莫斯科城中的一個小學生所說的話……

四　黑暗的東方之紅燈

在克野母宮城下
會聚着無數萬無數萬人們……
全世界都低着頭，抬在肩上，
經過紅色的伊立伊奇的靈柩。
在那籐笞底下呻吟的黑奴
大約現在在那熱帶的地方痛哭；
那久處於壓迫之下的中國人
也將懷着無限的、深沉的愛慾。
親愛的列寧啊！
你死了，
你居然一逝悠悠！

——譯自俄國某詩人哀列寧之一節——

好一個黑暗的東方！

除開一部分日本人，凡是東方的民族，沒有不受那所謂文明的、白色的種族之欺凌剝削。 無數萬萬東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勞苦羣衆，簡直是歐美資產階級之壓迫的對象，——歐美資產階級用他們的力，飲他們的血，吃他

們的肉，統治他們的土地，蹂躪他們的文化……無惡不作、無微不至。

可憐被壓迫的東方！　可憐東方的勞苦羣衆！

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先進國的資產階級不能以僅僅剝削本國勞苦羣衆為滿足，並且剝削本國勞苦羣衆有一相當的程度，不能太超過範圍，——這種狀況使先進國資產階級一定要另尋財源，一定要在國外開闢殖民地。　可憐經濟落後的國家，文化不發達的民族，就因此變成歐美資產階級之侵略的目的物了！　所謂文明人有詭詐的外交政策，有銳利的槍炮，有美妙的機器，有欺騙的知識，當然容易將幼稚的、愚蠢的民族征服下去。　野蠻人（？）當然不能與文明人相比，文明人對於野蠻人可以任意殘殺、蹂躪、搶掠、壓迫……總之，一切黃色民族、黑色民族、非白色民族，都是不開化的民族，都要受白色的、開化的民族的統治。

我們不必述說美洲開闢的歷史，非洲被瓜分的事蹟，只要打開歐美資產階級近百年來侵略亞洲各民族（日本除外）的圖畫一看，就覺得這一幅圖畫是用歐美資產階級的槍炮、欺詐、搶掠、殘忍和亞洲民族——中國、高麗、安南、緬甸……——的肉血、性命、財產、痛苦所製成的！

現在除一個高麗、日本的殖民地，為日本資產階級剝削的對象，其餘那一個不在歐美帝國主義者的支配範圍內？

無數萬萬的勞苦羣衆日在奴隸牛馬的狀態下過生活，日呻吟於帝國主義者的鞭笞下。　唉！　好一個黑暗的東方！

但是十月革命，響雷一般，不但解放俄羅斯領域內無數弱小民族，並且驚醒了一切東方被壓迫的民族，指示出他們求解放的道路，——欲求民族的解放，必要推翻帝國主義，必要與無產階級革命聯合向資本主義世界攻擊。於是埃及覺醒了，印度覺醒了，土耳其覺醒了，中國也覺醒了。　現在國民革命、民族解放的呼聲漫溢於被壓迫的東方，東方向着光明的路上走。　但是我們說到十月革命對於東方解放運動的影響，又不得不說到指揮十月革命的主帥——我們的先生列寧了。

本來第二國際的首領何嘗未注意到民族問題，但是他們所注意到的是開化民族，而亞洲或非洲的未開化民族是不值得他們垂念的。歐美資產階級的領袖，如威爾遜，又何嘗未說過什麼民族自決，但是這不過是他們的慈悲心腸發，或者是他們要說幾句好聽的話給被壓迫的民族聽聽，拿出一個寬心丸給被壓迫的民族吃吃，在實際上，他們眞願意民族自決麼？倘若弱小民族都自決了，則他們自身——帝國主義者還能生存麼？

我們且看一看被壓迫民族的首領——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

在俄國共產黨（從前的多數派）形成的初期，列寧已將殖民地和民族問題提出；在當時一直至於到現在，誰個也沒有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注意，誰個也沒有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明白。一九〇〇年，列寧在火星報著一論文中國戰爭，在此論文中，他指示出歐美資產階級壓迫中國人民的眞相。

『中國人對於歐洲人的攻擊由何而生？……不錯，中國人仇視歐洲人，但是因爲什麼呢？中國人之所仇視的，不是歐洲的民衆，中國人與他們沒有接觸過，而是歐洲的資本家和服從資本家的政府。中國人能不能不恨這一些人們——他們到中國去只知道榨取、欺詐、搶掠、壓迫、剝削，並做一些殘害中國人民的勾當？……』

在滿歐洲的資產階級狂喊中國人野蠻，用槍炮轟擊中國人的時候，我們的革命首領獨爲我們勞苦的群衆聲辯，獨爲我們被壓迫的民族揭露帝國主義的黑幕。列寧之爲弱小民族的救星，大約不自十月革命後始了。列寧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壓迫弱小民族的行爲，始終盡量地指責、反抗，從沒有一次放鬆過。十月革命轟然一聲，把俄羅斯境內東方之弱小民族的鎖扣完全解去，——可憐他們處於舊俄沙皇政治之下，也不知受了許多的摧殘，許多的痛苦！十月革命後他們纔能享得民族平等的權利，他們纔能得到擡頭的機會。懷古思今，他們對於十月革命的首領做抱着無涯的感謝！也不怪列寧死了的消息一出，那高加索的山人，土耳其斯坦帶小花帽子的回民，那西伯利亞

的土人，……他們如喪了考妣，他們的悲哀不減於本俄國的勞農羣衆。

列寧的願望當然不僅在於解放俄羅斯境內的弱小民族。共產國際成立後，他在大會中特別規定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解放的關係，歐美的先進的無產階級極力幫助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他所指導的蘇俄政府對於東方的政策，沒有一處不是幫助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沒有一刻不號召被壓迫民族起來做解放的運動。啊！也難怪東方的勞苦羣衆視列寧如聖人一樣，視列寧如救苦救難的天神，他們對於列寧之死，如歐美的勞苦羣衆一樣，抱着無限的悲哀，洒了許多的熱淚！

三年前，俄國新聞報主筆威林斯基旅行中國中部某地遇一苦力，——當時苦力知道他是俄國人，微笑着向他表示對於列寧的敬意。

——他從什麼地方知道列寧呢？——威林斯基問他的翻譯。

——人人都曉得列寧，從前有過孔夫子，現在就是列寧！——苦力很鄭重地這樣回答。

中國的苦力把列寧比成孔夫子，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列寧在中國勞苦羣衆中的勢力了。

在那印度窮鄉僻壤的深處，有一個小侍童沙彌，受夠了主人的鞭笞，一日忽然外出，數日不回。後來回來了，主人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回答道：『我受夠了你的鞭笞，想到那救世主面前去，他住在那很遠的冰天雪地裏，他給飢餓的人們麵包吃，他完全不虐待自己的侍童。他的名字叫列寧。……』

這是東方勞苦羣衆普遍地對於列寧的想像。在這一種想像中，我們已經看出列寧變成爲神話傳說的英雄了。

東方勞苦羣衆總有一日脫離黑暗的壓迫，列寧就是在天空高懸着引導他們到光明道上的紅燈。

最後我引用巴古追悼列寧大會中回教徒代表色哈加迷之一段演說——做爲本文的結束：

『……列寧終生只有一個目的：解放全世界勞苦羣衆脫離資本家的壓迫。列寧之死實使全世界勞苦羣衆抱着

無限的悲哀。在列寗的墓前，我們應當說，只有你鼓起了民族覺悟的火光，只有你燃着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紅燄。你的名字將永遠在我們之中生存着。我們永遠尊重你的事業，永遠與你的仇敵奮鬥！」

列甯年譜

蔣光赤

烏拉基彌兒·伊立伊奇·列寗爲俄羅斯共產黨領袖，十月革命指導者，蘇聯第一任人民委員長。去歲逝世，哀耗驚動全世界，無產階級如喪考妣。今將其一生大事，按年簡述於後，他日有暇，當爲之詳傳也。

一八七〇年

四月十日（俄舊歷，即新歷四月二十二日。下仿此）生於新比斯克省。父爲新比斯克省國民學校組織人。

一八八六年

一月十二日父死。

一八八七年

中學校畢業，秋入加贊大學。

十二月五日，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並被解送至加贊省柯枯斯金諾鄉村。

一八八八年

七月十一日，拒絕復進大學校。

九月，警察禁止列甯出國。

秋，居住加贊，研究馬克斯學說，與學生團體有結合。

一八八九年

夏，拒絕學校考試。

一八九三年

居住撒麻喇。爲撒麻喇馬克斯主義者小組之一員。著農民生活中之經濟運動一書。

秋，至彼得格勒（現改名爲列寗格勒）。

一八九四年

加入社會民主黨之宣傳組。組織中央勞動團。

著國民之友是什麽及他們如何與社會民主黨爭鬥。

一八九五年

四月末，出國，與蒲列哈諾夫、阿克色洛德、撒蘇利奇相結合。

九月，回國，辦妥轉運秘密印刷品事。

組織「勞動階級解放同盟」，籌備出版秘密報紙勞動新聞。

十二月九日晚，警察逮捕「勞動階級解放同盟」會員，列寧入獄。

一八九六年

獄中着手著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自獄中寄出俄國社會民主黨黨綱草案。

一八九七年

二月末，充軍至西比利亞，限期三年。

一八九八年

六月十日，與克魯布斯加牙女士結婚。

秋，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一書完成。

一八九九年

四月，在彼得格勒，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出版。

一九〇〇年

一月二十一日，充軍期滿。

籌劃恢復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勞動報未成。與決列寧與比得列梭夫出國藉「勞動解放團」之助，刊行社會民主黨報紙。

五月二十一日，與馬爾托夫同被捕。

五月三十一日，被釋放。

秋，火星開始出版，列寧為編輯員之一。

一九〇一年

為火星報指導者，克魯布斯加牙為火星編輯部書記。

一九〇二年

二月，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結識，與羅薩魯森堡會面。

怎麼辦一書出版。

四月，與妻克魯布斯加牙至倫敦，因火星移至倫敦

出版。研究，進行黨綱及章程草案。

一九〇三年

是年反帝政運動甚激烈，列寧提議贊同自由派提議，共同刊一反帝政報紙，被社會民主黨否決。

在全俄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列寧堅持革命的馬克斯主義：一、列寧要求每一黨員均應參加黨的工作，僅積極的革命工作者能為黨員，二、提議建立一真正指導黨的機關；三、主張黨綱仍舊。

一九〇四年

俄國第一次革命開始。

列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一員。

五月，著一步向前兩步向後，指摘少數派之趨向投機主義。

六月，退出中央執行委員會。

十一月，刊行前進報——多數派之機關報。

十二月二十二日，前進報第一號出版。

一九〇五年

俄國第一次革命爆發。

列寧着手第三次大會之預備，積極參加第三次大會之工作。　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領袖。

六月，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派之兩種策略在日內瓦出版，此書說明無產階級應在將要爆發之革命（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為主力；運動之目的　非將政權轉入自由派之手，而應建設勞農之民主獨裁。

八月——九月，列寧鼓吹推翻帝政之暴動。　宣傳無產階級武裝。

十一月初，列寧回國。

十一月，在多數派之公開報紙新生活、奮鬥工作，極力揭露維節內閣之反動政策，自由派資產階級之妥協趨向，少數派之投機主義。

極力為武裝暴動之預備。

十二月，武裝暴動起，列寧在彼得格勒鼓吹工人組織援助莫斯科之暴動。

一九〇六年

四月，極力與立憲主義及少數派主義奮鬥。

在社會民主黨聯合大會上，列寧爲一副報告者：一、關於農民問題，主張國有化之原則；二、關於在現在狀況之下無產階級之階級的職任問題，指摘少數派所用的方法之謬誤；三、關於對國會態度問題，主張拒絕參加。

五月，向彼得格勒工人報告俄國社會民主黨聯合大會之經過。

七月，刊行多數派之秘密機關報無產者，並爲之編輯，極力攻擊革命派中之頹廢的趨向。

十一月——十二月，極力攻擊所謂「工人大會」，少數派之投機主義政策及蒲列哈諾夫。

全俄社會民主黨大會之後，列寧爲多數派之首，製定競爭選舉之進行大綱：不與立憲派合作，而單獨自行無產階級之策略。

一九〇七年

一月，列寧主張參加第二國會之選舉，欲藉之揭露自由派資產階級之反革命性，民粹派團體之小資產階級性及少數派之投機主義。

四月——五月，列寧指導國會中多數派代表之工作。極力參加社會民主黨倫敦大會之工作。

六月，大會後，列寧回俄，住於芬蘭。

七月，在社會民主黨第三次臨時大會，列寧不贊成拒絕參加第三屆國會選舉。

八月，在第二國際在斯徒嘉特之大會：一、將自己對於職工會運動之提議轉交與羅薩魯森堡；二、與羅薩魯森堡共同提議，於帝國主義戰爭爆發時，即開始社會主義革命。 大會後，返俄住芬蘭。

十二月，列寧再出國。

一九〇八年

俄國反動潮流大盛。 列寧移居日內瓦。

八月，至倫敦。

攻擊波格旦諾夫、魯納卡斯基及巴札諾夫之經驗批評主義。

秋，轉至巴黎。

十二月二十一日，參加社會民主黨在巴黎之臨時大會。

一方面極力攻擊取消派，一方面又極力反對撤回國會代表派。

編輯無產者。

一九〇九年

列寧住巴黎。

五月，在巴黎開多數派之臨時大會。 與撤回國會代表派分裂。 在反對撤回國會代表派與取消派之見地上，與蒲列哈諾夫接近。

馬克斯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出版。

一九一〇年

一月——二月，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開會，列寧極力指導此次工作。 加入社會民主派爲編輯。

赴第二國際在柯本剛更之臨時大會，在協作社委員會工作。

十一月，創立勞動報。

一九一一年

列寧建議取消社會民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國外辦事處，發起召集臨時大會改組中央執行委員會。

夏，列寧在巴黎黨校授課：一、經濟學；二、馬克斯與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三、農民問題；四、社會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一九一二年

列寧進行黨的復興之工作。

一月六日——十七日，列寧爲社會民主黨在普拉加大會之主席，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領袖及第二國際之代表。 當選爲勞動報編輯主任。

四月二十二日，在彼得格勒眞理報第一號出版，列寧爲該報發起人及指導人。

五月九日，在社會民主黨巴黎支部報告林拿能工事變之意義及寧對此應行之策略。

一九一三年

列寧指導第四屆國會中多數派代表之工作。

住加里西亞。

八月二十六日，多數派名單在五金工會選舉通過時五金工人致賀電與列寧，以之為工人階級之真正領袖。

九月二五日——十月一日，在加里西亞之白都納鄉村，多數派開談話會，討論民族自決問題，公開組織問題，罷工運動問題，對於民粹派態度問題……列寧為指導人。

●一九一四年

六月十八日，俄社會民主黨在布留塞開聯合大會，此會為第二國際所召集。列寧領袖多數派要求承認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唯一指導黨的機關，取消少數派之組織委員會。

世界帝國主義戰爭開始，列寧極力攻擊社會主義愛國派。奧大利政府將列寧逮捕，後列寧逃至瑞士。

列寧提出關於戰爭之意見，交意大利瑞士社會民主黨臨時聯合大會討論。列寧主張以國內戰爭制止帝國主義戰爭，並以為沙皇政府若戰敗，則對於俄人民為小禍惡。當時深信德社會民主黨不致可決政府對於戰爭之軍費案。及得德社會民主黨可決軍費案時，乃云，「第二國際死矣！」

十月，列寧赴蒲列哈諾夫在拉桑所開宣傳保護祖國主義之演講會。

一九一五年

列寧極力攻擊社會愛國派及帝國主義戰爭。

二月十四日，列寧委立特溫諾夫赴協約國社會主義者在倫敦所開之大會，並攜一宣言：「大家必需斷絕與自國帝國主義政府任何種關係，應與俄國革命社會民主派親密合作。」

二月二十日——三月三日，多數派國外支部在倍恩開臨時大會，列寧為指導者，報告多數派最近之職任。

列寧在瑞士工作。

極力進行國際革命社會民主派之聯合。

九月五日——八日，列寧為齊穆瓦爾德會議左派之代

表，主張號召交戰國無產階級進行國內戰爭，因之與列德波爾衝突。　列德波爾譏其遠離戰國而高呼國內戰爭。

列寗自謂現所處之地位與馬克斯草定共產黨宣言時同，終有親身指揮國內戰爭之一日，而不畏任何之艱辛。

一九一六年

二月五日——八日，列寗參加倍恩會議，議決召集第二次奇穆瓦德會議，討論取消戰爭之方法。

列寗與拉柯夫斯基在倍恩社會主義者大會，指出進行社會革命之必要：戰爭後，無產革命爲不免之現象。

四月二十四日——三十日，秦泰爾會議開幕，列寗爲左派之首領，開大會建議應適用消滅戰爭之最激烈方法：總同盟罷工、怠工、武裝暴動。

列寗在倍恩及秋立黑報告：一、俄國社會民主黨之農民問題黨綱應重行改正，將自治化改爲國有；二、社會民主黨在俄國之最近職任（工民加入軍事工業委員會爲一大錯誤）。

著帝國主義爲資本主義最後新階段一書。

極力在瑞士工人中宣傳革命的國際主義。

一九一七年

俄國第二次革命發生。

三月，列寗領袖旅外俄國國際主義者商量返俄。

四月三日，列寗回俄至彼得格勒。　第一次向民衆聲呼：『世界社會革命萬歲！』。　出席全俄蘇維埃代表會議。

四月四日，列寗提出草案：一、拋去社會民主派之片段政策，改着共產主義之革命衣裝；二、在革命運動中，俄國應當放棄資產階級議案制度之管理形式，將一切政權交與勞農代表議會。

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列寗指導開全俄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大會，議決案爲：一、即速宣布不割地賠款之和平；號召戰線上軍士互相親善；二、農民爲有組織地估領地主之土地；在舊地主土地上面建設大模範的經濟；三、俄國社會民主黨之根本職任爲建設第三國際。

五月二十二日，列寗在農民代表第一次大會演說：

、佔據土地；二、貧農有組織之必要；三、組織模範的集體經濟。

六月，在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指導之下，第一次全俄勞兵農蘇維埃大會開幕。列寧有演說。

七月三日——五日，真理報被抄，政府下通緝列寧令，列寧被迫復過秘密之生活。在秘密情狀之下，仍指導黨的進行，為黨的各機關報撰文。

列寧企圖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將政權交於有組織的勞農群衆之手。曾向同志云：『即速抓政權，否則遲矣！』

八月——九月，列寧住芬蘭，此時完成國家與革命一書。

九月——十月，列寧函社會民主黨多數派中央執行委員會，謂時機已至，應即速推翻臨時政府，將政權交於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不贊成，列寧遂冒險至彼得格勒組織暴動。

十月十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列寧出席，議決在第二次蘇維埃大會時奪取政權。

十月二十五日，彼得格勒起武裝暴動。政權轉於蘇維埃之手。第二次蘇維埃大會在列寧指導之下開會。

十月二十六日，發表土地與和平之命令。人民委員蘇維埃成立，列寧為委員長。無產階級勝利。

一九一八年

八月三十日（新歷，下仿此），社會革命黨暗殺列寧，列寧受傷。

一九一九年

三月三日——七日，第三國際第一次大會開幕，列寧主席。

一九二二年

列寧病勢沉重。

一九二四年

一月二十一日，列寧病逝。

社會科學概論

人類生活於社會中，自然要了解社會是什麼。我們生活於這混亂不安的社會中，自然要明白他的原因和改造的方法。這本小冊子，是瞿秋白先生一九二四年上海夏令講學會底講稿。他根據最新的最正確的科學智識，說明社會進化的原理，給與我們一條科學的道路，一個自救的方法。他對於社會、經濟、法律、宗教、風俗、藝術、哲學、科學等現象，都給與一種科學的解釋，使我們明白這些現象的眞正意義及其互相的關係。更可貴的是，只要我們化很少的錢，在很少的時間，便能得到很多的正確的智識。青年學生，尤其不可不一讀此書。定價大洋三角，批發從廉。

上海書店發行

請看

社會科學講義

現已出至第四集

社會科學會諸君爲普及社會科學知識於國人起見，現分任編輯各種社會科學講義，託本書店印行，辦法如左：

一・每月發行講義一次，定價大洋五角。

二・全年十個月，預交者，收價大洋四元。

三・每月廿六種講義，字數在八萬以上，合訂一冊，兩年出完。

四・各處向本書店直接購買者，須於每月一日以前寄足講義費；向各地代派人購買者，亦須按期納費，由代派人轉交。但定全年者，其費須直寄本書店。

五・本書店對於一切直接定購之個人及代派人，均須收足講義費始能發寄，空函索寄者，恕不答復。

上海書店發行

世界名人片

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大師馬克思

世界被壓迫人民底導師列甯

學生時代底列甯

幼年時代底列甯

世界社會革命底領袖李卜克內西

世界社會革命底指導者託洛茨基

世界革命婦女底領袖盧森堡

中國國民革命底領袖孫中山

（每張大洋三分，批發從廉。）

上海書店發行

唯物史觀淺釋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學說底精髓，但初學是不容易懂的。這本小冊子對於唯物史觀的意思，加以簡單的說明，很便於初學。 內分八章：（一）唯物論與唯心論；（二）唯物史觀；（三）唯物史觀底意義；（四）巴苦兒底物質的歷史觀；（五）經濟學批評底序言；（六）階級爭鬬；（七）馬克思底資本論；（八）結論。定價二角

上海書店發行

唯物史觀

目次

中國青年社叢書第一種

每册八分　合購百册五元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的一件大發現，他使我們有一個正確的，而且與資產階級學者完全不同的觀點，去研究一切社會科學與社會問題，根據他我們可以尋着解決中國時局的唯一的正當路逕。「中國青年」便是向來根據唯物史觀說明一切的。所以對於這一本簡明而淺近的解釋唯物史觀的小書，很願意印刷出來，供給一般愛讀「中國青年」的人，作爲根本的有系統的研究材料。

中國青年社

上海書店發行

馬克思主義淺說

目次

中國青年社叢書第二　一峯 關世 合編

每册一角　合購百册六元

這是最通俗而最簡單扼要的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書。這最便於初次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讀者，可以使他們有一個明瞭的大概觀念。每編附有名詞釋義，可以與本文相發明；附有問題待答，可供讀者自己練習之用。我們印行這一本書，希望大家可以用做課本或是學會研究的材料，以推廣馬克思主義的宣傳。

中國青年社

上海書店發行

□新青年第一號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三日出版

本號定價大洋三角

編輯者　廣州新青年社

發行者　廣州新青年社

新青年社書報目錄

新青年叢書

書名	價目
社會主義討論集	七角
哲學問題	四角
到自由之路	五角
歐洲和議後之經濟	五角
工團主義	三角
階級爭鬥	五角

康民尼斯特叢書

書名	價目
共產黨底計畫	三角
俄國共產黨黨綱	一角
國際勞動運動中之重要時事問題	一角
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	二角

馬克斯全書

書名	價目
共產黨宣言（五版已出書）	一角
資本論入門	一角
工錢勞動與資本	一角八分

列甯全書

書名	價目
勞農會之建設	一角六分
討論進行計畫	一角
共產黨禮拜六	一角二分
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	一角二分

雜誌

書名	價目
新青年（月刊）	每册兩角
嚮導週報（週刊）	每份二分

其他

書名	價目
新青年季刊（四册）	一元
新青年（八九卷全共十二册）	每册一角
前鋒（一、二、三）	每册一角
勞動運動史	一角
俄國革命紀實	三角五分
兩個工人談話	一角
精神講話一班	一角
京漢路工人流血記	五分
嚮導彙刊第二集（第五十一期至第一百期）	一元五角

注意

購書簡章

一、本社書價，概無折扣。

一、外埠購書，須加寄費，滿一角加一分，滿一元加一角，餘類推。如欲掛號則加掛號費五分，如未經掛號因而遺失，恕不負責。

一、匯兌不通之處，可用中國郵票代價，九五折收用；惟污損及揭不開的及二角以上或外國郵票，一概不收。

一、訂購雜誌，請開明卷數號數。

一、通信地址，每次均請詳細註明某省某縣某處，字尤須清楚，以免誤寄。

一、空函購書，概不答復。